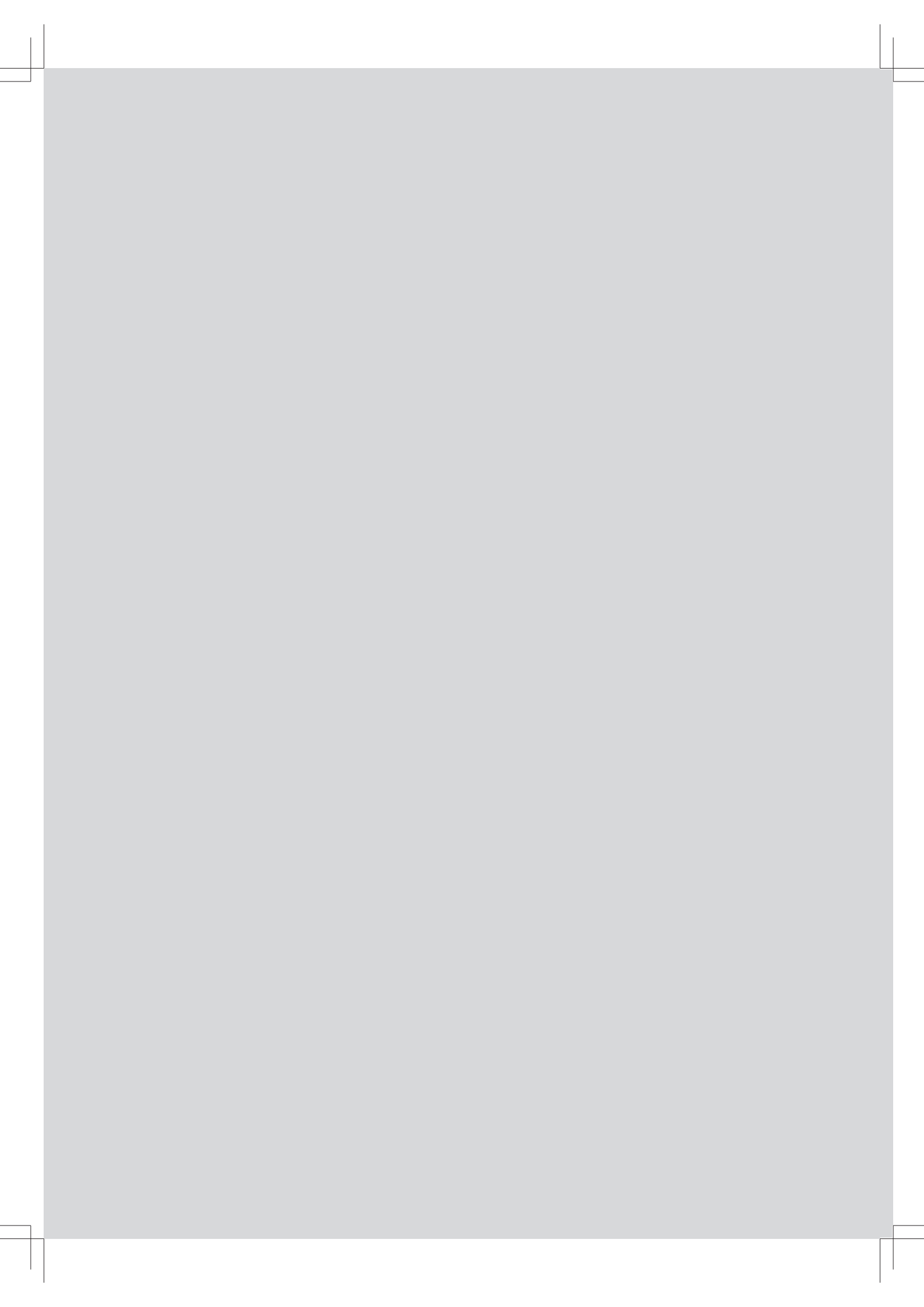


【周易、禮記、左傳、孝經】

曲禮 曲禮曰 徐醒民先生主講

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及必面，所遊必有常。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儒經選讀講記(三)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子路曰 聞之也
開宗明義章第一 天子章

雪明講習堂 印行



儒經之三

目錄

周易選講

前言	一
易一名含三義	七
六十四卦	二九
八卦取象歌	四三
經傳作者	四九

禮記選講

前言	五九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六一
曲禮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七七
曲禮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	九一

目錄

曲禮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 一一五

檀弓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一二一

檀弓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 一三一

檀弓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一三九

左傳選講

鄭伯克段于鄆…………… 一四三

孝經選講

前言…………… 一八五

開宗明義章第一…………… 一八七

天子章第二…………… 二〇九

諸侯章第三…………… 二一九

儒經選讀講記(三)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周易選講

前言

我們今天開始研究《周易》，在開始之前，我先簡單介紹幾句話，《周易》在過去只稱一個「易」字，到後來講《易經》。易是什麼呢？最早的時候，在伏羲氏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字，伏羲氏從觀察天文一直觀察到地理，還有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就從這些現象觀察到一種真理，自己對宇宙人生的真理觀察到了，然後怎麼樣把這個真理告訴別人呢？因此就發明一種符號，用符號畫出卦來，開始有了八卦，後來又重疊為六十四卦，原始的《易經》就指這些卦，純粹是符號哲學。

這個符號哲學到後來有三種《易經》：一是《連山易》、一是《歸藏易》、一是《周易》，《三字經》裏就講：「有連山，有歸藏」，夏朝的是《連山易》，到殷朝是《歸藏易》，到了周朝，周武王還沒有伐紂的時候，文王那個時候還不叫文王，在

殷紂王時代，他是西邊一個小國家的國君叫西伯（公、侯、伯、子、男的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那時候他曾被殷紂王囚禁在羑里，就在羑里的時候，他演算卦爻，後來又在每個卦下邊用文字解釋這個卦，每一卦都有爻，在爻下邊用文字說明的是他兒子周公，從文王和周公兩位聖人用文字寫在卦爻下面，這才有文字解釋，從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釋以後，把六十四卦排列的順序又重新排，所以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們現在研究的就是《周易》。

在《周易》之前，沒有文字說明，一般人對於符號哲學當然是看不懂，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說明，這叫繫辭（繫是把文辭繫在卦爻下邊，辭是文辭），有了繫辭以後，一般人還是不懂，在孔子以前，不管是有文字、沒有文字，只有聖人才看得懂，自從伏羲氏畫卦以後，歷代在位的帝王都是聖人，他們看得懂，所以有《連山易》、《歸藏易》、《周易》，一直到孔子，都只有聖人才看得懂，是聖聖相傳。到了孔子的時候，孔子研究卦爻以及繫辭之後，作了十篇文章，叫做《十翼》，翼是天上飛鳥的翼，鳥有兩翼才能飛得起來，孔子作十篇文章叫做《十翼》，有《十翼》

解釋這些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繫辭之後，孔子那些弟子可以看得懂，孔子一面作《十翼》、一面親自教他的學生。到後來憑孔子的《十翼》，再經過孔子的弟子，然後寫注解出來，一般人也可以研究，這是《周易》的來源。

孔子那時是春秋，之後是戰國，到了秦始皇的時候焚書坑儒，焚書時沒有燒《周易》，為什麼呢？李斯雖然念了很多書，也讀過五經，《易經》當然也讀過，可是他沒有研究明白，他以為《周易》這部經只是占卜，就是給人家算算眼前的事情，他只看到這一點作用，因此他建議秦始皇焚書的時候，《周易》不在焚書之列，他認為這只是占卜而已，沒什麼大作用的，就因為這樣，《易經》沒有燒，很完整地保留下來。

雖然保留下來，孔子的弟子親自跟孔子學的注解，傳到西漢的時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都根據自己老師的講解，自己都作一本注解，這個注解叫做《章句》（文章的章、句讀的句），《章句》就是注解，西漢有好幾家《章句》，這些《章句》現在也找不到了，到後來逐漸零零落落的，漢儒還有幾家。到了唐朝，李鼎祚把零

零星星的漢儒各家注解收集起來，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李鼎祚《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漢儒各家的注解，他把它們收集起來，這本《集解》我們一般人還是不容易看得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國以前的清朝，有惠棟、張惠言這些人專門研究漢儒注解，他們兩家研究的還是很簡單，再到後來有個李道平，他會同惠棟與張惠言兩家的注解，自己再加以研究，寫了《周易集解纂疏》，我們將來就根據這本《周易集解纂疏》來研究。除了漢儒的注解，還有晉朝王弼的注解，王弼的注解不講象，他掃象的，這是一派。到了宋儒，有個邵堯夫，他傳承一個系統下來，又是一種注解，邵堯夫是跟華山學道的陳搏學來的。現在我們為什麼要講漢儒呢？漢儒的注解我們看明白了，再看宋儒的注解，那就容易！我的著眼點是這樣。

講到經文，無論是漢注、宋注，自從周文王作繫辭之後，經分為上、下兩部，卦有六十四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合起來六十四卦。周文王這樣排列，有他的道理，他是根據伏羲氏的《易經》，《易經》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學做聖人。學做聖人憑什麼學呢？要把自己的本性發明出來，本性這個名稱，伏羲氏沒有定，文

王、周公也沒有定，到了孔子定出來，本性就是太極。太極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本性，研究《周易》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們每個人的太極發明出來，全部發明出來，我們就成就聖人了。怎麼發明？從那兒開始學呢？從人倫開始學，人倫並不是從孔子才開始，伏羲氏就開始，伏羲氏的卦裏就有五倫的涵義，這講到後來就知道。文王把六十四卦這樣排列，五倫的道理就非常明顯，是這個意思。所以六十四卦有上、下經這樣分。

講《周易》，自漢朝到清朝一直到民國，學《周易》固然都要學注解，不看古人注解沒辦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各家有各家的凡例，漢儒注解有他所用的專有術語，他專門有他的方法來注解，宋儒也有宋儒的凡例，這些凡例就是他注解的方法，各家不同的。因此我們無論看宋家注解、漢儒注解，把各家注解的方法、他的例子（這叫凡例），我們先要有個概略瞭解，然後再看古人注解，就比較能看得明白。各位手裏都有一部《讀易簡說》，這是簡單地把古人注解的方法、他用的那些例子，我們先了解。我們大概也不能完全照這本書講，我有畫出講表來，我就照

講表大要地介紹出來，這本《讀易簡說》，用講表的方法大要講完以後，我們就接著講《周易集解纂疏》。

我講的時候，雖然只講講表，各位在聽過以後，自己要把這本書一篇一篇自己看一看，比如我講第一張講表，就是這本書開頭的第一篇一名三義，現在我講的時候，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但是要看講表。

易一名含三義

講表第一張的名字就根據這本書裏一名三義來的，這張表就是「易一名含三義」，這句話是根據鄭玄（鄭康成）講的，他作《周易易論》的時候，論是論文的論，作《易論》的時候，他說：「易一名而含三義」，就是根據他這句話。什麼叫易一名含三義呢？《易》是《周易》、《易經》，在古時候就叫「易」一個字，我剛才說過了，這《易》的名（這部經的名）含有三方面的意義。這三義，在過去有本研究《周易》的書叫做《乾鑿度》，講表最後一行「易緯乾鑿度」，這是《易經》的緯書。什麼叫緯書呢？經書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經，這叫經書，注解經書的文字叫做緯書。五經都有緯，《尚書》、《春秋》都有緯，《易經》的緯書叫《易緯》。這些緯書究竟是誰著作的呢？沒有名字，古人著書純粹是利益人家，自己不出名字，這跟我們現代人完全大不相同的，古人不要名字，所以《易緯》究竟是什麼時候出來的？什麼人寫的？不知道。

到了清朝，大家都知道紀曉嵐，他鼎鼎大名，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總編輯，他看得多，根據他的研究說，《易緯乾鑿度》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的秦朝以前，換句話說，就是戰國時代就出現，那就是戰國時代的人寫的，一般說這部書是緯書。提到緯書，一般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為什麼？緯書當中有純粹的，也有的摻雜很多迷信在當中。但是《易緯乾鑿度》比較純，因為它比較純粹，漢朝時的鄭玄，鄭玄是馬融的學生，兩位都是純儒，鄭玄特別注解《乾鑿度》。《易緯》不只這一篇，一共有八篇，還有多多的，後來收集起來有八篇，這八篇緯書，《乾鑿度》在這八篇之中，紀曉嵐講這一篇很可貴，從漢儒一直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時候，對於這篇《乾鑿度》引用了很多。

《易緯乾鑿度》一開始就講「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這是《乾鑿度》開頭的幾句話。鄭玄就是鄭康成，他號康成，我們讀古書都不敢稱呼古人的名，都稱呼他的號，稱他鄭康成，表示對他尊敬的意思。鄭康成根據《乾鑿度》裏講這三個意思，《易經》的名稱含有三方面的意義：第一是易，不過鄭康成把易

增加了一個字叫易簡（簡單的簡）；第二是變易；第三是不易。根據這三個意義，《乾鑿度》講易、鄭康成講易簡，都是講「體」，我們研究中國的經書，分成體、相、用三部分，體是講本體。

一般哲學家研究哲學，都要講本體論（講本體），本體是什麼？就一般哲學來講，他研究宇宙的本體，包括我們人生的本體。換句話說，我們人是怎麼來的？宇宙是怎麼來的？把本體研究明白了，然後就可以解決我們現在這些很多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比如我們人世間，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紛爭，互相你爭我奪的事情造成很多災難，這當然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給人家帶來很多痛苦。這在哲學家看起來，還不算什麼痛苦，尤其是我們中國文化，我們中國文化認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

人人都要死亡，死亡之後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沒有！死了之後還有靈魂沒死，我們死是人的肉體死，靈魂沒有死。現在我們在台灣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嗎？人死了給他做七，為什麼做七呢？死了之後不見得馬上就轉世，七天一個階段、七天一個

階段，他的靈魂在那裏轉變，大概不會超過四十九天，七七四十九天，一般在四十九天之內就要轉世。不管你懂不懂中國文化，也不管你信不信宗教，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的時候靈魂沒死，靈魂還要投胎轉世。既是靈魂再轉世，他轉到那裏去？誰知道？世界上這些大哲學家、大科學家，一直找不到結論。我們中國的儒學裏有，伏羲氏就找出來了，至於一般宗教也沒有找出來，佛家找出來了，釋迦牟尼佛早就告訴我們有六道輪迴。要解決人生苦惱的問題，根本在這裏，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把體找出來。

《乾鑿度》裏講：「易者，易也」，接著講，易就是「德」，《乾鑿度》裏自己解釋，易怎麼講？「易者以言其德也」，它就是德，道德的德。德又怎麼講呢？下邊的文字就是《乾鑿度》的解釋，首先講「光明」，它完整的一句話就是「光明四通」，我的講表不能把全句全文寫出來，光明四通八達，由德所發出的光明無所不通的，就是光明四通。再講「傲易」，傲易下面還有兩個字——立節（立是站立的立、頂天立地的立，節是節操的節，一個人的修持好不好？能不能保持完節的節），「傲易立

節」的「節」是什麼？節是講人世間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人與人之間種種的規矩、各種事物的定位。所謂定位是什麼？太空裏的這些星斗、大地上的山河萬物，各有各的定位，立節就講這個。立節從那裏出來的？徼易來的，徼易怎麼講？鄭康成註解，徼易就是無為，寂然無為（寂是寂寞的寂）。寂然是一切行動、言語都沒有，我們普通人沒有言語、沒有行為，坐在那裏，思想在活動。思想也不在活動，這叫寂然，寂然無為，無為就是一切作為（行為）都沒有在活動，這就是徼易。

接著「虛無」，虛無下面還有兩個字——感動，感動這兩個字，我們一聽就明白，我們心裏因為什麼事情受到感動了。虛無是一切現象都沒有起來，就像太虛空這樣，我們看見太虛空有動態，那是星辰在動，太虛空那有動？沒有動。「徼易立節」，徼易是寂然無為的意思，立節是一切現象，一切現象從那裏出來呢？就從徼易出來，徼易就是寂然無為，就是不動的本體，有本體才出現那些現象。再講到虛無。虛無在《乾鑿度》裏是「虛無感動」，虛無感動這句話是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裏講的，孔子在〈繫辭傳〉裏講：「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指

的就是本體，本體要發生作用的時候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夠通什麼呢？通天下之故，「故」就是事情（天下萬事萬物），一感應，這本體就能通達天下萬事萬物，叫感通，就是虛無感動的意思。再說「清淨」，下面還有炤哲（炤是火字邊、一個召集的召，哲是哲學的哲），「清淨炤哲」，鄭康成的注解，「炤」就當明字講，就當光明的明字講，這個德就是本體，它是清淨的，炤哲就是光明的。

再說「不煩不失」，不煩不失是兩句話，不煩是「不煩不撓」，撓字在《乾鑿度》裏是才邊，加個堯、舜的堯字，讀擾。我們現在就用擾亂的擾，才邊再一個憂悶的憂字，它是用撓。不煩就是一切的煩惱都沒有，一切擾亂的現象都沒有，這叫不煩不撓；不失就是「淡泊不失」，淡是三點水，加個炎字，淡泊是從「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這句話來的。這是不煩不失。

鄭康成的注解裏講虛無，唯有虛無本身是空的，沒有任何相，凡是有現象都有阻礙的，它是虛無的，所以能夠感天下之動，天下有任何現象一感的話，它就來應了，那些感應叫感動。只有本身是清淨的，然後它才發出光明出來，拿水來講，水

要一點污染都沒有，那個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來，你跑到山上看一點污染都沒有的清澈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來，照出人影出來，那是它的光；拿鏡子來講，鏡子上面一點灰塵都沒有，它的光明才發得出來。所以說清淨炤哲，必需本體是清淨不染的，一塵不染，它才是炤哲光明的。

「不煩不撓，淡泊不失」，鄭康成講，從來沒有得，那裏有什麼失？他講「未始有得」，未始就是未嘗，未嘗有得，那裏談得上什麼失？這就是佛家《心經》裏所講的「無智亦無得」，無得就是本性。怎麼說無得呢？凡是有得，原來沒有的，現在我用種種人為的力量把這東西得來了，比如做生意，我用資本、運用做生意腦筋的智慧，然後賺了很多錢財進來，這些錢財是有所得，原來沒有這麼多錢財，後來有所得了。這本體就是太極，我們每個人本來就有的，就是鄭康成講的「未始有得」，他從來就沒有得，本有的就不算是得，既沒有得那就沒有失，那有什麼失？這是統統就本體講的。

我們研究《周易》，聞了之後，就要運用我們的思想來思維、來研究。怎麼研究？可以從鄭康成注解《乾鑿度》上面這幾句話，就拿最後這句話來講，從來沒有得，那裏有失？無得無失。我們想，世間那樁事情是這樣呢？沒有！就是整個大地也不是本來就有，我們的地球也不是本來就有的，是在多少年以前，它逐漸逐漸慢慢長成現在這樣，將來這個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它還是有得有失。整個地球都這樣，何況我們在地球上（在天地之間）的人、畜生！宗教家講天堂，在天堂的人也是在宇宙之間，都是有得有失。就我們人類來講，失的是什麼？我們的身體一死，就是失掉了，得呢？我們入了母胎，入了母親的胎算是得，得了人身，我們的身體才有得有失啊！靈魂沒有死，嚴格講，靈魂還不算無得無失，靈魂還有得有失。靈魂是把本性污染了，它才變成靈魂，靈魂去投胎，它不知道自己從那裏來的，死了以後，它也不知道到那裏去。雖然它有本性、有太極，可是太極被後來種種染得迷迷糊糊的，所以它是有得有失。無得無失指的就是太極，太極沒有生死，佛家講參禪，這就是消息，你得了這個消息，你從這個消息往裏面研究，你就能夠領悟，領

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見性。儒家經典，你懂得這個方法，按照這個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見性的。

講表上這一條（右邊這一行），是《乾鑿度》講的。左邊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來，《乾鑿度》講的有根據，不是隨便說的，根據什麼呢？根據左邊這一行，這是孔子寫的。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裏講：「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緯乾鑿度》就根據孔子這個話，寫出那幾句話來。

「無思無為」，無為，沒有行為表現出來；不但沒有行為表現出來，無思，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思想。為什麼不要起思想呢？我們普通人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麼起思想就是污染呢？我們可以反省自己，我們起任何思想就是為自己著想，都是為自己，為自己身體健康、為自己三餐吃飯，今天有飯吃，明天怎麼吃飯？我生活的資源怎麼來？就想這些事情，有了錢，想著錢財愈多愈好，錢財多了之後，怎麼樣把錢財留給自己的兒女子孫；沒有很多錢財的話，也希望多得些錢財留給兒孫。在社會地位上，古時候總是想要做官，做了官有了名，自己顯得比人家高！古

人講富貴，富是就財產講的、貴是就做官這方面講的，富這方面，財富愈多愈好；做官這方面，官做得愈大愈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為止。我們普通人沒有想過做皇帝，那是我們現在還沒到那個地位，古時候在朝廷裏做公侯將相的時候，就有做天子的野心。人的慾望無止境的，這種慾望要不得！都是自私自利的慾望，我們起心動念就被慾望污染了。

我們一起思想，就是為了自己的富貴，被無止境的富貴這種慾望污染了，所以孔子解釋《易》的本體是無思也，我們普通人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一起了思想，就把《周易》的本體（太極）就污染了。「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無思無為才是寂然不動，雖是寂然不動，它不是死東西，是活活潑潑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間，包括天與地，任何一種現象一感太極，太極就來照顧它們，就通了。通就當「應」字講，感應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它都來照顧，就是這句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佛經傳到中國來，古代那些翻譯經典的高僧大德用中國文字翻譯，他找不到適

當的文字解釋真如本性、解釋實相，就用「寂照」這兩個字——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我們在講《易經》，你不要認為講《易經》為什麼講佛法呢？不是啊！不但不是講佛法，而且我把這個說出來，佛法到中國來的時候，還要借重儒經的名詞，才能翻得過來。中國的經文沒有到佛家的境界，不是平等的話，這個文字比不上、用不上的，既然能用這兩個字翻譯佛經的話，那麼孔子講的話就跟佛經是一致的，一樣啊！可見得我們中國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的。世界其它任何宗教、任何學術，沒有這種境界，也正因為如此，能解決人的生死問題只有佛法，就中國文化來講，中國文化可以解決人的生死問題，這是我們必需認識的一點。認識了這一點，我們才有信心研究中國文化。

看表的第二項「變易」，變易是什麼呢？《乾鑿度》解釋：「變易也者，其氣也」，就《易經》來講，它是一股氣，不但《易經》，五經都是這樣，用體、相、用三者分析，變易就是「用」，起作用。怎麼這是起作用呢？《周易》講變易，包括自然界、人類，人類以外的其它動物都包含在當中。下邊解釋它的作用，《乾鑿度》講

的是氣，氣是什麼呢？氣是由太極分出來陰陽二氣。沒有分出陰陽二氣的時候，是渾淪一體的太極。既然由太極分出陰陽兩儀（二氣），它就有作用了。《乾鑿度》裏講變易是氣，你看我們在虛空之中，在大氣層之內，知道我們的地球缺少了氣不行，這一切都要氣在那裏變化。空氣不流通，那就不得了！講中醫的話，人就是靠精、氣、神，身體如果氣血不通的話，人的身體有病了，要健康的話，氣血就要通行無阻，所以氣是講變易的。他的解釋，天地也要講究變，天地要是不變，就不能通氣，如果天氣往上升，天氣不下降，大地的地氣不上升，只收藏在地裏面，這是什麼情況呢？秋冬的時候，天氣往上、地氣往下，沒有變化，不通氣，通是交通，秋冬以後萬物就不能再生長了。到了春天，春夏的氣，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陰陽二氣發生交感，天地陰陽二氣發生交感來發生變化，所以天地之間的萬物才能夠生長。

講到人類，君臣之間也要有變化的，我們現在一般講法叫互動，互動就是變易。古時候講天子與朝中的大臣、小臣，就是君臣關係；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國家的總統、首相，就是君，臣子就是政府機關裏的大小官員。要變易就是要互動，互動

就是上下一致（一體），一個意見的。君臣之間意見要和諧，君臣之間意見相左，不和諧、不互動的話，就不變易，氣就閉塞起來。五倫中，君臣、朋友是在社會上的；家族的是天倫，天倫從夫婦開始，夫婦、父子、兄弟。拿夫婦代表家庭裏的天倫，夫婦也有變，男女結了婚，這是一個家庭最基本的結構，這最基本的結構建立起來了，要講究變化，時時刻刻要變化。不變化，丈夫堅持他的意見，太太也堅持她的意見，不能互動，這種婚姻！這個家庭維持不久。必需丈夫跟妻子兩者的意見互相要變易，所謂變易，拿好懂的話，隨時兩方面互相調整，你的意見不合我的意見，我們反省一下：你對還是我對？如果我不對，我就遷就你，把我的意見調整；就對方來講，對方也要反省，看我對、他不對，他要放棄他的意見。聖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萬不可以跟現代人來學，互相講人權。講人權，你有你的人權、我有我的人權，這人權是好聽啊！現在是維護個人的人權，它有流弊的，什麼流弊呢？人權講到極處，就是強化個人的自私自利，有自私自利的話，太極就永久不能夠發明出來。

用佛法比照來研究，佛法怎樣叫明心見性？怎麼能夠證到自己本性？破除我執。有我執在的話，你修一百年、一千年、一千百億年、幾生幾劫，也證不到本性！我們不研究中國文化，不知道人權有這樣的流弊，大家認為現在講人權，是全世界的真理，誰要違反人權，誰就不對。就佛家文化來講、就中國文化來講，人權要不得的！它是強化一個我執。中國文化也講，它講什麼呢？講五倫，五倫是各人盡到各人的本分，各盡其分。它不教各人爭取各人的權利，它是各人盡到各人的本分。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祖師，他先學儒，他把儒家的經典都讀通了，然後才學佛，一學佛，把儒學跟佛學整個融合起來，所以他提出一句話，教我們學佛的人、教我們學中國文化的人，都要這樣學，就是「敦倫盡分」——敦厚倫常，各盡本分。這是真正講人權啊！敦倫盡分沒有西方講人權的流弊，絕對沒有流弊的。講人權講到極處，發生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相殺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按照中國文化來講，敦倫盡分沒有這些災難，就從敦倫盡分上學，盡到極處就破除我執。

破除我執不僅是佛法講，孔子也講，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裏講：「子絕四」，

這四樁事情，孔子是沒有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講人權就是有我，必需毋我才能解決生死問題，才能證到太極。所以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夫婦如果能夠互動，不能隨時調整的話，家就不能成立，隨時就跟現在一樣的，你看！結婚那麼容易，離婚也容易！想想看，把中國的倫常，五倫就破壞掉了，五倫破壞的話，你學道沒辦法！各人順著各人的私、我發展，所以我們學《周易》，這利害要懂得！這是「天地、君臣、夫婦」，如果「不變」，就是「不通不成」，天地不能通氣，萬物不能生長；君臣不能變易，就不能成朝，朝廷就不能存在，這政權就不能存在；夫婦不變就不能成家。

孔子在〈繫辭傳〉裏說：「為道也屢遷」，你學《周易》學道，道是什麼呢？屢遷，遷是變遷，隨時在變遷，「周流六虛」，周流是普遍地在那兒流動。六虛講的是什麼呢？就是自然界，四方上下包括殆盡了。以《周易》的卦來講，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畫，六畫的每一畫就佔一個位置——六位。這六位（六畫）為什麼叫虛呢？虛位是假設的，那一爻占上這一位，就算這個位置，爻不在這位置上，這位置就空

下來，六虛就是六位，卦爻變化就在這六位（六畫卦）上下來變動。六虛「唯變所適」，六虛從第一畫變到第二畫、第三畫，不是那麼呆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參禪參究來講，你可以參一參，佛法講六道，六道不是那麼呆板。

古印度的哲學家（外道），他有兩種邪知邪見：一是斷見，以為我們人一死，什麼都沒有了，肉體死固然是死了，靈魂也沒有了，這是斷見。一是常見，常見有很多種，比如我們中國道家修長生不老，他要人的身體連著靈魂，一直活下去，他講求鍊丹，這是一種常見；還有一種，他知道這不可靠，肉體總是要死的，他的常見是人也轉世，人怎麼轉世呢？人死了以後，下輩子還是人，海裏的水族動物，那些魚、螃蟹（海鮮），這一生被我們人抓來吃，死了以後，下輩子還是海鮮，還是讓我們人來吃，其它動物生生世世還是動物。印度外道當中有一種常見，有這種見解，這不合理！

你看儒家，既不是斷見，也不是常見，「周流六虛，唯變所適」，就看我們人，你心理怎麼變，就到那個位上去。以六畫來講，下面兩畫代表地，中間兩畫代表人，

上面兩畫代表天，天地人三才，就憑我們人在中間這兩畫，是三才，我們人的心理，如果心理不在人，沒有人心的話，如果是存著天道的天心，死的時候可以到天上去。反過來講，我們人沒有人心，更沒有天道的那種善心，成天存著鬼頭鬼腦，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就是禽獸那種想法、那種心理，那人身一死，就這卦爻來講，在下面了，人身保不住，到鬼道、到地獄道裏去了。「周流六虛，唯變所適」，講到真理就跟佛家的六道輪迴是一樣的，這是講變易。了解這個，我們怎麼用呢？就在自己心理，你起的是什麼心理，你就知道將來你到那裏去。

第三項「不易」，不易是講「位置」，《乾鑿度》裏講：「不易也者，其位也」，就體、相、用三方來講，它是相。相也不能隨便變動，相不能變易的，《乾鑿度》裏講：「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天應該在上，地是在下，這講位置。在人事方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向南面，他做南面王，臣子就坐南朝北。我這句子簡化為「君南面臣」，君南面臣，臣當然是北面君，原來是「君南面，臣北面」，這是君臣的位置不能變。家庭裏「父坐子伏」，古時候在家庭裏都是這樣，

一直到民國，在家裏的正式客廳裏，有客人來了、有重要的事情，父親有父親的座位，沒有子女的座位，父親要叫子女出來見客人的話，子女站在那裏，就是這樣，這位置不能動，叫父坐子伏。

《乾鑿度》講的，根據那兒來的呢？也是孔子的《周易》〈繫辭傳〉，〈繫辭上傳〉開頭就講：「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就代表天地，尊卑的位置不能動，「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高的、卑下的，把它陳列出來，怎麼陳列呢？有貴有賤，貴賤有一定的位置，把它定出來，「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動是陽剛的，陽氣在動，靜是陰氣，它凝聚的，是靜態的。用在天地來講，天的陽氣是動態的，地在靜態的；用在我們人身上，就大的方面來講，男性是動的，女性是靜的。就我們個人來講，無論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陰陽，我們在動的時候，就是陽氣在發動，休息的時候、在靜態的時候，陰氣在那裏起作用。所以我們人為什麼晚間一定要休息？白天要出來活動呢？順乎陰陽，你違背陰陽，你得不到很好的休養，這是動靜有常，該休息的時候就休息，該出來活動的時候就活動，應該有常態。講這個話現代人不能

接受，現在是通宵達旦的狂歡，身體受害了自己還不知道。

為什麼要講究不易？講位就是相，比如我們講五倫的倫常，從伏羲氏畫卦的時候就定出倫常來了，倫常是自然的法則，天尊地卑就是自然的法則。如果天不在上面，地不在下面，天地我們沒辦法！我們故意的，我們要叫天下來，地上去，我們自己可以這麼做，怎麼做？頭朝下、腳朝上，好！我們現在把天放在下面，地放在上面了。這樣做行不行呢？偶然這麼做是可以的，那些表演特技的人，他可以倒栽下來，兩手著地，兩手可以走，頭朝下、腳朝上，可以這樣做，但這不是常態，常常這麼做，就不能維持的。表演特技可以這麼做，一個正常的人要常常這麼做，他就活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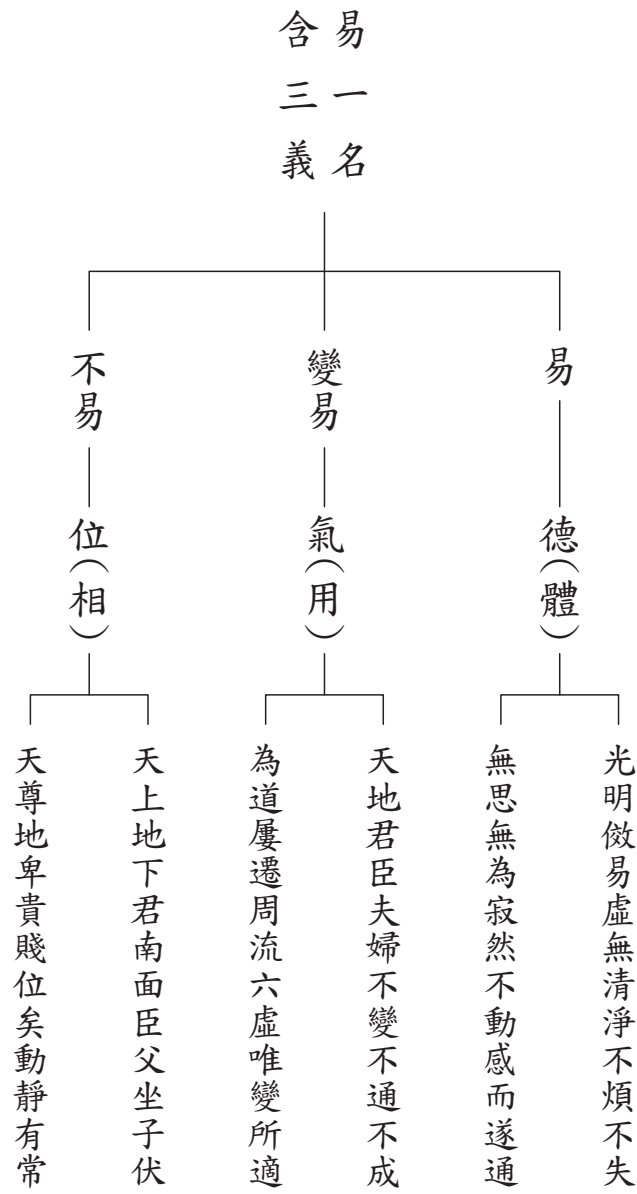
偏偏現在學現代文化、學西方文化，他就這麼做！你講規矩、講位置？這還不是普通人講，講心理學的那些教授們講：「你這講的是刻板思想，刻板啊！」守規矩上下，講上下，天地有上下，人倫也有上下，在機關裏辦事，有機關首長、機關裏有屬員，這就是上下；朋友之間是平等的，平等也各有各的位置；家庭裏的夫妻

也各有位置。古時候講夫妻和諧，拿琴瑟這兩種樂器來代表，丈夫彈的是琴，太太彈的是瑟，瑟比較保守一點，琴是比較往外，聲音上揚一點，這兩者互相配合正好，叫琴瑟調合。現在不是如此，他要顛倒過來，這話我們就很難講，就不容易講了！必得要琴瑟調和，這個位置不能變更，男主外、女主內。男主外是就體力、就種種的條件，男子身上的陽氣比較多，女子身上的陰氣比較多，反應在體力方面，懸殊得很！所以這位置不能變的。現在你要是講：這個位置、這個相，統統推翻掉！這些刻板的印象要不得！妨礙我們自由！這樣就把整個自然界、整個社會一切的秩序都攪亂了，一切都亂了。

我們修道從什麼地方修起？修道先叫我們的心能夠定下來，定下來之後，你才能一步一步地見到自己的太極。一切現象、位置都把它摧毀掉，人類五倫的倫常都不講，一切亂了！我們的心絕對定不下來，心定不下來，你那個變易也不能怎麼作用，變易是教我們正用，用在正當上面，心定不下來，那只有亂變。現在就是亂變，這是就相來講的。相是不能變的，守住相你才能夠入定，由入定你才能夠見到自己

本性，然後由本性發出智慧來，才能用得出來。這是一名三義，這非常重要！研究《周易》以後，無論研究那個卦爻，你一想到這個，你就知道本意怎麼講。

讀易簡說講表(一)



易緯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

六十四卦

請看《讀易簡說》的第二講表，各位一邊看表，一邊對照《簡說》的書本也可以。第一張講表是講《周易》的三個意義，就是一名含三義，第二講表是講「六十四卦」。在伏羲氏那個時候就是卦，六十四卦沒有任何文字說明，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字，所以我們研究《周易》，中心的課題就是這六十四卦。這六十四卦是用符號來表示宇宙萬有，用符號表示宇宙萬有的本體、宇宙萬有的現象、宇宙萬有的一切變化，這就是前面第一張講表講的三個定義。我們學《周易》必須要明瞭六十四卦，這六十四卦就包括宇宙的本體、現象以及一切變化，我們學《周易》的目的就是從現象變化，運用變化來完全了解本體。要從變化了解本體，必得知道種種現象，總原則是這樣的。

現在看六十四卦怎麼來的（看第一表），在《繫辭上傳》裏孔子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繫辭下傳》裏又講：「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孔子這兩段話就是說明六十四卦的來

源。

現在看第二表，最上面列的就是「太極」，在過去，歷代研究《周易》的老儒，我們稱呼他先儒，他們各有各的解釋。比如三國時代，三國距離後漢很近，也可說他生在後漢，到了成年的時候就是三國了，三國時，東吳有個研究《周易》很有成就的人叫虞翻，虞翻就這麼說的：「太極，太一也。」一二三四的一，太一叫做太極。另外韓康伯，他是王弼的學生，王弼研究《周易》沒有研究完，研究是研究，注解沒有注完成，他的學生繼續研究、注解，到後來〈繫辭傳〉這些注解都是韓康伯注的，韓康伯說：「太極者，無稱之稱。」太極沒有名稱，因為沒辦法拿個名稱來，只好說是太極，是無稱之稱。到了唐朝，孔穎達注解王、韓注的《周易》（王弼、韓康伯的注解），那時候唐朝的皇帝叫孔穎達整體地注解五經，在《易經》方面他採用王、韓注的，孔穎達注王、韓的《周易》，他說：「太極即是太初太一也。」太一就是虞翻注的，他用虞翻注的名義；太初是《易經》緯書《乾鑿度》講的。他用太初、太一這兩個名詞解釋太極。

到了宋朝蘇子瞻（蘇東坡），他解釋說：「太極者，有物之先也。」他的注解是根據老子來注解，老子講：「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他根據老子說：太極是在有物之先，有物之先換句話說，還沒有天地，在天地未分的時候，整體渾渾一體的，這個叫做太極。蘇東坡是北宋的人，到南宋時，朱晦庵（朱熹）解釋：「太極者，理也。」宋儒也叫理學家，實際上，理學家這名詞就是《周易》講的義理，他處處就講這理，太極是理也，理就是真理，也就是理體，指的是本體，是這個講法。到了明朝，來知德講：「太極者，至極之理也。」他是根據朱熹的注解稍微加以解釋，把朱熹的理字再加以解釋，朱熹只講是理也，來知德講至極之理，因為只講一個理，一般人都講道理，普通人都講這個理，就淺化了，講到深處，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講的那個理了，所以他講至極之理，極處了，這「理」講到極處了，這是來知德的講法。到了清朝，有個研究《周易》的大家焦循，他說：「太極者，猶言大中也。」太極是什麼？猶言——就好像說，大中——至大至中（大是廣大、中是中道），用這個解釋太極。

我在這裏，從漢儒、唐、宋到明、清，每個朝代舉一個代表，實際上在每個朝代裏，解釋《周易》的人很多，我一個朝代舉一個代表說說而已，可見得歷代這些大儒對於太極的定義都有不同的講法。雖然各家在注解《周易》時，對太極的解釋不相同，實際上在前面講「一名含有三義」的時候，已經提到太極就是本體，宇宙人生的本體。

一般講哲學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本體，本體就是我們人的真心，有真心在那裏。我們要成就聖人，憑什麼成就聖人呢？就憑我們的真心來成聖人。解決生死問題從什麼地方解決呢？也是要明瞭真心，去掉妄心顯出真心來，這是我們學儒重要的原則。

太極既是本體，由本體發出作用來，那就要展現出他的現象來，本體要是沒有相顯出來，那怎麼起作用？所以要起作用，就要顯出相，顯出相就是孔子所講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生兩儀，「是」指太極，由太極生出兩儀來。「兩儀」是什麼？陰、陽兩儀，這表把兩儀的符號畫出來了，一畫中間沒有斷的，叫「陽儀」，

左邊這一畫，中間斷了一下，叫「陰儀」。一畫畫成功，中間沒有斷的代表奇數，中間斷的，是兩筆——偶數，偶數是陰，奇數（單的）叫陽，這是太極生出兩儀來。

這裏要研究「生」字，太極怎會生出陰陽（生出兩儀）來呢？在前面研究《易經》的三個定義的時候就說過，那是引用孔子寫的〈繫辭傳〉講的，太極是什麼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太極是寂然不動，寂是沒有把形相顯示出來，它安安靜靜地在那裏不動的，既是安然不動，你叫它怎麼生法？這是一個意思；再說太極寂然不動，並不是我們一般人所了解的：一個東西放在這裏不動，比如說我們這個桌子安放在這裏，它也是寂然不動，可是孔子講的太極寂然不動，不是像一張桌子放在這裏不動，不是這個意思！這張桌子多大呢？它在這裏不動，桌子以外的廣大天地，那太大了！它只是這麼小的範圍，太極那裏是這個樣子呢？

太極所謂安然不動，就是古時候先儒所講的「至大無外」，大到怎樣呢？沒有外，什麼是外？就說這個桌子，桌子本身是內，本身以外是有外，太極沒有外的，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往外面看是沒有外，往裏面研究，沒有內，無內無外，這

是儒家講的太極。儒家講出太極以後，我們不妨拿佛經講的，對照來研究，佛家的《楞嚴經》講「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在《易經》裏是講太極，在佛家《楞嚴經》裏講「如來藏」，如來藏是清淨本然的，本然是本來就有，清淨是《易緯》乾鑿度》所講的「清淨光明」，「周徧法界」，周是無所不在，徧是普徧的法界，佛經所講的法界，包含所有的一切，無處而不在，就是儒家所講的「至大無外，至小無內」。

從這上面，我們了解太極是什麼形狀了，太極既是如此，你說它生出兩儀來，它怎麼生法呢？所以這個「生」字，我們不要以辭害義（辭就指這個字的辭），這「生」字，就我們一般人的觀念，從母體裏生出一個小孩子出來，就是生下來；從草木、五穀的種子生出一個新的生命出來，這叫生。太極不是這樣！太極的生，不是像我們人類的嬰兒從母體生下來，也不是像五穀那樣由種子發芽生長，生出新的稻穀出來，不是如此。因為那樣的話，像人類生出來、五穀生出來，這種生，有生必然有滅的時候，人有生就有死，五穀有生的時候，也有滅的時候，天地萬物如此。整個大地也有生長的時期，這個大地將來也一樣有滅的時候。

這個生不是表示生滅的生，它用這兩個字比較恰當——一個是「分」字，分開來的意思；一個是「現」字，展現的意思。因為太極本體寂然不動，它的體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它沒有生，它本身就是無生的。既是無生，那麼孔子在這裏用這個「生」字，意思就是由太極起了現象，所以用表現的「現」字，比較能給我們一個正確的認識，這生就是現出來，顯現出來或是分出來。

由太極分出兩儀來，叫「是生兩儀」，原來的太極渾淪一體，所謂渾淪一體，這個元氣裏邊包括陰、陽，全部在太極裏面。分出兩儀之後，一是陽儀、一是陰儀，雖是陽儀、陰儀，必需注意「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不是絕對分開。你看這一畫，陽爻是一畫，陰爻也是一畫，不過它中間斷了一下，還是這一畫。你把陽爻斷一下就變成陰爻，陰爻把它接起來又變成陽爻，將來正式學六十四卦的時候，陰陽兩儀變動就是這麼變的，老陰變成少陽，老陽變成少陰。由基本的陰陽兩儀，這陰儀一變，這缺口接起來就變成陽爻了，陽爻怎麼變成陰爻呢？由陽剛變成陰柔了，中間又斷了一下，先要了解這個概念，所以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就拿我們人身來講，

大致分，男性代表陽、女性代表陰，這只是偏重一方面來講，男性陽儀的成分多，女性陰儀的成分多，這是一般性的。也有特殊例外的，比如英國過去的首相柴契爾夫人，那個男性比得上她！這是女強人，女中之強者，中國古人也講巾幗鬚眉，巾幗、鬚眉這兩者，女人中有女中丈夫，女中強人代表她陽性多了。男子也有，男子身上陰儀多的話，他處處表示柔弱（陰性多），這也有。你讀歷史、看現在，在人羣之中找這一類的很多，現在有不少男子想變成女子，請醫生把他的身體變化變化，他所以想變化，就因為他心裏的陰氣多，他才想變成女生，這例子很多嘛！

陰陽兩儀顯出來了，顯出來的儀還沒有象，是兩種氣體，所以孔穎達的解釋，「儀」叫容儀，容是容貌，容儀還沒有變出形狀出來，只是容而已。什麼叫容呢？我們可以從人本身體驗出來，某人什麼容貌，貌是具體的面貌，某人什麼面貌，各人面貌不一樣，容是什麼？容是由面貌給人家一種……某人有某人的面貌，長期觀察人，他什麼樣的容，容是一種態度，這是還沒有形狀的，這是說兩儀。

再由兩儀生四象，兩儀生四象怎麼生出來呢？各位看「四象」這個表，陽儀上

面再加一個陽儀，兩個陽儀加在一起，這陽太多、太豐盛了，叫太陽，「太」就表示成份多，就它發生來講。後邊會說到用著草來求卦的時候，從下邊，比如陽儀先出來，然後再出來。就四象來講，第一次出來是陽，第二次出來又是陽，這陽太多了，叫太陽。第二個象少陰，先出來的是陽儀，第二個出現的是陰儀，叫少陰，為什麼叫少？先出生的叫先生，後出生的叫後生，後生叫少，先叫老，後叫少。就陰陽來講，它叫少陰，為什麼是少陰？用著草求卦的時候，都是從下邊往上畫的，下邊第一畫先出來，第二畫後出來，第三畫再後出來。講四象，陰爻比下邊的陽爻後出現，它是陰，就叫少陰，年紀少，陽爻比它先出生的，它是少陰。第三個象少陽，也是這個道理，第一個出現的是陰儀，第二個出現的是陽儀，陽儀比陰儀出現得晚，雖是陽儀，可是你出現得晚，陰儀先出來，你對陰爻來講，你是它的後輩，所以叫少陽。第四個象叫太陰，第一個出現的是陰儀，第二個出現的又是陰儀，叫太陰。

下邊是四象生八卦，就是在太陽、少陰、少陽、太陰這四象上面，每一象上面加一畫，這就成為三畫了，成為三畫的時候，由四象就變成八卦，下面就這麼構成

的。看「八卦」下面的乾卦，乾卦原來是太陽，上面再出一個陽儀來，這不叫太陽，叫乾卦，正式成為八卦了，乾是什麼呢？一片陽光，三畫都是陽。第二是兌卦，兌卦是在太陽上面，再出現一個陰爻，這叫兌，它不叫少陰，它變成八卦，叫兌卦。再來是在少陰上面加上一個陽爻，這叫離卦。再後面呢？少陰上面加上一個陰爻，這叫震卦。加四爻變成四卦了，下面還有四卦：少陽上面加上陽儀，這是巽卦；在少陽上面加上一個陰儀，變成坎卦；太陰上面加個陽儀，變成艮卦；太陰上面加個陰儀，變成乾坤的坤卦。這都是從下往上看，換句話說，由四象，每一象上面加上一畫（陽爻或陰爻），由四變成八，變成八卦了，就是四象生八卦。

一部《周易》是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怎麼出現的？在〈繫辭下傳〉講：「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先以「因而重之」這句話解釋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因三畫卦，重疊起來而為六畫卦。「六十四卦」下面有兩個解釋：「因三重六」，因三就是孔子在〈繫辭下傳〉裏講的「因而重之」，因三畫卦，因當「依」字講，依照三畫卦，把它重疊起來，兩個三畫卦就是六畫卦（因三重六）；

後面「八八六四」，八卦都是三畫卦，每一個八卦都因三重六，就拿乾卦來講，乾卦這一卦與八卦重疊起來有八個卦，八個六畫卦，坤卦也是如此，還有兌卦、離卦、震卦、巽卦、坎卦、艮卦，每一卦都可以疊成八個卦，八八六十四，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重疊而成。由太極分成兩儀，兩儀分成四象，四象再分成八卦，八卦再重為六十四卦，是這麼出現的。

現在解釋「八卦成列」，講表後面的「何氏訂詁」，何氏是明朝的何楷，楷是寫毛筆字楷書的楷，何楷注了一本疏，叫《古周易訂詁》，簡稱《訂詁》，他解釋「成列者，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這個次序是根據伏羲氏先天八卦的方位來的。八卦方位，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這個各位都要背誦的，把它背熟了以後，才知道先天卦位是什麼、後天卦位是在那裏。古時候用四方，中間又一方，有五方，四方四維即八卦的方位。先天有先天的，後天有後天的，不同的！後天卦位另外有背誦法，後天方位在《說卦傳》有，將來再講。

八卦成列就講乾一、兌二，按照這個次序成為行列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易由四象生出八卦來，八卦就有具體的象，這具體的象就自然含在八卦之中。含在八卦裏的象，說起來是很多，在孔子作的《十翼》，其中有〈說卦傳〉，〈說卦傳〉裏就說八卦每一卦有多少象，比如乾卦，乾為天，乾在自然界是代表天，在動物是馬，在人類就代表父母的父，很多，象太多了。除了〈說卦傳〉以外，漢儒的注解另外還有很多象。這還不能夠包括盡，整體說來，我們對孔子講的這句話，「八卦成列，象在其中」這個象，它是宇宙萬有一切的象都包含在當中，包羅萬有。八卦包羅萬有的象，要運用的時候，那就要爻來表現。

爻是什麼？八卦疊成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加起來有三百八十四爻。我們研讀《周易》的時候，你看《周易》都是講九、六，九是陽爻、六是陰爻。九是陽爻、是老陽，六呢？是老陰。還有少陰是八，少陽是七。七、八這兩個不變的，九、六是變的。所以我們看《周易》裏，無論你占到那一爻，不是六就是九。為什麼呢？《周易》就是用九、用六都用變爻。變爻就是它的象都有轉變的，陽變陰、陰變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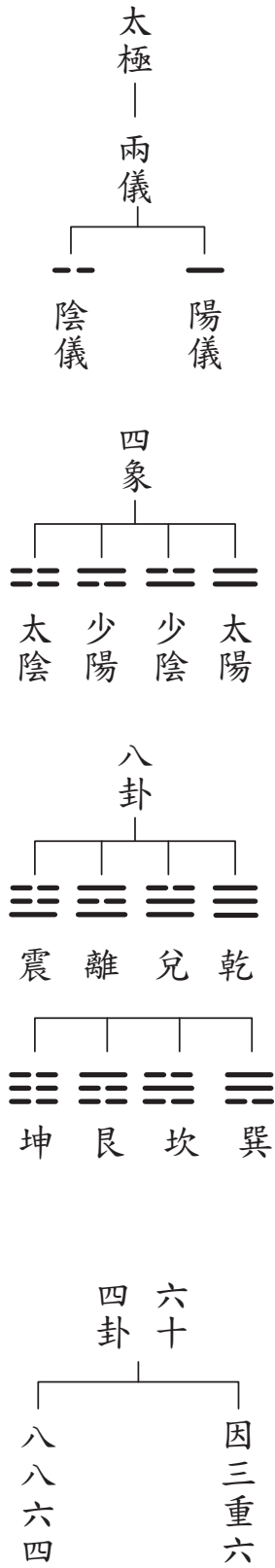
這樣一變的時候，無窮的象都變化出來了，妙就妙在這裏。研究《周易》占卜的時候，占到那一爻，它四面八方的象都看得出來，你這一爻現出來以後，它可以出現多少的象來，就在很多的象之中，你就加以判斷採取那一種，順著那個象來用，用得正當的話，你就得到吉，用得不當的話就凶，一般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你用的是根本的，學《周易》根本的就是要朝著解決生死的大吉，朝這個方向你找對了，找對了這個方向，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這個方向都有的。一般研究《周易》的人，大概只能了解世間小的趨吉避凶，至於大吉大利、大的凶，就看不出來了。我們在這裏研究《周易》，最大最高的，我們要把握住，這才是真正學《周易》的好處。

所以何氏《訂詁》在這裏講「八卦之列既成，則無窮之象具」，具是具備，無窮的象都具備在當中，「如說卦所列」，就如同《說卦傳》所列的，「因此八卦而重之」，因三畫的八卦而重疊起來，「每一卦各以八卦加于其上，則為六畫之卦，凡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一爻各有一義，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理又畢具。」又完全具備在當中，一切的現象、一切的道理，就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裏面，就含在當中。

讀易簡說講表(二)

六十四卦

繫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繫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何氏訂詁：成列者，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相次之行列。八卦之列既成，則无窮之象具，如說卦所列。因此八卦而重之，每一卦各以八卦加于其上，則為六畫之卦，凡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一爻各有一義，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理又畢具。

八卦取象歌

今天有個附表，第二講表有個附頁，上面（甲）、（乙）這兩項都是從朱子《周易本義》裏摘錄下來的，在這本書的前面列出「八卦取象歌」。八卦取象歌在朱子以前就有，不知道是誰作的，朱子認為這歌很好，對我們學《周易》的人記八卦很有用處。八卦取象歌只有八句話，跟《三字經》一樣，一句是三個字，念熟了，八卦就記得很清楚，八卦記清楚了，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疊起來，於是六十四卦也認得出來了，妙就妙在這裏。

現在看第一句「乾三連」，乾卦是三畫，這三畫中間沒有斷，每一畫都連接起來，叫乾三連，我們中國人取名字，很多是從卦來的，台灣有個名人叫吳三連，就是從乾卦取的。第二句「坤六斷」，坤卦的三畫，每一畫都斷了一下，一斷就變成六筆，這六畫叫坤六斷。第三句「震仰盂」，盂是盆子，這盆子仰過來，你看震卦下面一畫，表示盆子的底（是完整的），上面兩畫斷了，整個就像盆子，從盆底到盆口那個形狀，你看就知道，震仰盂，像個盂仰起來。第四句「艮覆碗」，碗就是

我們吃飯用的碗，與石字邊的碗是一個字，這是器皿的皿，艮覆盃，艮卦像個碗，碗底朝上、碗口朝下，它跟「震仰盂」是相反的，仰盂是盂底在下邊、盂口盂身朝上，這兩個是相對的。第五句「離中虛」，離卦是中間的一畫缺了，中間虛。第六句「坎中滿」，坎卦跟離卦相反，念一句，就想這卦的卦象，坎卦中間一畫是陽爻，上下兩畫都是缺的，缺的就是虛，中間那一畫是滿的。第七句「兌上缺」，兌卦上面是缺的，上面一筆斷了。第八句「巽下斷」，巽卦下面一筆是斷的。把取象歌念熟，一念出來，乾三連，乾卦就出現，腦子想起來，手裏就寫出來；坤六斷，坤卦馬上就寫出來，以下都是這樣，震仰盂，震卦是個仰盂；艮覆盃，艮卦像個碗蓋下來，這卦象馬上就畫出來了，後面也是這樣，這八句話背熟了，八卦記得清清楚楚，卦象也很鮮明。

後面的「分宮卦象次序」，分宮——八卦的每一卦是一宮（講六畫卦），每一卦分一宮，一宮裏面又分出八個卦出來，八宮卦就八八六十四卦。這按照卦象有次序的，最好先把八個卦的卦象記住，每一卦當然象很多，可是每一卦有它基本的象，這叫

大象，任何一卦都有大象，然後其餘的就是小象，小象很多，先把大象記住，叫「乾為天，坎為水，艮為山，震為雷，巽為風，離為火，坤為地，兌為澤」，這八個象是每一卦的大象，基本的象。

《易緯乾鑿度》裏就講，這八個卦（大象）是代表，伏羲氏那時候還沒有文字，但是據《乾鑿度》講，八個象就代表八個字，乾代表天，坎代表水，寫古體字的天，就寫三畫代表天，水就是水的形象，就是坎。艮為山，山的形象，山下面什麼呢？有兩個陰爻，山下是陰暗的，山頂上是明的，這是艮卦。所以《乾鑿度》裏講，這是伏羲氏畫的，雖然卦象是符號，實際上由符號裏面你去想像，它就是文字。

把每一卦的大象記清楚以後，下面就好記了，比如「天風姤」，天風怎麼是姤呢？乾為天，我們讀爻的時候，從下往上讀，讀卦的時候，兩體從上往下讀，這是重疊的，天風，上面叫外卦，上卦是乾卦，上面三畫是乾卦，下面風，風是什麼呢？大象，巽為風，巽下斷，你只要把八卦取象歌背熟了，八卦的象也記得了。再把後面八卦的大象也背熟了，你一念天風這兩個字，姤卦就出現，你就畫出來了，上面

是乾卦，下面是巽卦。「天山遯」，天是乾卦，山是艮卦，上面是乾卦，下面是艮卦，這兩卦組合起來就是遯卦。「天地否」，讀卦的人知道：上面叫外卦、下面叫內卦，或者上面叫上體、下面叫下體，說上體、下體，說外卦、內卦，意思是一樣的。外卦是上體就是乾卦，下體是內卦就是坤卦，也就是天地。你把八卦的大象背熟了，你念到天地這兩個字，你就知道一是乾卦、一是坤卦，就是否卦，天地否。「風地觀」，巽卦在上、坤卦在下，就是觀卦。「山地剝」，山是艮為山，地是坤，上面是艮卦、下面是坤卦，就是剝卦，山地剝。「火地晉」，火是離為火，地是坤為地，念到火地這兩個字，你就知道上面畫的是離，下面畫的是坤，這兩卦組合起來一個六畫卦，就是晉卦。離卦在上面（火）、乾卦在下面（天），是「火天大有」，大有卦。

我只講乾宮的八卦，後面各位自己研究，就不必再講啦！你先把六十四卦按照次序：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坎為水、水澤節……一直背下來，背熟了以後，以後人家請你占卜，你讀得很熟就占出來，你不能說：「我占出來，我拿《周易》本子出來對照一下。」那不行！要

背熟。我本來要講的，除了這個，記得六十四卦，它還有別的用處。別的用處後面會講，現在不要講，現在講到後面，就侵占到後面了，後面講遊魂為變，講遊魂、歸魂，要了解遊魂、歸魂的時候，也要把六十四卦的名稱要背誦出來，八宮卦也要背熟。

讀易簡說講表(二)附頁(錄自朱子周易本義)

(甲) 八卦取象歌

☰ 乾三連

☷ 坤六斷

☳ 震仰盂

☶ 艮覆碗

☵ 離中虛

☴ 坎中滿

☱ 兌上缺

☲ 巽下斷

(乙) 分宮卦象次序(乾坎艮震為陽四宮。巽離坤兌為陰四宮。)

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
 坎為水。水澤節。水雷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水師。
 艮為山。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火澤睽。天澤履。風澤中孚。風山漸。
 震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恆。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隨。
 巽為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頤。山風蠱。
 離為火。火山旅。火風鼎。火水未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同人。
 坤為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夬。水天需。水地比。
 兌為澤。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歸妹。

經傳作者

現在看第三講表，第三講表是講經傳的作者，在《讀易簡說》十一頁就講經傳作者，看文字比較麻煩，我把它列表出來，表的題目還是「經傳作者」。

先講經，最主要的是「畫卦」，畫卦有兩個階段：一是八卦，八卦是伏羲氏畫的，這沒問題，自古以來，無論是漢儒、宋儒到清儒，都說八卦是伏羲氏畫的；一是重卦，就是把八卦重疊起來成為六畫卦，過去注解《周易》的人就有不同講法。《十三經注疏》本子，孔穎達在他的《周易正義》裏舉出了四種解釋（四種講法）：第一種，伏羲氏畫八卦，然後把八卦重疊起來，是他一個人由八卦到六十四卦，既畫了八卦，又重疊為六十四卦，這是王弼還有其它人，這樣說法的人很多。第二種，重卦是神農氏重疊的，這是誰講的呢？跟鄭康成學的儒家——鄭玄之徒，學鄭康成注解的那些儒家講的，他們認為重疊六十四卦的是神農氏。第三種，重卦的是夏禹王，孫盛是這個講法。第四種，重疊的是周文王，這是誰講的？司馬遷，還有別人，叫司馬遷等，這是他們的講法。

這四種講法，孔穎達認為王弼講的比較好，孔穎達認為王弼說的好，正確！要有根據的，他引用孔子寫的〈繫辭傳〉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在〈繫辭傳〉裏那一章講得很完備，那章講大衍之數，用五十根著草，留一根著草不用，再用四十九根著草來求卦，在求卦的過程當中，有兩句話重要：「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這兩句話是說在求卦的時候，不那麼簡單的，要經過很複雜的過程，十有八變而成卦，要經過十八個變化；畫出三畫出來，求出一個三畫卦，八卦而小成，求成八卦，這還只算小成，小成還不算完成，到完成的時候，那就是六畫，六畫叫大成。這在〈繫辭傳〉裏講得很完備，在大衍之數那一章講得很清楚。

從這一章來講，就可以證明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六爻，在伏羲氏那個時候就是一氣呵成的。從太極生兩儀，伏羲氏發明陰陽兩儀的時候，兩個符號出現，接著就是四象，四象、八卦，八卦重疊成六十四卦。不能說伏羲氏只畫八卦為止，六畫的六十四卦留待後人，不是這樣！我們在前面研究《易經》的定義有三個涵義，假使只有八卦，沒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那伏羲氏畫的八卦沒什麼大作用！

他既是講宇宙萬有的變化，他就教人由變化當中，懂得有不變的相，守住這個相才能入定，由定才能見到太極，這是一貫之道。因此孔穎達根據王弼還有其它的人，認為八卦、重卦都是伏羲氏畫的，這是正確的，這是卦。

至於「繫辭」，繫辭就是把伏羲氏畫的卦，每一卦下面用文字解釋，文字就繫在卦之下，叫做卦辭，卦辭是周文王寫的。每一卦六爻，每一爻下邊用文字解釋的是周公，文王的兒子周公寫的，父子兩人完成《周易》的繫辭。到後來有人說，卦辭、爻辭都是文王寫的，不是兩個人寫的，認為文王一個人寫的，其實包含周公，因為周公在寫爻辭的時候，也是根據他父親文王指示的義理，秉承他的義理來寫的，就這個意義來講，專講文王也可以。但是實際上要分開來，爻辭是周公寫的，所以還是把它分開來講，卦辭是文王寫的，爻辭是周公寫的。這種講法是馬融、陸績（成績的績）等說的，一個馬融、一個陸績，除了他們兩個以外，還有別人，所以說馬、陸等說，孔穎達也認為他們兩位講的正確，所以孔穎達注解王弼、韓康伯的注解時，根據這樣講法。

後面講「《十翼》」，《十翼》的作者是孔子，這沒問題，誰都承認這是孔子作的。不過到了後來，有些人認為〈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不是孔子作的，因為這三傳在漢朝沒有出現的，到後來才出現。這個理論，認為在漢朝沒有出現，後來才出現，就不承認是孔子寫的，那說不過去的！世間的書籍，往往在世間突然不見了，到後來再找出來，這例子很多啊！不僅〈說卦傳〉等三篇如此，例如佛經，唯識宗的《成唯識論》，注解《成唯識論》的是唐三藏的弟子窺基大師，他老人家注的《成唯識論述記》，那是權威的，但是這本《述記》在宋朝以後（大概是宋朝），到了明朝、清朝，在中國就看不到了，在明朝很多大師注解《成唯識論》都沒有《述記》做根據，到民國時代，由楊仁山老居士還有其他一些人，從日本請回來的，除了《述記》以外，唯識宗還有很多書，像《了義燈》、什麼……都在日本，到民國時代從日本請回來了。那你說：我原來沒有發現，從日本請回來，我不承認。你說得過去嗎？所以世間的經典，有時不見了，有時又發現了，往往有的。我說這個做什麼？各位有興趣研究的話，古人注解很多，萬一你看到那些人的講法，你現在了解之後，你再看那些人的講法，你就知道那不足以採信的。

《十翼》的名次：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篇都叫傳（十傳），後來又叫《十翼》。上象、下象是什麼呢？文王寫的繫辭，叫卦辭，也叫彖辭，彖辭按照《周易》有上經、下經，從乾、坤到坎、離等三十卦叫上經，後面從咸、恆到既濟、未濟三十四卦叫下經，上、下兩部經，因此象辭就是卦辭，也就是上象辭、下象辭，孔子寫的叫〈象傳〉，各位看《十三經注疏》，它沒講傳，只講彖曰、象曰，彖曰就是〈象傳〉曰、象曰就是〈象傳〉曰（都是孔夫子寫的），這裏講上象是〈上象傳〉，下象是〈下象傳〉，〈上象傳〉是解釋卦辭（解釋彖辭）的，文王的彖辭是解釋易卦主要的意義。象是什麼呢？經有上經、下經，彖辭有上象辭、下象辭，有〈上象傳〉、〈下象傳〉，象也是如此，也隨著上、下經來分的，上經有爻、下經也有爻，每一卦都有爻，每一爻裏有象、有象辭，周公作的爻辭也叫象辭，解釋象辭的叫做〈象傳〉。〈象傳〉稍微要分一下：〈象傳〉有〈大象傳〉、〈小象傳〉，〈大象傳〉在每一卦的彖辭、〈象傳〉之後，〈小象傳〉在每一爻後邊。比如乾卦在〈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大象傳〉，後邊每一爻有象曰，每一爻的象曰是〈小象傳〉，〈大象傳〉講天行健，解釋乾卦這一卦整

體的意義，所以有〈上象傳〉、〈下象傳〉。繫辭叫〈繫辭傳〉，有上繫、下繫，〈繫辭傳〉就不隨著經文，是獨立的，〈繫辭傳〉因為傳文太長，孔夫子把它分成上傳、下傳，所以上繫是〈繫辭上傳〉，下繫是〈繫辭下傳〉，《十翼》就六翼了。

第二行的文言叫〈文言傳〉，專門解釋乾、坤二卦的，乾、坤二卦之後，整體的，不分乾坤了，整篇叫〈文言傳〉。後面就是〈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說卦傳〉是講每一個八卦有很多象。〈序卦傳〉解釋卦的順序，乾卦之後是坤卦，為什麼坤卦接在乾卦之後？坤卦之後是屯卦，為什麼屯卦接在坤卦之後？有它的道理的，屯卦之後是蒙卦，就講六十四卦的次序，解釋這六十四卦的次序如何定出來，講這個道理，《周易》的次序是這樣。孔子的〈序卦傳〉講《周易》的次序，這是文王安排的六十四卦的次序。前面講的《連山易》、《歸藏易》就不是這個次序，是另外的次序。〈序卦傳〉之後是雜卦，〈雜卦傳〉講什麼呢？再講這個卦，除了兩種順序來講，還有特殊的情況，比如否卦、泰卦，否、泰反其類也，否卦和泰卦是相反的，代表最亂的時代、最閉塞的時代，是否卦，否卦時代，到了世界大同的時代，

叫泰卦，這兩卦是代表時代，兩個時代不同，這兩卦是〈雜卦傳〉中講出來的，所以有〈雜卦傳〉。這樣說起來，清朝時有好多人說，說卦、序卦、雜卦都不是孔子作的，這說不通！孔子不作這三篇的話，那無窮之象都包含在這卦裏面，那人家怎麼瞭解？根據這個內容，這都是孔子作的，叫《十翼》。

看編次這一條，我們現在看的《周易》，經文跟孔子作的《十翼》，現在是合在一起了。過去呢？《周易》傳到漢朝的時候，田何是西漢人，他那個時候教一般學易的人，把孔子的《十翼》一篇一篇分開來，《十翼》是十篇文章，經文是上經、下經。上經從乾、坤到坎卦、離卦，一共三十卦，包括文王、周公所繫的文字；下經從咸、恆兩卦，到最後既濟、未濟，一共三十四卦，連帶文王、周公所寫的文字，叫上、下經。在田何那時候講《周易》，上、下經兩篇和孔子《十翼》，一共十二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獨立的。

到了費直，費直還是西漢人，他就把《十翼》附在經文後面，等於現在我們裝訂成書本，是合訂本了，合訂在一起，雖是合訂在一起，他還是把《十翼》，十篇

全部附在經文後面，就是附在上、下經後面。

到了鄭玄（就是鄭康成）的時候，他以〈彖傳〉、〈象傳〉接在卦辭、爻辭後面，就是我們現在看的《十三經注疏》本，乾卦的卦辭後邊有「彖曰」這兩個字，彖曰就是〈彖傳〉，爻辭後面有「象曰」，就是〈象傳〉。不過〈象傳〉有大象、小象，大象緊接在〈彖傳〉後面，就是象曰，小象就在每一爻的爻辭後面，從鄭康成開始是這樣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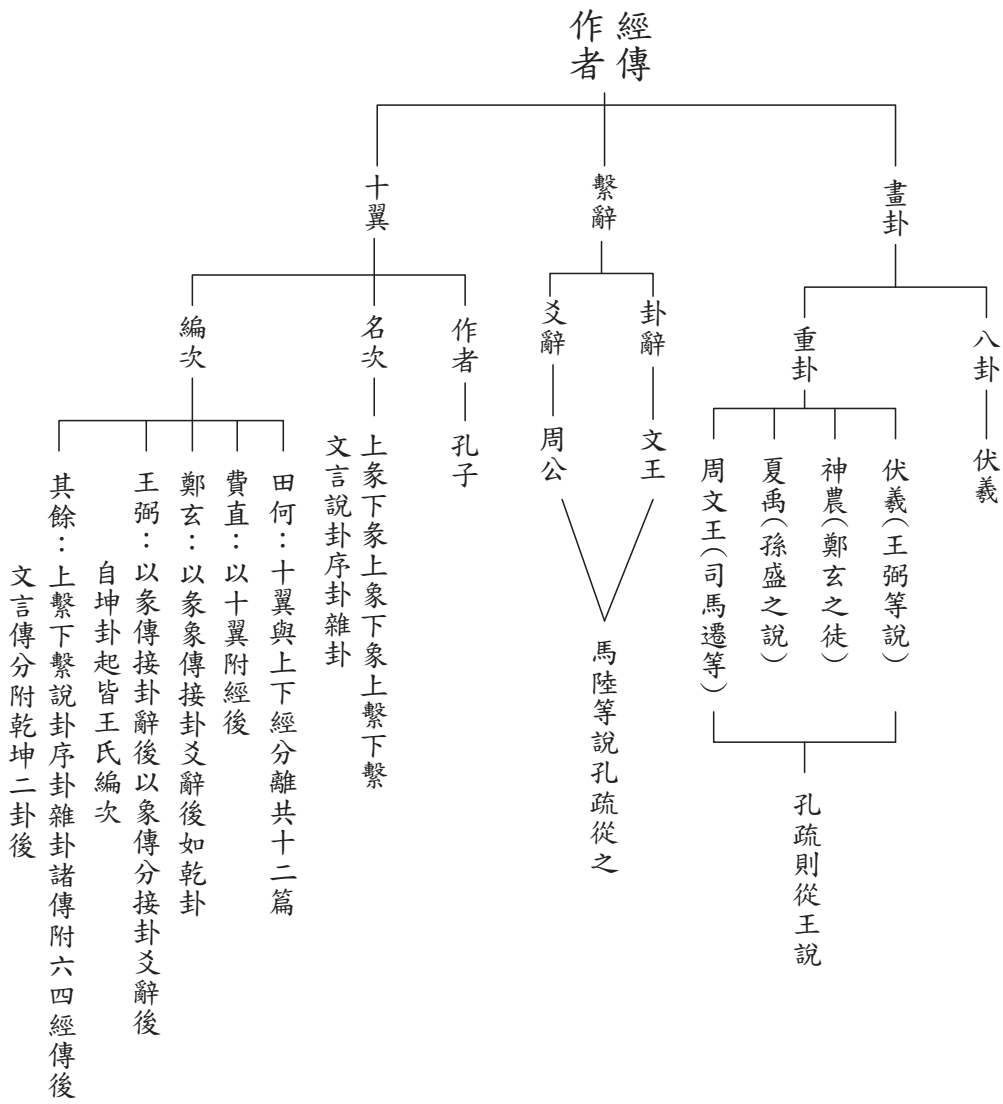
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時候，就把〈彖傳〉接在卦辭之後，再以〈象傳〉分別接在卦辭、爻辭後邊，而且他從坤卦開始，坤卦以前的乾卦，還是按照鄭玄編的次序。

除了〈彖傳〉、〈象傳〉，經過鄭玄、王弼這樣編過之後，其餘還有〈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文言傳〉這些，〈繫辭上傳〉、〈繫辭下傳〉，這兩篇文章很長，而且不專門指定解釋那一卦、那一爻，它等於是通論，綜合解釋《周易》最重要的意思，因此〈上繫辭〉、〈下繫辭〉後來還是單獨編在後邊。〈說卦傳〉、〈序卦

傳〉、〈雜卦傳〉這三篇按照說卦、序卦、雜卦的次序接在〈繫辭傳〉後邊。〈文言傳〉是專門解釋乾坤二卦的，所以有〈乾文言傳〉、〈坤文言傳〉，屬於〈乾文言傳〉就附在乾卦後面，乾卦〈象傳〉、〈象傳〉的後邊，〈坤文言傳〉也是接在坤卦的〈象傳〉後邊。

瞭解後，我們再研究《十三經注疏》以及後來各家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這個編次，我們就瞭解：提到象曰，就知道是孔子寫的，象曰也是孔子寫的。這就很清楚。

讀易簡說講表 (三)



禮記選講

前言

《禮記》，我們現在研究的本子，叫作《小戴禮》。在西漢的時候，傳《禮記》的有兩位，一位是戴德，一位是戴聖。戴德傳下來的《禮記》，叫作《大戴禮》；《小戴禮》就是戴德的姪兒，也就是戴德的哥哥的兒子，叫戴聖；所以稱呼他們兩個是大戴、小戴。

《小戴禮》一共有四十九篇，我們現在開始研究的就是第一篇、《曲禮》。《曲禮》是講我們學禮，要懂得人情世故，因為人的心理都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心理。要學禮的話，就要懂得各人的心理，所以在學禮的時候，不是那麼一直、直來直往的，這當中是曲曲折折的，很多的那些道理，就要好好的學，這才能夠把禮學得好，所以叫作《曲禮》。《曲禮》後面還有其他各篇。

我們學《曲禮》，以及後面各篇講的禮，有的是過去很重要，但是到現在，我們都用不上了。現在研讀的，就是現在可以用的。凡是現在不須要用的，我們就不

必研讀，這是其中之一。再說，《禮記》裏面，學禮的事情多得很。既然有的事情，現在用不到了，我們在研讀的時候，就要把這個禮的原理、原則要研讀。禮的原理、原則，不管是在過去、現在、以至於未來，它都是很切實可用的，我們就是根據這一個方式，來研讀《禮記》。因為這個關係，我們只能選，不能完全的研讀，只能選讀。

曲禮選講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這一章的章法，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章法，過去的注解，沒有這樣清楚的注解出來。我們在臺中跟雪廬老人學《禮記》的時候，他老人家把這個章法講得非常清楚。根據雪廬老人講這個章法，「毋不敬」，是指的我們人人都有心意，指著我們人心、意識。「儼若思」，指我們的身、身體；「安定辭」，是指著我們口裏發出來的言辭。這就是我們學禮的人，要注意這三種，我們本身的三個行為。這三個行為就是身、口、意。有了行為就是有了這個業了，因此講這三方面。意呢，意的動作，意一開始動了，叫作意業；身有行動了，叫身業；口說出話來，就是口業；這一條三句話，就是身、口、意三種行為的表現，就叫作三業。最後一句「安民哉」，這一條一條是講給誰聽的呢，講給古時候作國君的人、作天子的人，他們都是治國、平天下。你要把自己的國家治得好，把天下治得太平無事，本身這個三業就要學了，學得很好，才能治國、平天下。

我們普通人呢，也要學。我們普通人，雖然不是治國、平天下，我們有家庭，在社會上要創辦事業；你在家庭裏面齊家，也要講究自己這個三業。在外面作事情，你無論在機關裏面，作一個職員，或者在機關裏作機關首長，也都要自己在三業上面，好好的修養。

再說，我們學儒家經典，《禮記》是經典之中的一種，我們學《禮記》、學儒經，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學道，學道目的就是要學成為聖人。學成聖人，就儒家的學問來講成聖人，比照佛家來說，就是成佛，儒家成就聖人就是佛家成佛。你要學聖人、要學佛，就必得在這個身、口、意三業上面，在這上面要下工夫、要學。為什麼要在這上面下工夫學呢，我們普通人、就是凡夫俗子，我們身體的行為，口裏說的話，意識所做的事情，都是損人利己，都是自私的。這個自私就是污染的，由自私心把我們身、口、意三業，變成污染的、不清淨。必得要把身、口、意三業，由污染的把它改變為清淨的。改變清淨了，我們說的話，都是跟聖人的話一樣，都是清淨的、公正的、無私的。身體所表現的、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為利益天下人，不是為利益自己。意識所想的，心裏一動念頭叫作意，就是為利他，不是利益

自己，這個三業都清淨了。

三業都清淨了，我們學道，就是把我們無始劫以來，不只這一生，我們生生世世的，有的時候在人間，有的時候在天上，有的時候在其他的各道裏面，或者是畜生、或者是鬼神等等，三業都清淨了，才能夠把我們人人都有這個本性顯示出來。本性顯示出來，我們就成就聖人了，就佛學來講，他就成佛了。成佛、成聖人，那就不像我們現在普通人，有生老病死、種種的痛苦。成就聖人、成就佛，生老病死這些問題都不存在、沒有了，都解決了。因為本性裏面，沒有這些東西。

本性是什麼呢，我們不要認為講本性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是佛家講本性。研讀儒家的經典，我們知道，儒家照樣的講性，孔子在《論語》裏面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是講性。孔子的大弟子——曾子作的《大學》，開頭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明德就是從自己本性起來的性德。曾子把這個學問，傳給子思，子思就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子作的《中庸》，《大學》、《中庸》就在《禮記》裏面，《禮記》裏面有《大學》篇、有《中庸》篇。子思作《中庸》開頭就講：「天命之謂性」。也是講性。所以，講這個本性，不只是佛家講，儒家也是同樣的講本性。

本性，我們雖然人人都有、本來就有，但是我們凡夫俗子，從生生世世，不了解自己本性，起了無明了，這就迷惑，這個迷情就是無明，有無明才有生老病死。我們學禮，以及學儒家其他的經典，就是要把這個無明、生生世世的這個無明，把它一層一層的去掉，去得乾乾淨淨的，本性顯出來了，那麼我們的生死問題解決了，沒有生老病死，這就是成就聖人了。

那麼怎麼樣的把這個無明，這些個污染的東西去乾淨呢，這裏開頭這三句，「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這是講三業、身口意三業，我們現在都是污染的，把污染的三業，轉變成為清淨的三業。三業一清淨了，我們本有的這個性，就顯示出來。所以開頭這一章，講這個原理、原則，非常重要。這一點，我跟各位說，《禮記》從西漢到後來，到了東漢的時候，才有注解，才有馬融、鄭康成他們的注解。在這以前也有，但是現在就找不出來了。從後漢一直到後來，歷代都有注解，以至於到民國，沒有一家注解，能夠像我們老師——雪廬老人，分析得這麼深入，這麼清楚。所以在這裏，我們了解學禮，就是要學作聖人，學作聖人，開始怎麼學法子呢，就是把身口意三業，由污染的，把它改變為清淨。這個理論雖然不怎麼高深，可是我

們照著這個方法來修的話，人人都是可以修的。這是儒家的學問，好處就在這裏。現在我們就看，一句一句來分析了。

「毋不敬」，上面「曲禮曰」，是《小戴禮》，小戴在傳禮的時候，前面是加上這一句。「毋不敬」，這是正式的經文了。「毋」這個字，外面是個女字，中間加這個一直，是禁止的意思，有些事情不能作的，這叫作毋，毋就是禁止的意思。「敬」這個字，這是一個會意的字。因為中國的文字，造字的方法有六種，其中有一種叫作會意。這個敬字，左邊是個苟字，右邊是個支字。支是什麼呢，寫成篆字的話，上面是一直，在中間加一點，或者是一小橫，下面是個手，手抓著這個東西，好像拿一個木棒，或者什麼東西，它有打擊的意思，這個字讀支，支就是打擊的意思。苟是苟且，作事情隨隨便便的。不准許作事情隨便，作事情不准許苟且。就是用手裏持的東西在警告，不可以隨便，這叫敬字，會意字。「毋不敬」，這是講意業。「毋不敬」，不但你表現的事情出來，我們一個人在起心動念的時候，就要恭敬，敬就是誠的意思，誠心誠意的。

誠這個字，在《中庸》裏面講：「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我們一個人果然有至誠

心，用這個至誠心來看世間的事情，可以預先知。為什麼至誠可以前知呢，因為至誠就能根據這個本性，從本性裏起的作用就是誠心。誠到極處了，那完全是由本性起的作用了。本性起作用，為什麼先知，知道未來的事情。不但知道未來的事情，以前的事情也知道。因為本性、它沒有時間這個假相，沒有空間的假相。

空間、時間，大家學科學，你就知道，我們在這個地球上，一天一夜，根據這個來算出一天的時間，根據天數算出月，十二個月是一年。你要研究一晝夜是怎麼來的呢，那就是我們這個地球對著這個太陽，我們中國面對太陽，就是白天。在美國那邊，我們面對太陽的時候，他們就是背著太陽，因為我們這裏是白天，它就是夜間。反過來講，我們夜間，在那邊它是白天。構成白天跟夜間，就是地球對著太陽這個光線，假設出來的這個假相。時間是假相，空間也是假相。太虛空裏面，沒有這些星球，你計算空間，你怎麼計算法子，所以空間也是假相。本性裏面沒有這些假相，既然沒有這些假相，所以至誠心就是本性起的作用，本性裏面沒有這些假相，它可以知、看到以往的事情，可以知道未來的事情。這是我們學禮、學儒家的經典，最重要的一點。

知道這個道理，我們就好好的學敬字。敬就是至誠心，就是誠心。這個誠字，一般人也不能說一下就能學到了。尤其是在學術界的人、教育界的人，講這個道理，他不見得馬上就能接受。不能馬上接受，他這個誠就學不好；學不好，不能怪他們。我們任何人都是、生生世世的染上迷惑顛倒、那個污染的心，一下子能夠學誠、學敬，那怎麼辦得到。所以儒家的學問好處在這裏，就是先從淺近處，先從人人可以作得到的地方，從這裏開始學。我們學這個敬字，就是自己隨時可以體驗到的。我們待人接物，處處拿這個誠心待人。你所得到的回饋的時候，你就知道了，敬人者，人恆敬之，我們對人恭敬，收回來的、人家報答我們的，也是恭敬我們。這個人人了解，這是相對的，從這個相對上去學。

再說，八月八號那一天，我們臺灣南部發生大水災。大水災這怎麼發生的呢，普通人他不知道，在學術界的、教育界的，你要從這一方面跟他講，就從科學的這一方面分析。這個大水下來以後，沖到山上，山上那個泥土、石頭流下來，那叫土石流。災難是由水把這個土石沖下來，所以把那些村莊、都埋下去了，這個天災是非常嚴重。你研究這個天災怎麼發生的呢，你對待這個高山，你沒有對待它好，

對它不好。山上的花草樹木，山上長的那個原始森林，高山上那原始森林，根長得很深、很堅固的，山上那個石頭也是很穩的。那麼現在我們人類跑到山上，把那些原始的森林破壞掉了，在上面種檳榔，種那些根很淺的那些植物，在山上開闢，在山上建築房屋。你這樣對待高山，高山回報來的時候，大自然反撲過來。你先對待它不好，就是不尊敬它，它報應回來了。這個道理，研究山上水土保持的，這個一講就會懂的。

以這個相對的事情，我們用在人類社會，包括自己個人的修持、一舉一動，自己修身也是如此。修身，我們在家裏，用的什麼東西，你在那裏拿來的，用好了的時候，還要放回原來的地方，然後你再用的時候，你伸手就拿到了，不要再找了。我們果然這樣學的時候，我們日常之中，自己在家裏省了很多很多無用的那些行為。在與家人相處的時候，互相尊重對方，你齊家，一定齊得好。所以就個人、就齊家、在社會上，你辦任何事情，事情你要不辦則已，辦的時候，辦得很徹底，就是敬這樁事情，不能半途而廢。當然有一些事情，後來作得行不通了，當然要改變。改變有改變的程序，也不能夠亂，程序亂了也不行。這個都是敬、都是誠。

由這個人人可以作的，而且你一作的話，就有很好的效果，有作的話，就體驗到效果出來，然後信心就有了。有信心，然後從相對的這個道理，敬人者，人恆敬之，由相對的到了絕對的。到了絕對的時候，那就是至誠了，本性就出現了，所以「毋不敬」。我們這樣研究的時候，開始學，你只要很虛心的、沒有成見，很虛心的、開始這樣學，從淺近的、相對的、人人可以學的，我們就試試看。一試就好，有好的回饋了，有好的效果了，然後愈學愈有信心，這樣就從相對的，走上絕對的，這是儒家的學術。

「儼若思」。「儼」這個字是形聲字，左邊是個人字，右邊是個嚴字。人是一個人的形狀，嚴是個聲音。形聲字，古人造字，你看這個字，你就知道讀什麼音，所以叫儼。「儼若思」，這個人非常莊嚴的，這個嚴字，雖然它是標這個音，是個聲音，聲音之中它還有含意，是莊嚴、莊重。一個人他的身體，莊嚴得就好像在那裏思考一樁事情。我們自己可以試驗試驗看，我們在思想、思考某種事情的時候，不知不覺，身體一動也不動，安安靜靜的，或者是坐在那裏，這個古人注解是坐在那裏，站在那裏也是一樣，身體很莊重，就像在那裏思考某一件事情，那個一樣的，這是

講身。我們人的身，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都要這樣莊重。身體一莊重的話，表示這個人的身分，他不像那些行為隨隨便便的，作很多壞事；作很多壞事就是身體不能端正、斜的；「儼若思」就是身體要莊重。身體莊重的時候，他才不受污染。小人或者黑道人，自然就沒辦法跟你接近了。

「儼」字是個形聲字，人字邊右邊是一個嚴字。這個儼字根據鄭康成的注解，叫作矜莊的意思。矜莊，矜是矜持，莊是莊嚴、莊重。「儼若思」，根據鄭康成的注解，就好像個人坐在那裏，在那裏思考一樁事情，鄭康成雖然講坐，實際上站在那裏也是一樣，在那裏思考一樁事情，身體一定是端正、莊嚴的，不左右偏斜的。我們學禮，人的身分就要像人的身分，你走路有走路的，身體是怎麼樣的姿勢；坐在那裏有坐在那裏的姿勢；站有站的姿勢；甚至於睡眠的時候，也有睡的姿勢；這都是莊重。

我們作事情，一個人都是由身體表現出來的。以這個身體的莊重，表現出來、所作的事情，都是端正，不偏不斜。偏斜是什麼呢，或是待人不平等，斜呢，作那些傷害別人的事情。由身體的端正，含的意思，我們作任何事情，都是正直無私，

這就是「儼若思」，由身體表現一切的行為，都是正直無私，這個人他的身業，就是身體的行為，就能夠由污染的、自私的，轉變成為不自私的，轉變為清淨的身業。

第三句是「安定辭」。「辭」是言辭、說的話。說話的時候，要安定。我們普通沒有學過禮的人，或者沒有學過儒經、其他經典的人，我們說話要學安定，不容易。一般人的言語，說出來沒有章法，東一句、西一句，沒有前後次序，就亂說。亂說，這是談不上安，話說出來，或者是話說了一大堆，人家還不知道你說的什麼意思，你說的話重點在那裏，人家抓不住要點，談不上安。不安是由於那裏來，心裏沒有定。你要想這個安，心裏要有定工夫。怎麼是定呢，我們在世間待人接物，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言語就是代表一個人心裏所做的事情，言為心聲。言語既是代表心裏的意思，心裏要能夠定。

心裏怎麼定呢，我們作人有作人之道，作人之道是什麼，在家裏父慈子孝，父母講究慈，兒女講究孝道，夫婦互相尊敬，相敬如賓，兄弟互相友愛。在外面到社會上，平等的關係是朋友，講究信用；上下的關係，古時候講君臣，現在機關裏有機關首長，有機關裏的員工，上下關係；上下關係，上對下也要尊重下面的人，機

關首長也要尊重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對待機關首長就要忠，忠於機關首長，就是忠於機關裏所有的事情，古時候講君敬臣忠。這是五倫，各有各的、應作的、正當的這種行為，守住這種行為，就是作人之道，心裏就有定工夫，作人的一個準則，心裏有這個五倫、作人的準則，他就定了，然後發出言語出來，就能有次序，不會亂講，說出來的話，有前後，那裏在前面講，那裏在後面講。同樣一句話，在什麼時候該講，什麼時候不該講，這都是安。言語要安的話，心裏在作人之道有一個定的、作人的準則在那裏，這叫「安定辭」。言語上不說話則已，說出話來，就是那樣安定。怎麼樣才能安定，我們學的時候，自己不能夠一下就學得好。

剛才簡單的說，我們守住五倫的作人之道，大致的可以從這上面開始學。再，我們就根據孔夫子的話。孔夫子告訴我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吉人是吉祥如意的吉人，逢凶化吉的那個吉人。吉人，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他沒有什麼危險。一切事情對他來講，一切環境對他來講，都是吉祥的。怎麼樣才是吉祥呢，注意言語。吉人之辭寡，寡就是少說話，不是不說話，但是要少說。不說則已，說出話來，對自己、對他人都有好處。言語發出來，對人、對自己都有好處，

這就是吉人。我們知道有很多時候，禍從口出，很多災禍，都從口裏說出這個言辭，招來人家的怨恨，這就是招禍的。吉人他的言辭說出來，不會招禍，要點就是要寡。寡是什麼呢，就是不要說那些無用的話。說出來的話都是好的，對人也好，對自己也好；這是孔夫子教我們學「安定辭」。

相對的來講，躁人之辭多；躁人，浮躁的人，他心裏絕對不會定的，心裏不定。他見著人，話是特別多，你只聽他說話，他沒有讓你說話，沒有給你說話的機會，這種人叫躁人。這種人說話，從好處來講，他儘管發表自己的意思。雖然這意思對人無害，但是叫聽話的人，聽得昏昏欲睡，叫聽的人聽得很疲勞，這也不好。再說，言多必失，言辭一多，一定有說出那些話，叫人家受不了；或者這話說得不是時候，不是那個時候，把那話說出來，就會招來災禍。

孔夫子教我們講：「躁人之辭多」，我們不要學這躁人。自己在言語上面，要學吉人。言語一多的時候，必然是有得罪人的地方，或者不是得罪個人，就對於社會人羣有傷害。現在，我們大家看看，這些公眾人物，尤其那些，很難說了，那些話說出來都是叫人家、壞人家心術的人、那種言語，把人引導走上邪路上去，這都是

躁人。我們學孔夫子提示的，要學吉人，言辭要寡，正當的言語才說，不正當的言語不要說。說多了，辭多了，一方面是叫人家受害，一方面自己話說多了傷氣，大家講究衛生，講究自己保養的話，也要注意，話說多了，傷自己的元氣。「安定辭」這個言辭才是清淨無染，才是吉人。吉人事事都是吉祥如意的，他才能夠把這個口業，轉成清淨的業。

這樣學，「毋不敬」，意識清淨；「儼若思」，身心，身體所表現的行為清淨；「安定辭」是言語要清淨。我們學言語清淨，除了剛才跟各位介紹孔子講：「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再具體的來說，我們今日之下，跟人家說話，多多引用儒家的經典，引用聖人的言語，學佛的人引用佛、釋迦牟尼佛的言語。我們學儒跟學佛一樣，孔子的言語、釋迦牟尼佛的言語，我們多引用，我們這個口業，自然就安定了，就清淨了，這是最切實、可行的一個修持方法。

千萬不要學那些大眾傳播媒體那些言語。我們自己這樣學，我們家裏的小孩，也要教他這樣學。當老師的教學生，也要提示學生這樣學，照《禮記》這樣學。學生在今日之下，當然不好教，不一定就聽老師的話，但是你把這個道理，分析得

很清楚，用至誠心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自自然然的，有學生他會聽從、他會相信的。家裏的子弟，你好好用慢慢的誘導，他也會學。

雖然在經典裏面講「安民哉」，是講那些國君、天子要學的。我們普通人也照樣的要學，自己學道固然要學，自己在世間辦事情、待人接物，要想撤除一切障礙，也要這樣學，學道就要從這上面學，學三業清淨。我們教育自己的兒女，教育自己的學生，甚至於對於跟我們有來往的，凡是與我們來往，都是有緣的人；家庭裏面當然是更有緣；社會上，凡是我們接觸過的人，同行的、同業的、同學的、同事的，甚至於同坐一條船，同乘一個飛機的，這都是有緣的人；我們有機會，都能夠把聖人的這個道理，向他介紹。

我們學道就是這樣學法子，這就是安民。安民，廣泛的來講，你自己這樣學，凡是跟你有緣的人，甚至於只有一面之緣的人，只要跟你一接觸，就使他能夠得到安，得到安然。安民，天子安天下人，諸侯、就是國君，安他一國之人。我們學道的人，就跟那天子一樣，要安天下人。在今日之下，我們要使天下，就是世界，世界人都能夠和平相處，古時講天下太平，現在人講世界和平，我們學道的人自己這

樣作，也要把這種學問，推廣到我們一切有緣的人，你就能夠使得天下太平，也使得世界和平，真正的道理就在此。

沒有像《禮記》這樣學的話，只講求世界和平，你和平，各人有各人利益的打算，世界怎麼會和平。必須要這樣學，起心動念，身體所表現一切的行為，口裏所說的言語，都是為天下人。在今日之下，你就是天子。不但是天子，你就是代替孔夫子說話，代替釋迦牟尼佛說話。那樣子才能夠真正的得到世界和平，這就是「安民哉」。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這四句話，「敖」是傲慢，「欲」是貪欲、欲望，「志」是存在心裏面那個志向，「樂」，一切樂的事情、歡樂的事情。

先看第一句。「敖」這個字，楷書是這個寫法，原來這個字，整個是兩個字構成的，上面是個出字，下面是一個放字。出字到了隸書（漢朝有隸書），把出字改成一個士字，士字下面是個方字，在右邊是一個支字。支字在篆字、篆體，支就跟方這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放字。所以這個敖字就是出放的意思，出放就是到外面去，放蕩，走出家裏到外面放蕩，那叫敖遊的意思。這裏的敖，讀傲。敖是傲慢，一個人在外面放蕩，沒有拘束，不守一切的禮，不守規矩、放蕩不羈，這叫傲慢。

「敖不可長」，傲慢心為什麼講不可長呢，學佛的人知道，任何眾生，我們就講人道的眾生，無論是那一個人，都有貪瞋癡慢疑，貪瞋癡慢疑都是根本煩惱，敖就是傲慢。傲慢是人人都有的根本煩惱，要成佛，儒家講要成就聖人，這個傲慢心必得把它破除得乾乾淨淨的，這一種煩惱，傲慢的煩惱去乾淨了，他的本性、屬於

這一方面的本性，才能夠顯出來。但是要了解，既然這個傲慢，我們人人都本有的，要一下子就能夠把它破除乾淨的話，那是什麼人物，我們普通人辦不到的，所以在這裏講「敖不可長」。開始先將傲慢心，不能讓它再繼續增長了。

不學禮的人，也就是不學儒家經典的人，他自己在增長，自己也不知道，一天一天在增長。古時候讀聖賢書，他還可以知道控制住，不讓它增長，現在人不講究讀聖賢書了，現在就是講的學社會科學、學自然科學，這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真正講起來，講到本意上面，它跟古代的聖人是相合的。

可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都是崇拜外來的。外來都是講功利思想、功利主義，它就跟我們古代聖賢的教育相反。所以不學儒家經典、不學佛，在這裏講不學禮，他這個傲慢心在那一天一天增長，增長到後來，那還用說嗎，災難一天一天增加。傲慢心說出話來，得罪了人，結果人家來報復了，自己還不知道，我對他沒有什麼不好，他怎麼對我不好。不懂，自己說出話來，說出傲慢的這個話，作出傲慢的行為出來，讓人家受不了，人家回報過來，自己還不知道，這是現代人。

我們學道的人，在這講學禮，知道這個利害，也知道這個根本煩惱，不能一下

就能夠斷除乾淨。聖人他知道，從淺處、人人可以作得到的，開始來學，這叫不可長。原有的這個傲慢心，一下去不了沒關係，先從我們這一生，傲慢心一起來，馬上就把它控制住，不讓它再繼續發展，這叫不可長。

就佛家來講，佛家要斷除煩惱，也不是一下就斷除，先要伏得住，把這個煩惱、能把它降伏下去，煩惱又叫作惑。「敖不可長」，就是伏惑，把這個煩惱、這些惑，先把它降伏住，讓它不要再發展了，這就是伏惑。我們修道就要從伏惑開始。念佛的人，為什麼講一心不亂呢，念佛念得一心不亂，那就不得了，一心不亂就是斷煩惱。在今日之下，那個念佛的人，一念佛煩惱就斷除，辦不到。伏惑就行，貪瞋癡慢疑這些惑，能夠不讓它起現行、伏得住，平時能夠伏得住，到臨命終的時候，就沒有什麼障礙，就能夠帶業往生。

帶業往生，煩惱沒有斷除，帶著煩惱所造的這個業，那個人能夠在世間把無始劫以來這個業能夠消得掉，消不掉的，叫帶業往生。帶業往生，最低限度，你在平常不能僥倖的想，在臨命終的時候，希望阿彌陀佛來接引，必須平時能夠伏得住這些煩惱。這裏講「敖不可長」，就是傲慢的煩惱，你能夠伏得住，這就是修道。果

然伏得住傲慢心，修道的人來講，他就能夠由伏惑而能斷惑，學普通法門的人，他能斷惑，學念佛法門的人，他可以到極樂世界去斷惑，還是要斷。就在沒有斷惑之前，只要能夠伏得住惑，伏得住這個傲慢心。

我們大家自己試驗試驗看看，我們不要拿這個傲慢心待人，研究學問也不可以有傲慢心，我們要謙虛。聖人講的話，我們都不懂、不通，不通就好好的、謙虛的來研究，多看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還不能了解，那就以經注經，這部經看不明白，我拿另外的一部經，來對照的研究，這樣虛心的來研究。我們老師、雪廬老人他講經，講佛經、講儒家的經典，就是這個辦法，注解經典也是這個辦法，這就不以傲慢心來講經、來注解經典。待人也更是如此，我們跟人家說話，多聽取人家的意見，不要自己存著成見。孔夫子是聖人了，他還要跟那個小孩子學，比如說跟項橐學，跟師襄學音樂，問禮於老聃，這些人都還沒有到聖人地位，孔子都要向他們學，證明孔子那個傲慢心完全沒有了。

了解聖人這個境界，我們開始把傲慢心壓下去，謙虛的對待人，人家也自然的不敢以傲慢心待你，所到之處，大家都是謙虛，在世間上你沒有任何障礙。修道方

面，就是道業一天一天的進步。「教不可長」這句話，我們老師講解的時候，就是這個講法。這講法，你看看，我們今日之下，用得廣泛得很，就拿這個用在世間上面，你在世間沒有任何一個冤親債主。過去的冤親債主，現在把這個業、這個煩惱壓伏下去，過去的它不起現行，你在世間一切平安無事，平安就是福。就在平安無事之中，我們的道業一天一天進步。再以這個道理，來勸告一切有緣的人，你就是君子儒。君子儒是自己修行來教化別人，就佛法來講，你就是行菩薩道。

「欲不可從」。欲是欲望，這個欲望也是我們任何人與生俱來的。所謂與生俱來的，就是我們這一生，以及在這一生以前，就有這個欲、欲望。既是在我們這一生以前就有欲望，所以從這一生開始，固然這個欲望就有了，在這以前的還有以前，多生多世以前就有這個欲望。我們要成為聖人，這個欲望也要斷除，不斷除，成聖人那是沒有希望的。斷除，也跟教是一樣的，不能夠說斷除就斷除，沒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在這裏講，既然知道這個欲望是與生俱來的，而且也不能說斷除就斷除。我們開始用工夫的時候，就不要使這個欲望放縱，這個從讀縱。放縱是什麼呢，我們人人生生世世就有這個欲望。到這一生來，這個欲望是再繼續增加。再繼續怎

麼個增加法呢，這種習氣不必學習，自然而然的、自我在那裏增長，增長就是放縱，自己放縱，放縱就是把與生俱來的這個欲望再增加、繼續增加。這種繼續增加的結果，自己控制不了，就造成種種的後患。所以鄭康成的注解說，傲慢也好、欲望也好，如果不能把它控制住，讓它繼續增加的話，自己招來禍患，這種禍患是無窮的。

「志不可滿」，志是一個人的志，自己不能夠感覺有滿足，不能滿足。一滿足的時候，就不能夠再進步了。比如說我們在世間辦事情，辦一件事情辦好了，覺得是不錯了，感覺得很滿足、很滿意了，實際上，好了還要求其好。

就拿作慈善事業來講，你今天幫助人家、救濟人家，作了一樁事情，你不能說，我作了一樁好事情，夠了，這個不足的，這種救濟人家的事情，不能夠滿足。天下需要人救濟的那些人太多了，這是指一樁的事情。除了救濟事情以外，我們作任何事情，當然這個指的都是對於他人、對於社會、對於國家，都是有好的這一方面，作了這些事情不要感覺滿足，好上還要加好，好事情作完也是沒有止境，不可以滿。

再講求學這一方面，我們學著在世間辦事情，辦事有辦事的方法，無論古時候、現代，你要辦事，不求學怎麼行呢，求學你要懂得學問之道，它就教我們辦事情這

些方法，沒有學問怎麼辦事。

用在修道這一方面，修道就是學著作為聖人。不懂得修道的方法，不懂得修道的這個原理，那怎麼修法子呢。所以要懂得學作聖人，要知道學作聖人，它這個道理在那裏，然後用工夫來學習，怎麼樣的去學習，這是學習的方法，這就是學問。因此我們求學，不能夠感覺自己滿足了。

我們現在在學校裏面讀書，小學、中學、大學有畢業的時候，那只是學問的一個階段，求學的一個階段而已，真正說起來，辦事情的學問，學道的學問，都是要終身學習。過去，一般人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話就是，「活到老，學到老」。一個人活到老的話，就要學到老，所以求學無止境，千萬不可以滿足。「志不可滿」，辦事情的這個志向、求學的、學道的這個志向，不可以滿。

「樂不可極」，樂是娛樂的事情。娛樂的事情不可以極，極就是樂到盡處。怎麼樂到極呢，我們拿現代人，白天娛樂，這個樂是講的吃喝玩樂這些事情，白天還不夠，夜間要通宵達旦的在那裏娛樂，這叫作極，樂到極處了。這種樂就是狂歡，通宵的狂歡。一般人現在認為，整夜的在那裏，叫作狂歡之夜，這狂歡之夜是招禍

的、招來災禍的。

這四種，傲慢不可以增長；欲望也不可以放縱；志，求學、辦事不可以滿足；娛樂的事情，不可極。

愛好娛樂，這也是與生俱來。所以儒家的學問，它了解我們人多生多世以來這個習氣，要教人家不要娛樂，樂也是一種煩惱。〈中庸〉裏面講，就是子思子作的〈中庸〉，喜怒哀樂沒有發出來的時候，叫作中，喜怒哀樂發出來的時候，要把它節制起來，要有個節制，不能夠讓它繼續在那裏發展。如果要繼續發展的話，喜怒哀樂都是煩惱，這煩惱自己控制不住，別說修道是談不上，就是在世間辦事，也辦不成。〈中庸〉裏面講：「發而皆中節」，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可以再增加，這裏講「樂不可極」，就是那個意思，不能太過分。

為什麼不能過分呢，我們知道貪圖這個樂是一種煩惱，也是我們人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習氣，意思是說，不能夠說斷就斷，斷不了的。能夠斷，但是決不是短時期，你說斷就斷，沒有一個人有這種工夫。所以儒家的學術，好處在這裏，就是教我們先從能夠作的，從這開始用工夫，你只要能夠「樂不可極」就好。

人人都有正常的工作，在正常的工作之後，你不能不吃飯、不睡覺就去娛樂，這也不對。夜間該休息，睡眠就是要睡眠，不可以像現代人那種狂歡之夜，夜間也不睡眠，在那裏娛樂，賭博、飲酒、羣眾聚會在那裏，都是娛樂，唱歌、跳舞，在夜間這樣，這都是樂到極處了。「樂不可極」，就是正常的工作就要工作，正常的吃飯就是吃飯，你不能說我要娛樂，飯現在不要吃。夜間睡眠的時候，該睡眠就是睡眠的時候，這就是「樂不可極」。

假使這四句話都作不到的話，讓這傲慢心繼續增長；欲望也繼續放縱；求學、辦事的志，感覺滿足了，就自己滿足了；樂呢，盡量的娛樂，這四種。還有，「志不可滿」，研究研究這個心理，它與傲慢有些關係，凡是傲慢心重的人，他自己知道一點點，就覺得夠了，藐視一切，不要再學了。鄭康成的注解，有這四種，傲慢心、欲望、滿志、樂到極處，都是自己替自己招來很多的災難、禍患，他舉出歷史上的例子。

歷史上的例子很多，最顯著的，夏朝的夏桀王，殷朝的殷紂王，鄭康成就舉這兩個人作例子。他說，桀紂所以自禍也。禹王是聖人，接受舜帝禪讓天下，讓給他

的。禹王自己那麼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那種大公無私，聖人才能作得到，所以他能夠接受舜帝把天下禪讓給他。舜帝知道這樣的聖人可以治天下，所以把天下交給他。禹王傳到後來，傳到最後的是到夏桀王了，在歷史裏面講，桀王就是狂歡達旦的在那裏，不作正當的事情。你是天子，你就要治理天下，把天下人要放在自己心裏，怎麼樣為天下人辦事情，怎麼樣為天下人謀求福利。他不是這樣，他是寵愛自己的妃子，對待朝廷的臣子、天下人，暴虐無道的對待一切人，所以他亡了國。亡國原因就是傲慢，欲望，自己要滿足自己的欲望，無窮的。他自己那樣作，一切都滿足了，覺得自己就代表一切，聖人的學問不足以來學習。樂，那不必說了，那是樂到極處了，所以他把禹王得來這個天下，把它斷送掉，作了亡國之君。亡國之君就是這四句話，《禮記》講「敖不可長」，他偏偏要長，「欲不可從」，他放縱得比天下任何人都要放縱得更多，所以亡了國。

再講到殷紂王，殷紂王寵愛他的妃——妲己，也是這四句話，不能遵照聖人所講這四句話來實行，反而背道而馳，結果亡了國。殷紂王，開國的時候，成湯王也是聖人，在夏桀王那樣暴虐無道的時候，成湯王出來弔民伐罪，不是聖人，這是辦不

到的。成湯王這個聖人，他建立殷商的天下，到了殷紂王把天下斷送掉了。這一種禍患，自己造成的。

這四條，我們講〈曲禮〉，跟上面那一章合起來說，學《禮記》，是一個原理，學《禮記》所講的禮，禮有形式的、有原理的，形式上這個禮，時代的不同，它有改變的。禮的原則、它的原理，不論在什麼時代，不能改變。比如說，前面講「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是三業，身、口、意三業清淨。在古時候學聖人要三業清淨，我們現在要學聖人，你說我們這個時代不同，不必講三業清淨，那就是邪說。我們在這個時代，雖然天下人三業都不清淨，我們要學聖人的話，我們三業要清淨。

不但現在，到未來的時候，我們現在看，整個世界的人，都與三業清淨背道而馳，不好。但是未來，按照現在這個趨勢，未來還要不好。怎麼說呢？我學人的老師——雪廬老人，在幾十年之前講《禮記》時，他就說了，時代不好，兒女不聽父母的話，一般身、口、意都是不清淨的，造口業、罵人的話常常有，他老人家講這不好，這個時代不好，他說將來還有更不好的時候。那時候，他老人家講著講著，就說我不看新聞報導，不看報紙，就知道明天、後天的事情。他說，怎麼知道呢，少

不了，到明天或者後天，有些小偷、有些搶奪的事情。那時候，雪廬老人就感覺得不好，那個時代不好。但是叫他老人家要活到現在，看看現在，那又不知作何感想。現在看看，不但有惡口罵人，那個時候惡口罵人不是人人這樣，現在你看惡口罵人的，遍處都是。不但有搶奪的事情，那一天沒有強盜，不但有強盜，那些詐騙集團、那個時候沒有的，現在詐騙集團的話，多麼厲害。兒女不聽父母的話，不但不聽父母的話，殺父、殺母的都有了，父母殺兒女也有了。雪廬老人現在雖然是在極樂世界，在常寂光中，看到這些事情，也不知道作何感想。

現在是這樣，我們也可以想到未來比這還要厲害。雖然未來比現在還要不好，大家不學道則已，要想學道的話，要想成就聖人。成就聖人是為的什麼呢，為的就是把世間這些災難，通通取消掉。災難最嚴重的就是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這種災難不是世間其他的學問可以解決。要解決生老病死的話，我們就得要學儒家經典，《禮記》是儒家經典的其中之一。

再呢，就要學佛、佛法，學佛要成佛，學儒就要學成聖人。成佛、成聖人就是解決生死問題。所以我們無論在什麼時代，也不論時代惡化到什麼程度，要想解決

個人的生老病死問題，同時也想幫助他人解決生老病死問題，那我們就要學道。學道就是不論在什麼時候，我們就要照著〈曲禮〉所講的這兩章，我們要照著好好的、老老實實的照這個經來學習。愈是在時代惡化到不可以再惡化的時候，惡到極處了，我們愈是要照聖人所講的這個道理，我們要學習。學禮、學道，這兩章是原則，也是原理，過去、現在、未來都要這樣學。

儒經選讀講記(三) 【禮記選講】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我們先把經文的文字要看明白。「賢者狎而敬之」，什麼是賢者呢？像孔夫子的那些弟子都是賢者，還沒有到聖人的地位，叫賢人，賢者就是賢人。成為賢人要有品德，要有學問，有很高尚的品德，有豐富的學問，這叫賢者。聖人的品德，那不必說，圓滿了，學問也是無所不知。賢人呢，沒到聖人這個境界，但是他在學習聖人，必須要具備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好的學問，這才是稱為「賢者」。賢者，要親近他，「狎」是要親近賢者，只親近不夠，要恭敬他。既親近又恭敬，就是見賢思齊焉，就要學習賢者。

賢人，他有道德、有學問。學問愈多，愈知道辦事的方法；學問愈豐富，對於修道才能夠走上正道，知道怎麼個修；所以道德、學問這兩者都要來求、來學習。我們求學，要求學問，為的是要辦事情，為的是要修道。遇到有好的學問，有很高

尚品德的賢人，我們就要親近他，狎就是要親近他。親近是不夠的，必須要尊敬他，才能跟他學，跟他學才能學得好。

「畏而愛之」，「畏而愛之」還是對於這個賢者來講的。我們遇到這樣的賢人，我們既是要親近他，又要尊敬他。但為什麼要畏呢，畏也是敬而畏之，在尊敬之中就感受賢者，他有一種威德。有種威德，我們跟他親近的時候，自己的言語、行為都知道應該約束自己，不敢放縱，所以叫「畏」。

我們自己可以體驗，現在雖然遇到賢人很少，但是我們到孔廟，見到孔夫子的像，以及見到孔夫子的這些大弟子，我們自自然然肅然起敬，心裏也不敢亂想，也不敢亂說話，絕對不敢學現在那些在電視娛樂節目的人，說壞人心術的那些言語，我們見著孔聖人、孔聖人的弟子、這些聖賢，我們自自然然的要肅然起敬，所以叫畏。只是畏不夠，「畏而愛之」，愛就是時時刻刻想來親近他，跟他見一次面，就感覺到很舒服。跟聖賢見面，你到孔廟裏面，雖然孔夫子以及孔夫子那些弟子們，沒有直接的跟他求教，他們也沒有跟我們說，但是見著聖賢的像，我們就得到很多聖賢的教育，這叫「愛之」，多見一次，就多得一次聖人的教育，這就是「畏而愛

之」。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對於賢人，及沒到賢人這個地位的時候，一般講正人君子，我們對他是「畏而愛之」，跟他親近的時候，覺得有見賢思齊的這種益處，我們對他發生敬愛的這種心理。雖然如此，但是要知道，「愛而知其惡」。因為賢人他還沒到聖人的地位，還免不了有一些過失。怎麼說呢？成了聖人，前面講的身、口、意三業是完全清淨了。不但「教不可長」，教已經沒有了；「欲不可從」，欲也沒有了；「志不可滿」，他的學問、道德都滿足了，他這是真正的滿足了，學到究竟地步了，不是一般人講，學了一點點就滿，聖人真正是道德、學問圓滿了；「樂不可極」，這個樂不是一般人的樂，一般人的樂，聖人沒有，那是煩惱，聖人通通都沒有那種，像我們現在普通人追求那種樂，聖人沒有。

但是沒到聖人地位，賢人還不圓滿的時候；既不圓滿，他有時還有一些過失，不具足，這叫作「惡」。就拿佛法對照著來研究，佛法到了成佛的地位，那是一切無明、煩惱都不存在了。沒到成佛的地位，有枝末無明就是貪、瞋、癡、慢、疑、邪知邪見，還有根本無明。這些東西賢者已經破除一部分，沒有完全破除，還有一

些無明存在，就不能說沒有惡，還有。至於不是賢人這個境界，普通一般的正人君子，距離賢人的地位又很遠，當然這個過失更多。我們在這個世間，聖人遇不到了，像孔子那些大弟子，我們現在也遇不到了，只要遇到這人，他是個正人君子，他肯學聖賢，遇到這樣的人，我們對他就是「愛」，就要跟他親近。雖然是跟他親近的時候，要知道他還有道德、學問不足的地方，他辦事也好、待人接物還有一些過失，這就是惡，我們要知道。

雖然愛，但要知道他有惡的事情，我們不能說是愛護一個人，他什麼都好，愛護那個人就把他當作聖人看，有惡的這一方面事情，我也看不見，這就是不對了，所以「愛而知其惡」，他有惡的事情，我們也知道。知道幹什麼呢，是非善惡分得清楚，我們見賢思齊，我們要學他好的地方；他惡的事情，我們不要跟他學。惡的事情不跟他學，而且還要警惕自己，這是「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這是從反面來講，尤其我們現在生在這個時代，那些不是正人君子，更不是賢人，我們那一天都要跟這些人接觸，跟這些人接觸，怎麼辦呢，這些人看起來很憎惡的，是我們所憎惡的。憎惡是憎惡，也要知道他有好的的一面，

他有時候也作一些與人有利益的善事情。再惡劣的人，我們現在雖然跟這些惡人來往，你在機關裏辦事，在民間事業的團體裏面辦事情，遇到這些、你所憎惡的人很多，你又不不能不跟他共事，也不能不跟他相處，這個怎麼辦呢，要知道他有善的一面。

這個原理在那裏呢？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是聖人，我們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是什麼原理呢。堯舜聖人他是由天命之謂性，他有本性。本性是人人都有，本來就有這個性。堯舜成就聖人，就憑著他的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成為堯舜。我們現在也有本性，我們只要按照儒家經典告訴我們怎麼學習，我們就憑自己這個本性，就能學成為堯舜。既是人人皆可以成為堯舜，那就說明人人都有成就聖人的這個本性。

這個本性，我們普通人有、賢人有、聖人有、惡人也有，罪大惡極的人他也有。既然罪大惡極的人有這個本性，我們雖然憎惡他，對他很厭惡。但是我們要問自己，我們現在知道要學道、要學聖人，學聖人首先要明瞭，人人都有這個本性，我自己有這個本性，我所憎惡的人，他也有本性。他既是有本性的時候，現在雖然造了很

多罪惡的事情、犯罪，起心動念都是來損害人家，但是他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我們跟他相處，雖然憎惡他，而知其善，也要了解他有良心發現的時候，他也有善性。因此我們跟這些人相處，我們從善的這一方面，跟他來往，他怎麼樣的惡意待人，我還是以善意來待他。

我們學道的人，一方面自己學道，一方面也要把這道理來弘揚出去，希望人人也學。因此跟這些憎惡的人相處，我們就拿善意來對待他，希望他也能夠一天一天的改善。這個有理論、有事實作依據。

過去雪廬老人講的時候，就曾經舉這個例子，我們讀歷史知道，三國時候曹操這個人，你不能說他是一個善人吧。在後漢的時候，他逼迫了後漢的皇帝，一步一步的陷害皇家、皇帝、皇宮裏的妃子，一直到後來由他的兒子曹丕篡位。所以曹操這個人，一般都知道他是個奸雄、是個惡人。雖然是惡人，作了很多罪惡的事情，但是他也作了一些好事情。比如說，在當時，有一個蔡邕、一般講蔡中郎，又叫蔡伯喈。蔡邕的女兒叫作蔡文姬，蔡文姬的名字叫蔡琰。蔡琰在那個時候，國內亂，外族也侵略過來了。蔡琰她在兵荒馬亂之中，被匈奴俘虜過去了，在匈奴那裏一待

就是十二年。到後來，曹操就拿了很多金錢，還有寶物，向匈奴把蔡文姬贖回來，這是一樁好事情。雪廬老人舉這個例子，像曹操這樣的惡人，他也曾經作過好事情，可見得我們世間一般的惡人，還不至於到曹操那種地步，因此有的時候，他會作些善事出來。

這裏我們要了解，「憎而知其善」，我們是個學道的人，既然在這個社會上，遇到可愛護的人，要知道他有過失、有惡的地方；與憎惡的人相處，我們也了解，他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也可以作出善事出來。這樣的話，我們在這個時代，跟任何人相處，我們自己就不會有什麼煩惱。善惡是非分得清楚，分清楚的時候，我們學好學善，不要學惡。惡的事情拿來自己警惕自己，不能跟他學；好的事情，我們要見賢思齊。這是我們學道的人，能夠這樣學，我們才談得上把道學得好。如果一個學道的人，遇到一個愛護的人，什麼都好。遇到憎惡的人，什麼都不好，自己成見太深，也就是非不分、善惡不分，學道就學不好。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積」是對於自己的理財方面。我們人在這個世間，生活所需當然要有財物。普通人在這個社會上，你照樣有一分職業。或者是在公家

作事情，或者是作生意，作農、作工商，都是理財，理財這個財叫「積」。不能夠希望跟現在一樣中彩券，買一張彩券，一下就中好幾億。或者是作投機的生意，一筆生意就賺了幾十億，我們學道的人不能夠這樣想。就是平時憑著自己的工作，憑著自己正當生意經營的方法，一點一點積起來，這個財產慢慢的積起來。積這個財產，夠自己的生活所需，夠自己家裏的人生活所需，就可以了。

有多餘的，比如說，你在公家作事，先作小職員，然後位子高了、提高了。作官呢，先作小官，然後官職到後來高了，待遇也增加了。你作生意，正當的將本求利，日積月累的，財產也多起來了。多起來這個財產，你要知道「能散」，要散出去，不散出去就有禍患。比如說，現在中彩券的，一般中彩券都不敢講，一講出來，人家搶他的，什麼倒楣的事情就來了，所以要散出去。就算是作生意的，那些財團董事長，他賺錢賺得太多了，他也要散，知道這個道理的話，他趕快要散出去。他要救濟，把這個錢來支持慈善事業，支持聖人的教育，這都是散出去的方法。

錢財古時候叫作錢幣。錢幣在古時候有一個字，叫作泉，錢幣古時候就叫作泉字。那個泉字，現在這個寫法，上面一個白字，下面是個水字，這個字是楷書，是

從隸字、隸書來的。原來這個字是象形字。象形字是什麼呢，上面是一個圓圓的，好像石頭、岩石，下面是一個泉水。意思這個泉字，泉字我們現在講礦泉水，它的意思就是在石頭的石縫裏面，流出來這個水，這叫泉水。為什麼錢幣叫作泉字呢，錢幣既是這個泉，泉水這個泉字的話，它就是有兩個字，叫泉布。泉這個字就叫作泉布，也叫泉幣，泉幣還不大容易懂，叫泉布更好懂。

泉布是什麼呢，山泉這個水流出來的時候，它流到四方去，分開來，分給大眾。這樣分開來之後，這個泉分開來，泉布指的就是錢幣。財物就像泉布一樣，分散開來的時候，就利益大眾，這是好處。對於自己有什麼利益呢，自己也有利益，這個水如果是流出來，不分散出去，不分布到各地方去。讓這個水儲積在這裏，久而久之，水就漫了。水一漫的時候，就像大雨下下來，就像現在山上堰塞湖，堰塞湖水滿了再不放出去，它就崩潰，崩潰就是氾濫成災，再延伸的意思講，大雨、暴雨下下來，使堰塞湖一潰堤，發生土石流、發生山崩。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到臺灣南部這些地方，發生山崩，造成大水災，道理就是這樣。水聚集在那裏，平時不把它分散開來，就帶來這麼多的災難，這還是就自然界的這種狀況來講。

經文多少都是用這些事情來比喻人事，用在人事方面，我們人的財產儲蓄多了，那個問題很大。自己在世的時候，深怕有人來搶奪他，來綁票，綁不了他本人，綁他的兒子、孫子、家屬。或是用其他的方法，來詐騙他。所以一個人在世間，財愈多，恐懼心也很深刻。就是在世沒有遭遇這些恐懼，一死之後，他的兒女、兒孫爭奪財產，他所遺留下來龐大的財富，造成他的子孫互相鬥爭，你看看，這是好事情嗎。所以要懂得這個道理，「積而能散」，隨時多餘的錢，隨時就要散出去。作了很多善事，自己也好。

修道的人必須要了解這個道理，不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那個心就在財產上面，心在財產上面，那裏還能修道呢。孔夫子的大弟子、子貢很會作生意，孔子就不贊成。為什麼不贊成呢，他說：「賜不受命」，什麼叫受命？人到世間來，有多少財產，財產是來維持生活的，在公家辦事情，要吃多少的薪俸，作生意賺多少錢，都有命的。孔子說，子貢喜歡作生意，他不受這個命運，孔子不贊成。雖然作生意，但是子貢好，他億則屢中，他一學道的時候，心又放回到上面來，孔子認為他這還可以。但是我們普通人，沒有像子貢那樣修養，我們如果說是心思放在財產上面，

那就談不上修道了。所以這一句話，「積而能散」就普通人來講，它是避免那些禍患的。就我們修道的人來講，「積而能散」，我們才能夠心在道上，才是學道的人，才能夠保持道學得好。

「安安而能遷」，安安這兩個字，上面這個「安」字，部首是個宀，宀好像是一個建築物，在這個裏面是個女字，就是很安靜的在家裏，這叫安，安定的意思。下面這個安，就環境上面，一切都好。我們人住在這個環境裏面，身體感覺得很安；上面這安字，在心理方面，心安；心對於這個環境很好，很安心的住在這個地方，這是「安安」。

「而能遷」是什麼呢？遷是要遷移到別處去，既是在一個地方住得很好，心理也感覺得很安然，那為什麼要遷呢，這就是人須要見微知著。目前這個環境雖然好，如果發現有一些徵兆，未來不安，那你趕快就要遷到別處去。例如說，你住在這個山坡地，你看看這個環境，一下大雨容易發生土石流，雖然現在還沒有下大雨，但是要了解這個環境有危險，趕快要想辦法，能夠遷就遷到別處去，這是土地的環境。

還有人事上的環境，你住在這個地方，周圍的、或是這個社區裏面，這些住的

人都是不正當的人，作的事情多半不是正當職業，那麼你要想到，在這個環境居久了，必然一定受了不好的影響。因此你所居住的地方，發現這些人事上不好，想辦法能夠遷，遷到別處去。古人也講，你要準備買一個地方的房屋，就要看看周圍住的人；買房屋容易，周圍住的人不好，那這個房屋不要買。古人常講，「千金買屋萬金買鄰」，萬金買鄰是遇到好的鄰居，很難遇到的，買房屋選擇鄰居的時候，最重要考慮到那個鄰居是不是很好。所謂好不好就是《論語》上有講，「里仁為美」，居在這個鄉里的時候，大家都是道德的人，都講仁，講仁義的人，這個地方好；與這個仁義相反的，那就不好。所以「安安而能遷」，遇到環境，眼前雖然好，看到未來會發生不好的時候，那要遷。還有眼前以及未來，看起來沒什麼變化，但是對於兒女的教育有影響的，這也要選擇。大家讀歷史就知道，孟子小時候受環境的影響，所以他的母親遷居過三次，最後遷居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都是讀書的人，講究學禮，這就好了，就在那地方安居下來。所以「安安而能遷」，包括地理的環境，人事的環境，要知道能夠遷。

用到人類社會這一方面講，比如說，你在這一個機關裏面工作，在這個公家機

關，從上到下，如果都是不講究法、不守法，那你就考慮到，不能夠在這個機關裏面，再繼續待下去。這個機關裏面，從上到下都是貪圖不義之財，作官的人都想貪污，你在這機關裏面，要不然就跟他們同流合污，同流合污到後來，事情一爆發出來了，那犯罪就跟著他一起犯罪。不想同流合污，這個機關就不能夠繼續下去，那就要遷，就要辭職，不能再待下去。所以「安安而能遷」，我們都要注意這些事情。

說到這裏，要了解一個道理，在古時候，地廣人稀，你選擇一個地理環境好，還可以容易選，現在在這個社區裏面，或者是在一棟大樓裏面，這一座大樓裏面住了很多戶，住在這個大樓裏面的人，有時要換的。原來住的都很好，後來又換了主人了，隨時都不是那麼穩定的，所以這是很難。在機關裏面作事，今日之下，你要在機關找一分工作也不容易的，這個時候你發現不好，你就辭職，你再到另外，再找工作，不容易再找到。所以這些問題都是很麻煩的。這要靠自己智慧來處理這些問題，這就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我們任何人處在這個世間，要知道這個世間萬事無常，再好的事情，隨時都能在那裏變，好的環境就變成壞的環境，多得很。為什

麼呢，尤其在現在這個時代，整體的學術思想、教育，都不能夠了解根本的教育。學術思想、古時候聖賢的那種學術，現在人家都沒有興趣來研究了。

因此現在這個時代，一天不如一天，隨時在變壞、惡化下去。要想找一個地方，永久安居下去，那很難了。既然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永久的安居下去，在機關裏作事情，換一個機關也不容易的。我們修道的人要了解，處在不安的這個環境，這是正常的。在古時候講，處在不安的環境，是不正常，現在處在不安的這個環境，是正常了，怎麼是正常，到處都是不安全。別說住的地方，經常的，我們從新聞報導上面講，你走在街上，無緣無故的就被人用刀，或者是槍來搶你，或者是用其他的武器來殺傷了，這是沒有道理，那裏找到一個安的地方呢？這是我們學道的人要知道，必須時時刻刻的待人接物，甚至我們要外出的時候，心心在道，走在街上也不能夠隨便看人，看到那些黑道分子，你看他，他認為你對他有什麼不好，他馬上就來傷害你。

所以這樣看起來，在這個時代沒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必須我們學道的人自己，在這裏我們是研究《禮記》的，《禮記》的大原則，在形式上要守規矩，怎麼樣守

規矩，不合禮節的事情，我們看都不要看，街上有很多人聚在那裏，你不管它是什麼樣的事情，你不要到那裏去，不要看它。凡是不合規矩的事情，也不要看、也不要聽，免得招那些麻煩來。在禮的本質方面，我們對待一切人，都要恭敬，不管是什麼人物，我們就自卑而尊人，自己很謙卑，而尊敬他人。果然如此，那麼你到那裏去，都會安全的。住在家裏，當然要隨時對於自己的房屋，對於自己周圍的環境、鄰居，不要跟鄰居結怨，鄰居是好人，當然好，好鄰居；鄰居是壞人、是黑道分子，你也不要跟他結怨，不能得罪他；鄰居作一些犯法的事情，你也不必管他，見面的時候，還以禮貌對待他，只有這個辦法，你要遷居，不那麼容易，所以這是「安而能遷」，我們學道的人，一切要在道上面來用工夫，所以才能夠在這個不安全的社會，不安全的這個時代，我們個人可以保持一個安全。我們如果發心，除了自己這樣來實行，我們對於自己的親戚朋友，也可以彼此交換意見。我們果然都能夠這麼作的話，可以改善這個社會環境。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臨」是遇到了、面臨了，你眼前碰到這個財、財物。「毋」就是不要，「苟得」是什麼呢？苟是苟且，一般人一遇到這個錢財的時

候，那就是能夠得到最好了、最歡喜了。我們學禮的人要知道，要懂得很多，它這裏面，禮固然是要講規矩，要尊敬別人，除這個以外，其中還含有很多的道理在當中。遇到這個財物，你要自己衡量一下，我們對於財物，是不是應該得的，應該得的，我們就得；不應該得的，我們就不要隨便得這一分財。怎麼是應該得的呢，我們憑著自己的勞力，或者憑著我們自己的學問、智慧，作的事情，付出了心力，付出了體力，然後得來這個財，這是應該的。

比如說，你在機關裏作事情，機關裏在什麼職位，你就能夠得到什麼樣的薪俸，這是你拿自己付出的能力，付出去，然後得到這個薪俸是應得的，你職位高，得的這個俸祿高，再多，也就可以得。如果你不是在這個機關工作，而這個機關裏面，給你安上一個名稱，又不要上班，你就拿這個乾薪水，這個乾薪水，別說多了，再少你也不能拿，你沒有實際上在裏面工作，你拿這個乾薪水，到後來必然有問題。

所以遇到任何金錢財物，要自己看看，是不是該得的，或是不該得的。該得的，你付出自己的勞力了、心力，就得。自己一點勞力或者心力，都沒有付出去，突然人家送你一筆財產，你不能夠要，要了之後，接著不好的事情就來了。這個一般人

不知道的，我們學道的人，應該了解這個道理。學佛的人都知道因果，你沒有工作那來報酬呢，有工作才有報酬，這是因果相符。沒有工作，忽然得了一筆財產，這個果要不得的。儒家實際上也講因果，名詞不同，儒家講天命，《論語》裏面講，「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一個人不知命，也就是說，不知因果不能成為君子。君子他必得是明瞭因果，遇到財物來的時候，他要看清楚，要因果相符，所以講「臨財毋苟得」。

「臨難毋苟免」，難是患難。有些患難，比如說發生天災的時候，水火、水災、火災，這個難的時候，當然要逃難了。不是這些事情，遇到父母遭遇人家加害了，作為兒女的人，眼看自己父母被人陷害了，這是難，這個不能逃避，不能苟免。還有作軍人要知道，軍人一作戰的時候，那是大難臨頭，這也不能避免。古時候那些忠臣，遇到君主有難的時候，自己也不能避免這個大難，要維護君主的安全。所以面臨了這些災難，不能想自己免了，這個不能苟免的。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很」這個字是鬥狠，孟子講好勇鬥狠。在這裏講，「很」就是跟人家打官司、訴訟。「毋求勝」，不論是古時候，是現在，能夠跟人家

維持得很和氣，不要打官司最好。古時候審理官司的，現在有法院，古時候沒有法院，行政、司法都是一體的，作個縣官、縣長，他就是法官，審理訴訟案，他就是司法。縣政府的衙門，衙門兩邊是張開來，像八字形，所以古人有一句俗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那個衙門不好進去的，你認為你有道理，你到衙門，你請官家給你評論是非。自古以來，清官當然也有，貪官也不少，你有道理沒有錢，不要進衙門。這就告訴我們，一打官司就要花錢。遇到貪官當然不好，就算不遇到貪官，那官是縣長、是清廉的，現在這個法官，也是公正無私的，但是你打官司，首先你要請律師，律師費用你要先拿出來。古時候沒有律師，有人專門給人家寫訴訟狀子，那就跟律師是一樣的。所以一打官司的時候，就要錢。何況遇到貪官的話，那錢要更多。

所以自古以來，聖賢教人避免打官司。萬一避免不了，有官司，這裏講的「很毋求勝」，打官司你不一定要求勝訴。勝訴在我們現在看起來，官司打贏了當然好。按照聖賢看起來，打官司打勝了不好。怎麼不好呢，你這一場官司打贏了，人家失敗的那一方面、那個人，他記恨在心，他在別處來找你麻煩，你將來的時候，辦事

情也好，作什麼事情也好，現在你打官司，你贏了他輸了，他將來自己，或者他找別人來陷害你，你碰到這些陷害的事情，你不知道從那來的。所以要了解這些事情，能夠不打官司，最好不要打官司。萬一免不了要打官司，不要求勝，求勝最後還是不好。

在《易經》裏面，有一卦叫作訟卦，訟卦就講終凶。終凶是什麼呢？是勸告人，你萬一訴訟的時候，你不要一定，這官司我一定要打到底，非打贏不可。別說不一定打贏，就算贏了這個官司，打到底打贏了，凶，還是凶。這些聖賢所講的話，我們要了解，我們人在世間要知道趨吉避凶，隨時都要注意。怎麼樣趨吉避凶，「很毋求勝」這一條，能夠照《禮記》講的這麼用，照這上面、相信這一句話，「很毋求勝」的話，你就可以趨吉避凶。

「分毋求多」，分是你自己的一分。比如說，你跟人家合夥作生意，要分紅利。你的本分的分內，要多少就多少，不要求額外的比人家多。或者兄弟之間，要分財產的時候，父母不在世了，留下來這個財產，兄弟之間要分。分的時候當然要講公平，但是有一些沒辦法講那麼公平。明瞭這個禮的道理，學了禮要懂得。兄弟之間

分財產，其他的兄弟要求多，你是學禮的人，懂得道理，他多就讓他多吧，我就少一點，無所謂，是多是少都是兄弟。明瞭這個道理，沒有事，什麼問題都沒有，不會發生的。不明這個道理，那就問題多了。

現在看看，我們學道的人，當然沒什麼財產，父母也不會留很多財產給我們。看看那些有錢的人，他一死，他的兒女那麼多，就爭財產、分了，分到彼此都要爭求多一點，爭到沒有辦法解決了，那就打官司了，就到法院，這就是他不懂這個道理，「分毋求多」。不懂這個道理，本分之外再求多，求多了不是好事情。愈多，將來招來後患更多。古時候有很多例子，父母死了，兄長他可以把這個佔得更多，結果怎麼呢，他自己財產保持不了，反而還有很多的後患來了。所以這一條，這要牽涉到因果問題。明瞭因果，自己得了本分就好了，不必另外求多。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疑，有疑惑的事情，人家對於某種事情，或是在學術方面，或是在一般的事情方面，人家來問你。你呢，也有疑惑，也不了解，就是疑事。毋質，毋就是不要。質這個字，鄭康成的解釋，質當成字講，成就的成。他把質解釋成就的成，是根據古人《詩經》〈小雅〉的《毛詩》、《毛傳》就講，這質

當成字講。人家有疑惑的事情來問，你也有疑惑，那麼你給他解釋，這就是質。質就是人家不明白的事情，你自己雖然也是不明白，你就勉強的跟他講，這叫質。什麼叫成呢，成就是把這個疑惑的事情，解釋完成了。

《禮記》裏面講毋質，不能夠這麼作。「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世間的事情、學問那太多了，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人家問我們，知道，我們就跟他解釋；不知道，我們跟他解釋，這叫質，叫作成。我們拿自己不知道的給人家解釋，到後來，人家發現你解釋錯誤了，怎麼辦呢，自己收不回來了，所以毋質，不能跟人家解釋錯誤的。

尤其我們現在學道的人，你是學佛也好，學儒也好，研究這些經典，遇見別人來問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你可以答應他，現在不知道，可以代他查一查經典古人的注解，或者查一查字典，找出根據出來，然後再答復他。不能說，自己不知道，不好意思說自己不知道，就勉強跟人家解釋，你這一解釋那就糟糕了，就指導人家錯誤了、誤導人家了。學道的人，你就是對於人家來問道，問道時候更不可以如此。就是在學校裏當老師，學生問的問題，你也是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你可以告訴

學生，找出正確的、答復的答案，找出之後，我再答復你，這個沒有什麼不好。還有，今日之下說來就很難了。在傳播媒體方面，這些人就是特別要注意了。假使你是從事一個大眾傳播這個工作的話，你千萬不能夠把似是而非的跟人家講，講出來的事情，一定有根據，一定是正確的。不是如此，隨便的信口開河，說錯誤了，那就造口業了。

現在難在那裏呢，我們可以要求自己「疑事毋質」，可是在這個時代、這個大環境裏面，我們遇見的人，那些強不知以為知的人，多得很。遇到這些人，我們怎麼辦呢，自己要慎重了。遇到人家講的，或者是你問他的，他給你答復的，對不對呢。最妥當的辦法，研究佛經，拿這個佛經來對照著看一看。比如說你研究，在《阿彌陀經》上面有問題，人家給你答復了，你回來再把《阿彌陀經》古人的祖師注解，你找出來看一看、對照一下，比較穩妥。我們研究儒家的經典，我們有問題的時候，人家給我們解釋，最妥當的辦法，你回來找出這個經典古人的注解，經典的經文，我們完全看經的本文看不明白，必得要看注解，看古人的注解，就拿《禮記》來講，有早期的漢儒注解，唐、宋一直到近代，都有人注解。你拿漢儒注解比較可靠。我

們自己要知道，遇到有疑問的事情，人家來問我的話，我不知道，千萬不能說我知道，錯誤的跟人家解釋，那就害人了。害了人，自己也是害自己。到後來，人家一看，正確的答案人家找出來了，回過頭一看，你跟他講的這一套，你欺騙了他，所以到後來，自己還受害的，不如老老實實的，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直而勿有」，直，你知道了，「直」這個字怎麼當知道講呢，上面是個十字，中間是個目字、眼睛，十目、十個人的眼睛，下面一橫，現在楷書是一橫，篆字，先從左邊一直寫下來，寫到下面再一橫，這個是什麼呢，古時候叫隱字，十個人的眼睛一看，隱藏不了。這是個會意的字，從這個會意的字，既是十個眼睛、十個人的眼睛看的時候，無所隱藏，看得明白那就表示，你對於這個問題，你了解，這叫直。

這直跟疑是相反的，人家來問你，你明白了，這叫直，雖是明白，你可以跟人家講，可以跟人家解釋，但是「勿有」，有是據為己有，要知道學問之道，我們懂得這個道理，或者是跟老師學的，或者是我們讀書，從經典裏面得來的。我們跟人家解釋的時候，就要講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根據那裏來跟你說明。把根據說出來，

表示不是自己發明的。這跟現代人不同，現代人都是自己，這個學問是我自己的，我們不能這樣學。我們要想學，跟孔聖人學，孔夫子已經是聖人了，應該說是無所不知，但是他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人家有疑問來問，他跟人家解答的時候，他就根據古書上的，那叫作詩云，《詩經》上是這麼說的，如傳有之、在歷史上這樣記載的，所以聖人都是這麼，他不是講他自己發明，他是根據古人經書上、歷史記載，以這個作根據來解釋，這就是「直而勿有」。雖是你把這問題明白了，可以跟人家解釋了，但是你要說出根據來，或者我聞之，聞老師跟我講的，或者是我從那一部經典裏面學來的。這是我們求學的人、教學的人，特別是修道的人，對於這一句話要能作得到。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夫為人子者」，「夫」這個字是個語助詞，開頭的這一句話裏面加個夫字，這個語氣來得很順的，它沒有實際上的意思，就是語助詞。「為人子者」，作為人的兒女。作人的兒女怎麼樣的孝順父母呢，孝順父母的事情很多，「出必告」，這裏先講出門的時候，必須稟告父母。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反必面」，要跟父母見面。先看「出必告」，「告」這個字，上面是個牛字，下面是個口字。古時候的意思，祭神或者是祭祖先，都要備三牲，這是大禮，三牲之中，牛是最重的一個祭品，祭祀的牲。所以上面牛字下面加個口字，就是代表一切祭祀的一個祭品，來奉告神明，祖宗也是鬼神，祭祀祖宗，所以告有這意思。後來這個字它的用途很多，告訴人家一樁事情，政府裏面發出一個布告出來，打官司叫告狀，這就是告。另外一個讀音讀固，告是什麼呢，下對上，稟陳的意思，「出必告」，兒女要到別處去，要先請示父母，

我要到那裏去。比如說，我們現在住在臺中，我要到彰化八卦山去遊覽，或者是到阿里山去遊覽，告就是稟告、稟陳，稟陳就是請求父母同意，父母同意之後，可以出門了，這是「出必告」。

「反必面」，從外面回來，首先就要到父母那裏，當面報告父母，回來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則離開父母，古時候孝子隨時要觀察父母的顏色，看父母是不是愉快，還是心裏有什麼愁悶，隨時在父母身邊要留心、要看。現在從外面回來了，要看看父母是不是很平安，是不是還是很好，這是問安的意思。再呢，回來稟告父母，從外面回來了。為什麼呢，自古到現在，不出門則已，出門之後，不管是遠是近，都有不少意外的事情。你就拿現在來講吧，你走在街上，隨時就遇到那些不良分子來陷害；自己開車子，走在危險地方，山上石頭滾下來了。或者是車子走在大的建築物下面，上面掉一個東西下來了；這都是危險、不可預料的事情。現在從外面回來了，讓父母知道平安的回來了，讓父母放心，這就是「反必面」。

作兒女的要出去的時候、回來的時候，必然要作到這樣子。就算不是到遠處去，你住在臺中市。就在臺中市內，不在家裏，到市場上去買東西，這個也要「出必告」，

也要向父母稟陳，回來的時候，也要向父母見見面，「反必面」。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遊」就是到更遠的地方，要是到國外旅遊，或是到國外去留學，或者是到國外去作事情。你到那裏，「常」就是一定的地方，讓父母知道。現在通訊設備很進步，隨時可以用電話、用其他的通訊設備、用網路都可以，古時候沒有現在這麼方便，但是「必有常」，讓父母知道一定的地方，隨時可以用書信來知道。如果到國外、或者是在國內其他的地方，你在國內從這個省到另外一個省，後來有變更了，也要隨時把變更的地址告訴父母，所遊必有常。

「所習必有業」，所學習的，一定要有業，業就是工作，要有事業。一個人在世間，不能遊手好閒，小人羣居為不善。一般的人、普通人，閒居了，閒下來沒有事情，沒有事情怎麼辦呢？他就不作好事情，所以必須自己有一分工作，有正當的工作，他才不會閒在那裏，作那些不正當的事情。「所習必有業」，就算是閒著沒有事情，不作壞事情。一個人沒有工作的話，成天的在那裏，沒有任何工作，身體也不健康。不但青少年不能夠這樣，就是年紀老了，到了退休了，退休下來你還要找

一點工作，自己在那活動活動身體。不然的話，退休下來，沒有幾年，身體就壞了，所以一個人在世間一定要有些工作。這個是對青少年來講的話，業是什麼呢？讀書是學業，就是有業了；不讀書也要學一門手藝，學一門謀生的一種工作，這是「所習必有業」。

「恆言不稱老」，恆言就是平常在家裏、在父母的面前，不能夠稱自己老了，不許可的。自己要稱老，父母怎麼辦，父母更老了。所以只要父母在世，自己就算是到六、七十歲，在父母面前還不能夠稱老。自己稱老，父母就說，我的兒女這麼老了，自己還能活多久，就引發父母感覺來日無多了，父母的心裏就不好過了，所以自己不要稱老。在《二十四孝》裏面有一個老萊子，老萊子到七十歲的時候，他的父母都還在，他穿著兒童的衣服，穿著花衣服，經常裝作小孩子那種行為，在父母面前遊戲，讓父母感覺，我的小孩子還這麼小，很歡喜。這就是孝子，都要注意到這一樁事情。

「恆言不稱老」，鄭康成的注解叫作「廣敬」。敬就是恭敬，怎麼廣呢，廣是往外推廣，這樣對待父母，在父母面前，自己不敢稱老。把孝敬父母這個道理，推廣

到外面去，自己也不能稱老。因為古時候稱老，對於老年人都很尊敬的，自己不稱老，對於外面的老年人，恭敬老年人，這就是一種禮。所以鄭康成注解，在家裏「恆言不稱老」，你可以把這個孝道推廣到外面去，尊敬外面的一般老年人，果然人人都是這樣，我們這個社會風俗就是一天一天的淳厚了。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到外面遇到年齡比自己大了一倍，這個大了一倍，有一個標準，大多少呢，二十歲。比如說，自己十歲，遇到三十歲的人，你就把他當作自己父親這一輩的人來恭敬他；自己二十歲的時候，遇到四十歲的人，你就把他當作父親這一輩的人，來尊敬他，所以「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十年以長」，比自己大十歲，怎麼呢，「則兄事之」，就拿他當作自己的兄長，事就是事奉他，來尊敬他。「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比自己大五歲，「肩隨之」是什麼呢？你跟他在一起行路；行路，照禮來講以父事之，跟他一起走，你只能跟在他後面走，不能走在他前面，也不能跟他並排走；十歲以上也要跟在他後面走。「五年以長」呢，不必跟在後面了，肩隨之，在他肩後，不要在他後面，你稍微在他肩膀之後一點點，不能並著走，稍微落後一點點。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羣居」就是有好幾個人，三人以上叫作羣眾。三人以上的，五個人、六個人等等，這叫羣居。羣居五個人，有五個人在一起聚會的時候，「則長者必異席」，古人在聚會的時候，不像我們現在，有座椅，或者有沙發。古時候坐，用這席子鋪在地上，一張席子可以坐四個人。如果是四個人的話，那個長者坐在席子的首位，坐在第一位。如果是五人呢，長者必異席，這個長者一定要單獨的坐一張席，其餘這四個人共同坐一張席，這是「必異席」。但是注意這是羣居，不是正式行禮的場合，是普通在一起聚會。要是正式的有賓主禮的時候，沒有同一個席子。賓主要行禮的時候，一人一張席子，不能共同一個席子，這裏是講羣居的時候，必定是異席。這些禮，講禮的規矩，本質都是對於對方一種尊敬。人人都能夠這樣學，這樣尊敬，分出年齡出來，分出長輩出來。想想看，這個社會怎麼不好呢，這個社會的風俗，那裏會壞呢。所以學禮，真正這樣學的時候，社會的風俗，一天一天的好起來。我們今日之下，雖然在這個時代，大家不講禮了，我們學道的人，必須自己這樣學，我們對於有緣的人，我們要勸告。一個環境是有共業、有別業，是好是壞，都要由我們自己來向好的這方面來學，我們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環境，改善羣眾、改善社會的環境，從那裏學，就從禮上面學。

檀弓選講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禮記》〈檀弓篇〉講這個禮，有很多。這一條是講孝子他在父母有生之年，應該盡到孝養之道，父母去世的時候，也要按照禮來作好喪禮。這一章講的是記載子路在他父母過世之後，他感覺到沒有盡到孝道。他的感想是什麼呢，他說，「傷哉貧也」，他說很感傷，感傷什麼呢，他說在少年的時候，也就是在年輕的時候，家裏貧窮。雖是貧窮，真正是個孝子，也要盡其所能的來奉養父母，可是因為他的家貧，他說，「生無以為養」，父母在世的時候，就是生活在世間的時候，他無以為養，沒有充足的飲食來奉養父母。在父母去世的時候，父母死的時候，無以為禮也，沒有財力，財力就是錢財，來按照禮，來把父母之喪辦得好，這叫「無以為禮」。無以為禮就是沒有財富，或者是沒有錢財按照喪禮來辦理喪事，他感覺到很傷，傷

是哀傷。子路這樣的感嘆，確實是作孝子的人都有同感。

根據《孔子家語》裏面記載，子路在年輕的時候，為了奉養他的父母，他曾經從百里之外，一百里路之外，在外面背了一些米回來，奉養他的母親。這個米從百里之外背回來的，吃的這個菜怎麼呢，也是很簡單的，一些蔬菜，談不上是好東西。到了父母去世以後，他作事情了，曾經到了楚國，《孔子家語》記載，「南遊於楚」，子路家是在北方，楚國是在南方。他在南方楚國這個時候已經是作了高官了，作的官很大，後面很多車輛都是跟從他的，吃的東西就很多了。這時他是很富有，一想到父母在世的時候那樣貧窮，現在他吃得那樣好，所以感覺到要想回過頭來，能夠奉養父母，那是沒辦法得到了，不可得了，所以愈想心裏愈哀傷。子路說：「傷哉」，很哀傷，為什麼呢，「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這個都是為著貧窮。

後面孔子就跟他解釋了。「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菽」，是種的豆子總稱起來，不管是那一種豆子，都是叫作菽，煮一些豆子奉養父母。「飲水」呢，茶葉沒有，只是奉養水給父母親來解渴，就是這樣，雖然飲食這樣簡單，不好，連米飯都沒有，啜菽，啜是吃，吃的是豆類這些東西，飲的是白水。這樣當

然是家貧，父母會了解的。孝子就拿這樣簡單的飲食奉養父母，最重要的不在物質上面，是在孝子這一分孝心。這裏記載的沒有《孔子家語》記載那麼詳細。

《孔子家語》記載是從百里之外，背了一袋米回來。想想看，如果大家都像子路的父母，你的兒女就像子路這樣，雖然家裏很貧窮，從那麼老遠的地方，背了一袋米回來，然後煮了飯奉養父母，你想想看，作父母的人，心裏愉快不愉快呢，這樣的話，父母的心是歡喜的。雖然吃的不是什麼山珍海錯這一類的，可是兒子這一分孝心，吃起來心裏很安慰。這裏是講的啜菽，菽是比不上白米。這是孔子講給子路聽的，就算吃這些豆類的東西，喝一點白水，只要孝子有一番孝心，作父母的就能感覺到歡喜，父母對於這樣的孝子，他是感覺很滿足、很歡喜，叫「盡其歡」。「斯之謂孝」，這叫作孝。

孔子講這個話，我們可以想一想，後世的一些為人子者，作人的兒子，女兒當然也包含在內，兒女事業作得很好，財富也很多，但是沒有子路這一番孝心，他雖然拿很多的財物奉養父母，要研究，究竟財富很豐富的奉養父母好，還是像子路那樣盡到孝道，這兩者那個好呢。現在時代不同了，兒女沒辦法常常在父母身邊，照

《禮記》這樣講：晨昏定省，早晨要到父母那裏去問父母，是不是很安，早晨要問安；晚間在睡眠的時候，在睡眠之前要問問父母，父母寢室用的牀鋪、這些寢具是不是妥當，作孝子的人要把父母這些寢具，都要把它處理好，這叫晨昏定省，定省就是去看一看。

還有呢，「出必告」，「反必面」，這在前面都講過了，在古時候都能辦得到。現在一般作兒女的人沒辦法照這個禮這樣行，但是表達孝心有很多方式。就是沒有住在家裏，到外面作事情，或是在外面作生意，或是在外面作官。古時候沒有電話，現在有電話了，將來愈到後來愈發達的時候，除了用電話聲音聽之外，將來可以進展到電話一通的話，就看到對方這個人、看到對方的影像，像這一類的工具，在現在都可以用了。不管在國內，就是在國外，也可以這樣運用最進步的這些通訊工具，常常來問候父母，這可以辦得到的。如果這個都辦不到，只拿些財物給父母，這個孝不夠的。所以孔子講，吃的這麼簡單，只要盡到孝道了，父母都是非常歡喜，叫「盡其歡」，這就是孝。

「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父母死的時候，這是樁大事

情。孝子對待父母，怎麼樣孝敬父母呢，父母在世的時候，事之以禮，對父母不只是拿飲食來奉養就夠了，不夠的。拿飲食奉養父母，只是其中之一，要以合乎禮，怎麼合乎禮呢，藉著飲食表達孝子這個孝心，一定要使得父母感覺歡喜，飲食奉養父母是這樣的，其他生活上所需的很多，衣食住行，衣就是穿衣服，食，飲食，住是住在家裏，行，出外去，到外面去行了，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照顧父母。

為什麼這樣呢，自己在年紀小的時候，想想父母，父母對待兒女，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兒女一舉一動，雖然沒有說話，父母看看兒女，都知道兒女是什麼心理，是無微不至的來教養兒女。由這樣想起來，父母對兒女這樣的盡心盡力，其中最重要的的是對待兒女那一分愛心，愛護兒女慈愛的這種心，就憑這個心，兒女要報答父母，那真就是《詩經》裏所講：「昊天罔極」，報答不盡，這個指的就是父母的心思，用在兒女身上，對於父母關心兒女的這一分心，那真是兒女要報答只感覺到昊天罔極，報答不盡的。

因此兒女在父母年紀老的時候，兒女怎麼樣的奉養父母，家裏貧窮有貧窮的孝養之道，家裏是富有，有富有的孝養之道。貧窮，藉著這些很簡單的飲食奉養父母，

他的財力只有這麼多，沒有辦法，但是沒有減少他的孝心，就跟那父母在的時候，兒女很富有，拿多少錢財來奉養父母，他的孝心，這兩者孝心，如果那個有錢的兒女，雖然拿很多錢財來奉養父母，他的孝心跟這個貧窮的兒女的孝心，比較起來，沒有高下。因為這個孝，真正研究起來，出於自己的天性，從天性裏面發出來的。所以這是講到孝道，富有的、貧窮的，心都能夠盡到孝道。

前面這是講父母在世的時候，孔子給子路講的時候，是針對他兩句話。第一句「生無以為養」，孔子就答復他，「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這是解答「生無以為養」，你雖然是物質貧乏，沒關係，只要父母得其歡心，就算是孝了。後面答復他「死無以為禮」，父母死的時候，要怎麼樣盡到禮呢，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我們看孔夫子講的。

「斂手足形」，斂是入殮，父母去世，就是剛死的時候，一般還沒有入殮時，要拿布料或是什麼東西，把父母的遺體蓋起來，這叫「斂手足形」。這個手在這裏是人的手；在另外一個本子裏面，首就是當頭字講，代表這個頭。「斂手足形」，把頭蓋起來，腳蓋起來，把整個身體都能蓋起來，形是形體，從頭到腳整個的遺體，

都用布把它蓋起來叫「斂手足形」。

「還葬」，還讀旋，就是很快就埋葬了，在古時候講，財力如果夠的話，在入殮的時候，當然用棺、棺材，家裏有錢財，容許的話，除了用棺材以外，還有套在棺材外面這個椁，多一層。可是，如果家裏貧窮，只有棺材而沒有套在棺材外面這個椁，孔子說，這個沒有關係，「稱其財」，稱就是量量自己的財力，稱當衡量的意思，衡量自己的財，自己財力只能夠替父母買一副棺材，財力不足以再買這個椁，這叫「稱其財」，這個貧窮的兒子可以辦得到的。

「斯之謂禮」，這就叫作禮，盡到這個禮了。這一條我們要根據孔子所講的，就在今日之下還是有用的。今日之下，一般作兒女的人，在父母去世的時候，當然就一般家庭裏面，給父母預備一副棺材，這是沒有問題，古時候除了棺材以外還要椁，現在不講這個，不用椁了。雖然不用椁，按照現在一般民間的風俗，父母死了以後，來作喪事，有種種的禮，怎麼樣給父母預備一副好的棺材，再呢，找一個風水好的地方，父母死了以後作七，一七二七這個七，這些事情都是按照民間的風俗，都是講禮，講禮在今日之下，不能一概而論，也要學孔子所講，只要「稱其財」就

好。如果在這一方面不了解孔子所講「稱其財」的話，一般人講，父母死的時候，要把父母這個喪事，辦得非常好，沒有錢財怎麼辦呢，借債也要辦得跟人家一樣，跟富有之家一樣的辦得好，這就沒有像孔子所講的「稱其財」。不能「稱其財」，在外面借了債，然後怎麼還呢，這樣作也是不順乎父母之心，衡量自己的財力，能夠作到什麼程度，就作到什麼程度，不要勉強。「斯之謂禮」，這叫作禮。

這一方面我們要研究的話，在現在要遇到父母之喪的時候，要知道好好把父母的喪事料理好。不問是自己貧窮，是富有，貧窮呢，照孔子的話所講，「稱其財」；富有，財富很多，你愛怎麼作就怎麼作，在古時候也不許可的。古時候，父母之喪，要看父母在世是什麼身分，作孝子的人，他是什麼身分，這在父母之喪的時候，也要合禮，不能因為有很多財富，把這個喪事辦得非常奢華，找一個墓地，要特別找得盡善盡美，這個在古時候要講到合禮的話，都不許可的。

孔子在這裏，針對子路所講的，家裏貧窮，雖然有棺而無槨，你是衡量過自己的錢財來作的，這個合乎禮。父母在世的時候，以盡孝心，取得父母的歡心，父母死的時候，依照這個禮，來料理喪事，不要違背禮。富有之人，要合乎禮；貧窮之

人，要作到合禮，你沒辦法跟富有的人來比，不能比，你「稱其財」就好，這樣孝子跟去世的父母，都能安心。社會上一般人，以及孝子的鄰里、親戚朋友也能理解，你就不失為孝子。盡到孝道，盡到孝子一番心，對父母的一番孝心，能夠表達出來就好。

講到盡孝，《論語》裏面講得好，「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父母死了，喪葬完了還要祭，祭祀，祭祀也要有祭祀之禮，都要合乎禮。就父母來講，我有這樣好的兒女，懂得禮的這種兒子、孝子。孝子這樣作，無論父母在世，不在世，父母都會歡喜的。我們固有文化，講孝道，孝道就是報本，一個人不能忘本的。一個忘本的人，他前途必然沒什麼好，所以必得不能忘本，對於父母這樣盡孝，就是不忘本。一個人不忘本，他在家裏，對於父母如何盡孝，到外面去，把這孝道推廣，怎麼樣待人接物，從孝道出發，推廣到社會上，他這個人是一個孝子，所表現的到處是受人家歡迎。就孝子來講，人家一問，這是那一家的小孩子，啊，某某人，給父母增加很多榮譽。一個人無論如何，作事情要想到，不要讓父母蒙上恥辱，不能讓父母感覺，養這樣的兒子感覺到羞恥，所以在外面待人接物、作事情，

都要有一分好的、正當的職業，拿一切善意來待人，對於年長的，要尊敬人家，這些都是推廣孝道，處處來讓父母，不論是在世間，或者是不在世間，都能令父母安心，得到父母的歡心。這是孝敬父母、報答父母，只有這麼作。

當然我們修道的人，比這更重要的，自己好好修道，修道之後，怎麼樣報答父母，那就更進一步的，在這裏只能講到這種程度。修道的人他知道，自己修到很高的境界，他要報答父母，以道來報答父母，讓父母能夠得到功德，那是不可思議。為什麼呢？修道的人盡到孝道，就把自己天性，以及本性，藉著孝道開發出來，自己已有本性開發出來，不問父母在世、不在世，你這分孝道都能夠報答父母，父母在天之靈的話，他都能夠得到你這個有道的孝子，來替他，盡到怎麼樣孝道，他都受到益處，都能得到好處。這一條要了解，深入的了解，自己慢慢體驗。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子路不是魯國人，他到魯國來向孔子求學，這個時候他要離開魯國，到別的地方去。既然是到魯國來跟孔夫子學，要離開魯國，要到遠方去，也是一件大事情。到遠方去，對於他的朋友要辭行，這個時候他向顏淵辭行，這裏說「子路去魯」，子路要離開魯國到別處去了。「謂顏淵曰」，向顏淵辭行，就跟顏淵說，「何以贈我」，你拿什麼來贈送給我。古時候讀書、求道都知道，比如說朋友離開了這裏，到別處去，贈送什麼東西好呢，這個古時也有禮節。而贈任何東西也比不上贈言好。當然按照一般世俗的禮的話，贈東西也是必要的，但是贈言更重要。所以子路跟顏淵說，「何以贈我」，你拿什麼來贈送給我。顏淵當然知道，這個不是向他要什麼禮物，不是這個意思，要求贈言。

「吾聞之也」，顏淵他講，不是自己知道這個禮，他說：「吾聞之也」，聞是學

來的，當然他們都是跟孔夫子學，學禮。我聞之，我知道，聞到什麼呢：「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這是講一般人要到遠處去，離開自己的國家，國在古時候講，可以是一個國，也可以說是離開自己的故鄉。離開自己國，在春秋時代，國家很多，有齊國、有魯國、有楚國、各國，他是那一國的人，要離開他的國家，到別的國家去，無論是到別的國家作生意，或者作事情，都是離開自己的國。古時候，這個國家很大，無論是魯國、是齊國、是晉國，國土是非常廣大的。那麼他不一定是離開自己的國家，可能同樣在自己國家之內，離開他的故鄉很遠，這個意思也包含在內。

「去國」，離開這個國家，或是離開你這個故鄉。「哭于墓而后行」，哭于墓是知道自己的離開原因，要到父母的墳墓上，先向父母的墳墓來祭祀。在父母墳墓前面來哭，為什麼哭呢，他沒有離開自己國家，可以定時來祭祀父母的，按照禮來講，父母在世，固然要盡到孝道，事奉父母，使父母得到歡心；父母不在世的時候，也要按時候來祭祀，祭祀的時候，你要真正是孝子，就像古時候禮講的，事死如事生，事奉父母如同父母在世，拿這個食物來奉養父母，一樣的。父母雖然不在世了，拿祭品去祭祀父母，就如同父母在世一樣的，來接受他的奉養。哭是什麼呢，他要離

開了，不能夠像在故鄉一樣的，隨時或者定時來祭祀父母，所以要哭于墓。意思就是去以後，什麼時候回來，也不一定，這講事死如事生，就等於向父母辭行是一樣的，這一次離開故鄉，什麼時候回來，不知道，所以哭于墓。

「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如果從國外回來，「反」，回到自己的國家來，也就是回到自己的故鄉來。回到故鄉來，講禮的話，怎麼樣符合禮呢。先要到父母的墳墓上來祭祀，這祭祀叫「展墓」，展墓就是預備一些祭品，展就是展開來，陳設的意思，把祭品陳設在父母墳墓的前面。這樣祭祀完了，而入，入自己故鄉的家裏。前面這一句，「反其國不哭」，為什麼不哭呢，因為從外面回來了，既然回來的時候，是一樁喜事，又跟父母能夠相聚了。父母雖然是不在世，可以常常來省察父母的墳墓，就等於跟父母相聚一樣，聚是聚會在一起，這就是「展墓而入」。一個是離開父母的時候，一個是回來的時候，這樣的禮，這是顏回贈送給子路的。這個言語好，教子路怎麼樣盡到孝道，就是提醒子路，事死如事生，這就是盡孝。

「謂子路曰」，這句話的主語省掉了，那就是顏回，顏回告訴子路，「何以處我」。子路向顏回辭行，請顏回贈給他言語，顏回贈了。贈了之後，顏回就問子路：「何

以處我」。你用什麼樣的言語贈給我呢。處我跟贈我意思是一樣的，處我也是贈我，不過古人注解就講到有一點不同。贈我是子路離開魯國了，顏回贈送他的言語。顏回在魯國，沒有離開魯國，處在家鄉，子路贈他的言語叫處我，處是處置，雖然在家鄉，沒有遠離，沒到遠處去，你也要贈一句言語給他，叫處我，沒有離開故鄉，你對於這個人，你贈他的言語叫處我。子路知道這是顏回要求他贈言。

「子路曰：吾聞之也」，他也說：「吾聞之也」，我們讀經，這些地方多注意。前面顏回講的那個話，不是顏回自己創作的，他是在求學，當然跟孔夫子求學了，「吾聞之也」是聞孔子所講的，在孔夫子那學來的。現在子路也講「吾聞之也」，他們都是同學，當然也是從孔子那學來的，都是從老師那裏學來的，表示下面所講的話，不是自己創作的。他贈的言語，是有根據的，這表示他贈的言語是珍貴的。沒有「吾聞之也」，這話就表示自己說的。自己謙虛，不敢這麼說，加個「吾聞之也」，這話是一句謙虛話。如果沒有「吾聞之也」，拿這個話贈送朋友，叫朋友把這一句話當作很珍貴的言語作紀念，這就不謙虛了。加上「吾聞之也」，既是從孔子那學來的，下面所講的話就重要了，拿這個重要的話，贈給朋友、贈給他的同學，

這才好，所以加上「吾聞之也」。我們讀經，你在這些地方，自己學問就要增長了，我們跟人家說話，就知道怎麼樣說，自己才是謙虛。不加上「吾聞之也」，就有一點傲慢心在內，這要辨別清楚。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墓是墳墓，這個墳墓不是自己祖先的墳墓，是他人家祖先的墳墓，遇到他人祖宗的墳墓，經過這個時候「則式」。式是什麼呢，古人乘車子，普通是站在車子上面，車子前面有一塊、橫在前面一塊木頭，那一塊橫在前面的木頭，站在車子上面，手扶在那個木頭上，這個作什麼用呢。在這裏遇到他人祖宗墳墓的時候，手扶著這個橫木頭，就是鞠躬，這叫式。如果沒有那一塊橫在車上的木頭，自己在車上鞠躬，身體不穩，比較有危險，所以有個橫木手扶著，向他人祖先的墳墓來鞠躬敬禮，這叫式。過墓，經過墓要式。「過祀則下」，祀是指他人的祠堂。我們看看各地方，古時候以至於後來，各地方那一家姓，《百家姓》裏面講，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這些每一個姓，他們都有祠堂，祠堂裏面供奉祖先的神位，都有牌位供在祠堂裏面。有這個祠堂、有祖先的牌位在裏面，這一族的子孫，定期的都要到祠堂裏面來祭祀。這個祀就是指的祠堂，遇見別人的祠堂，知道別人

家祖先的牌位都在那裏，你乘的車子經過這個祠堂，就要下來，「過祀則下」，不能安安穩穩的還乘在車上，在車上式一下就可以了嗎？不可以！式一下不足以對祠堂的恭敬，所以這個時候要下。

這一個禮從孔夫子那個時候，孔夫子以前就有這個禮，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現在呢，比如說，在臺灣，若干年前，現在很多人都不了解了，乘車子也好，使用各種交通工具，走到人家的祠堂前面，他還不知道下車，現在這個禮失掉了。在古時候，這個禮要守住的，守住這個禮，它的意思在那裏呢，講中國學術，也就是講中華文化，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報本，要報答根本。比如說前面講，去國的時候，要哭于墓，這就是報本。自己對於自己的父母，以至於歷代的祖宗，盡到孝道，想到父母以及祖宗對於他的子孫，那樣慈愛，那樣報答不盡的恩德，自己要報本。自己報本不夠，對於別人家的父母、祖宗也要恭敬，就在這恭敬之中，尊敬別人的父母祖宗，這就是把尊敬自己的父母祖宗，這種報本的思想擴展到其他各個父母祖先，就把這個孝道推廣，推廣到一個國家，以至於天下，使天下人都能了解這個報本之意，你想想看，這個社會多麼好，人人都知恩報恩、知本報本，這個心就厚道

了。心厚道了，他還敢作那些害人的事情嗎，不敢。因此這一條，子路跟顏回互相贈送這個言語，記載下來流傳到現在。

我們學儒家的經典，學到這一章，我們用處大得很。我們不管時代到什麼時候，一個人無論如何要知道報本，知道這個本，本這個字就是一根木頭下面有一橫，就像一棵樹，這棵樹上面有樹幹、有樹枝、開花結果。開花結果要想想，這棵樹沒有根是不行的，要培養這個根本。根本鞏固了，它的樹幹、樹枝、樹葉、花果，自然茂盛。這是一個比喻的話，我們一個人懂得報本，從報答自己的父母祖先，也把這個道理推廣到社會，勸告所有的人，都能夠盡孝報本。我們這樣的文化，跟現在世界文化一比，就知道了，在這樣的文化薰陶之下，各人都是個孝子，都是有道之人；國家在政治上，能夠把這個道理用在政治上，就是王道，它不會侵略別人的。實行王道的，不管是古時候的君主，現代的民主，只要按照這個道理，去教化一般人，拿這個道理與別的國家相處，這個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待人都是厚道。就自己國家來講，能夠這樣學，它是國泰民安，對於全世界來講，它可以使得世界和平，古時候講天下太平。

所以這個盡孝報本，是一種個人修養，辦政治、辦教育，這就是根本。果然能夠這麼作、這麼學的話，亂世都會變成太平的盛世。個人處的環境，不管是怎麼樣不好的環境，果然按照這個禮這樣去學習的話，他未來的命運，就會把他改過來。真正從這裏學道、得了道這一方面的益處，那就更不得了了，那就是有道之人，不但把自己的環境可以改，自己的前途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裏，也可以教化一般人。有不可想像的那種能力，這就是孔子講的君子儒。君子儒自己學禮、學道，自己得了好處了，也使得其他的人，也能夠這樣學禮、學道，這是固有文化重要的精神就在此。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檀弓篇〉，仲尼就是孔夫子，孔夫子的名，丘，我們是不敢稱呼孔夫子的名，不但不敢稱呼這個名，讀那個丘音，只讀某，而且寫這個字要缺一筆，所以寫成現在這個丘。「仲尼之畜狗」，孔子家裏養的這隻狗死了，「使子貢埋之」，叫子貢把這個狗拿去埋掉，埋之。埋的時候，孔夫子也講，「吾聞之也」，你看，聖人說話還是「吾聞之也」，他還是學來的。有「吾聞之也」就表示不是孔子自己編造的言語，還是從古時候流傳下來、自己學來的，所以他說「吾聞之也」。我聞到的，之就是代表下面所講的話。吾聞什麼呢，「敝帷不棄」，帷就是家裏布幕，那個布幕用舊了，敝就是用破了，破舊了，還不要棄，棄就是遺棄，把它丟掉，敝帷不要隨便把它丟掉。為的什麼呢，把這個敝帷收藏起來，遇到家裏養的馬，馬死了之後，可以用這個敝帷把這個馬的身體包起來，然後把它埋到地下。

「敝蓋不弃，為埋狗也」，蓋比較小，是傘蓋。惟是布帷，是布幔這一類的。我們現在一般家庭還有，有窗簾子用布作的，有的家裏用大的布簾子、布帷，那個比較大，篇幅比較大，它可以把馬的身體包起來。這個傘蓋比較小，傘蓋當然是敝，用壞了，也不要隨便把它拋棄掉了，收藏起來幹甚麼呢，「為埋狗也」，狗死了，可以用這個傘蓋把狗的身體包起來埋掉。為什麼呢，馬死了用敝帷，狗死了用敝蓋，一個是大的，一是小，可以把馬的身體、狗的身體都能包起來，這個禮，孔夫子講這個道理也是中華文化。不但對人要那樣盡到禮，就是對於家裏養的畜生，替畜生著想，用這個布幔子，用這個傘蓋，把這個死的畜生理起來，先把它身體包裹之後，埋在地下，就不讓畜生的身體受到泥土的，有了一層布把它包起來，可以保持得比較好，這就是對於畜生一種慈愛心，付給畜生。

「丘也」，就是孔夫子稱呼自己名字。「貧無蓋」，這時孔夫子已經不在政府裏作官了，他說，我家裏貧窮，沒有蓋。「於其封也」，封也就是，叫子貢去把狗埋起來，埋葬就叫作封。「亦予之席」，連蓋、帷都沒有，這個狗死了，要給它埋葬的時候，也用一個東西，用什麼呢，用席把它包裹起來。為的什麼呢，「毋使其首陷焉」，

包裹起來的時候，重要的，這個首，狗的頭很重要，不要讓狗這個頭陷在泥土裏面，狗這個頭要包得很好，讓它不要沾上這個土，這是憐愛這個狗。聖人這個心、這種愛心、這種慈悲心，不但愛人，畜生也這樣慈愛，所以替狗想，死了以後埋葬起來，不要它這個頭沾上這個土。

「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是什麼呢，就是國君的馬。國君這個馬死了的時候，用帷，國君有帷，而且還不是敝帷，就正式用帷，把這個馬包起來埋掉。這個意思都是要慈愛動物，慈愛動物就是自己的仁心、仁慈之心來對待畜生。為什麼在這一章裏面，孔夫子自己、他是無蓋，用席就可以了，後面又加一條，「路馬死」，用帷，孔子不用帷嗎，孔子他家貧，只能用席，這是一層。第二，按照禮上面來講，假如孔夫子的馬死了，他不能用帷，只能用敝帷，這是要合乎禮的規定。而且前面他跟子路講，「稱其財」，對於父母之喪的話，要「稱其財」，對於家裏畜生，這樣慈愛它，也要量財力來辦理，這就是禮。禮所以不好學，就是這些事情都要辨別得很清楚。

儒經選讀講記(三) 【禮記選講】

左傳選講

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

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現在我們一同研讀《春秋》，《春秋》是孔夫子創作的一部經。一般講，儒家的經典有六經，六經是指的詩、書、易、禮、樂，這是前面五種，樂是《樂經》，《樂經》後來完整的經找不到了，勉強就把《禮記》裏面〈樂記〉當作《樂經》，第六就是《春秋》，《春秋》就是孔夫子以魯國的史記記載出來的這一部經。孟子曾經講，「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就是夏商周三代這個王者，再往前面，堯舜，都可以算在其內。王者之迹熄，古時候王者要派朝廷的大臣到各國，各國都是王者封出的那些諸侯，到各國去採收這個詩，就是現在《詩經》裏面有各國的國風，由王者派採收詩的官員，把各國作的詩採收回去，作為王者施政的一個參考。王者之迹，迹就是指的王者派的臣子，到各國去採集各國的詩。王者之迹熄，到後來沒有了，詩也就亡了，就是沒人作詩了。詩亡，當然詩還是有人作的，主要就是王者沒有派人到各國去採收這個詩而已。孔夫子這個時候，詩亡然後《春秋》

作，孔子就作《春秋》了。詩，在上位的人、在王者看到詩，見到這個詩有講到施政，王者的政治有缺失、有好處的地方，講得很婉轉，用種種的比喻，這些非常婉轉。這樣用這個方法作出來的詩，那就使看詩的人，看到詩的這個王者，知所改進；作詩的人，他言之者無罪。為什麼言之者無罪？他說得非常婉轉不明顯，這樣王者看起來，他一看明白。所以有兩句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戒就是警戒，這就是詩，它是溫柔敦厚。雖然裏面有講到政治上有不好的地方，但是講得很溫厚，看不出來，所以言之者無罪。《春秋》就不是這樣了，《春秋》用褒貶，有褒有貶。因為在春秋這個時代很亂了，這個時候雖然還是周家的天下，還有周天子。這個怎麼畫分的呢？周平王到東方來，稱為東周，就是春秋時候，這個時候再像詩那樣溫柔敦厚，人家看不出來，所以孔夫子寫的《春秋》就用褒貶，看得比較明顯。雖然褒貶看得明顯，但是，在我們一般讀書人讀起來，還是不容易懂。所以孔子作了《春秋》，那些亂臣賊子就恐懼了，用一個字褒，褒就是褒獎他，感到非常榮耀、榮幸，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就像用斧鉞來砍傷他。所以「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春秋》就發生這麼大的作用。

我們現在研究《左傳》，《春秋》有三家注解，古人注解就叫作傳，傳就是注解。注解《春秋》的，一是左丘明的左氏傳，這叫作《左傳》，再就是公羊高，《公羊傳》；再其次是《穀梁傳》，有三家注解。我們現在研究的是《左傳》，《左傳》開頭就講「鄭伯克段于鄆」，這一句就是孔子《春秋》的經文，左丘明就把這一句經文裏面所含的那些事情，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幫助我們了解孔子寫這一句經文，裏面含有那麼多的事情。過去雪廬老人在講這一篇經文的時候就說了，我們讀了這一篇經文，可以增長很多的見識。雪公不只講一次，在蓮社裏講過，在中興大學正式講儒經的時候也講過。他老人家告訴我們，我們學這一篇經文的話，增長我們的見識。同時，這一篇經文，左丘明的文筆，那不得了，也可以學學文章，在文學上面，我們看看周朝，那時候春秋還是周朝，看看那個時候的文章。

雪公又講，為什麼在《春秋》，先把鄭家這一段事情寫在這裏。《左傳》這是第一篇，因為周天子衰微的時候，就是東周，西周從周幽王開始就亂了，招來犬戎之亂，後來到了平王的時候，由當時這些大國幫助平王遷移到東方來，叫東周。既然

這些大國幫助平王東遷，這些大國後來各有各的勢力，逐漸的對於周平王不那麼尊敬了，就是擴充自己的力量，開始行霸道，那時有五霸，鄭國也是其中之一。我們普通了解齊桓公、晉文公，這兩位不過是其中兩個國家、兩國行霸而已，實際上當時有五個大國叫五霸，在春秋時有五霸，鄭國就是其中一個國。鄭國是五霸的時候，在後面《左傳》裏面就有了，就講到它跟周天子相處得不好，把周天子不放在眼裏。所以在這裏雪公告訴我們，周家的、周天子衰微與鄭國很有關係。

現在我們看經文。過去在私塾裏面，講《左傳》的時候，都是先把《左傳》的文字這一篇先念一遍，不但先念一遍，那些私塾的老師先教學生把這一篇傳的文字，先把它讀，讀熟了以後再背誦。怎麼背誦法子呢？老師坐在這裏，把這個經本《左傳》放在老師前面，學生不要看，學生面朝背後，老師坐在這裏，學生在老師背後，面向背後，這叫背書、叫背誦。經過背誦完了，然後再開講，過去是這個辦法。在背誦之前，老師教學生，你不要照這個書本子背，你先用毛筆把這經文，自己恭恭敬敬的抄一遍，抄起來，然後就抄下來那個文章背誦。背誦熟了，老師跟他

開講，是這個辦法。今天我們也不必這樣，要把這一篇經文先念一遍也耽誤時間，我們就一段一段的講。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

這是一段。「初」，這個字就是這一篇裏面所講這些事情，用一個初字，把我們研讀的人，帶回到這個事情的當初。要講這個事情，就回想在最初的時候。這是寫歷史的人，往往是用這個筆法。初，就從那裏開始講呢，「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武公，武公，就是莊公的父親。當初，鄭武公娶于申，申是這一個國家，在申國娶夫人，這個在申國的夫人叫作武姜。申國，這位鄭武公所娶的夫人——武姜，伯夷的後代，伯夷是姜姓的，這夫人叫作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就是這裏鄭伯克段于鄆，指的那個鄭伯。「莊公寤生」，寤生，在《左傳》是杜預的注解，他講寤生，是武姜在生莊公的時候，是在寤寐之中生的，寤是醒過來，寐是睡覺睡熟的時候，武姜在睡的時候生了莊公，醒的時候才發覺莊公生出來，叫作寤生，這是一

種講法。這種講法到後來認為這個講法不合理。再一種講法，說這個莊公生的時候，一生下來的時候，眼睛就睜得跟普通人一樣，一個嬰兒剛生下來的時候，眼睛還沒有睜開，他一生下來，一墮地，眼睛就張得很大，這在當時認為這個不吉利的，這是一種講法。最合理的一種講法，莊公寤生，寤生這個寤字是悟的假借字，就是牛字邊，牛馬的牛字邊加一個吾字，那個悟當逆字講，叛逆的逆，就一個嬰兒出生的話，叫作逆生。所謂逆生是什麼呢，腳先出生，頭在後來才生下來，這個叫作難產。這種難產就驚姜氏，使武姜大受驚恐。這個寤字，後面有寤生，莊公寤生的寤字，是個假借字，由那個悟字假借現在這個寤字，中國的造字法有假借，有同音假借，這是個假借字。這個悟字有兩種寫法——悟、𦉳，我剛才講的是牛字邊，後面有解釋的是𦉳，在給各位印出的這一張，後面這一頁下面那一段，莊公寤生的這段解釋，第一是杜預注的，這個不合理；第二，《史記》裏的〈鄭世家〉，這是司馬遷寫的《史記》，在〈鄭世家〉裏面，「生太子寤生，產之難。」竹氏《會箋》，是日本那個竹添光鴻《論語會箋》裏面，他講，寤即𦉳之假借，這個𦉳是午字邊，午是正體字，寫成篆字，篆書那個午字，上面是尖的，下面一個木棒下來的。它是這一個假借，

寤就是悟的假借。根據《說文解字》講，悟是逆也，寤當逆字講。因此這個寤字是個假借字。另外一種講法，這個各位自己看就好了，《太平御覽》引用《風俗通》裏面所講的，這個也不用採取。我們老師就是採取這個字寤，寤是悟的假借字，採取這個講法。「遂惡之」，姜氏就惡了，厭惡，憎惡這個莊公。憎惡這個莊公，「愛共叔段」，她就特別偏愛共叔段。「欲立之」，想把共叔段立為太子。在當時的制度，國君傳位應該傳給長子，這個制度，應該傳給長子。這個武姜犯了大錯誤，她不按照國君傳位的這個制度，她要把她的小兒子共叔段立為太子。「亟請于武公」，武公就是武姜的丈夫，就是莊公的父親。亟請，不只一次的，請武公把共叔段立為太子。「公弗許」，鄭武公不許，弗當不字講，不許可，這是一段。

這一段把鄭武公娶武姜的來源，從那裏娶過來，怎麼樣生了莊公——寤生，因為寤生，所以她受到驚。這一驚，對於莊公就是憎惡了。這個不對，夫人生產難產也是免不了，因為難產，就對於難產的這個嬰兒一直懷恨他，這就是感情用事太過了、太過分。這還不算，最不對的地方，要把這個共叔段立為太子，幸虧武公沒有答應，

武公一答應，那更不得了，那個制度亂了。雖是沒有答應，可是從她這裏，可以看出武姜，這裏所講後面這條，禍亂就從這一點開始。所以雪公講這一點，亟請于武公立為太子，把共叔段立為太子，這是禍亂由她開來，這是一個根源。我們讀《左傳》，這個地方要認清楚。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大念泰，大叔。這是第二段。接著前面講，公弗許，共叔段沒有立為太子，後來莊公即位，鄭莊公作了鄭國的國君，即位就是繼承武公為鄭國的國君。為之請制，誰為之請制？就是武姜，武姜為之，為誰呢？為就是替共叔段，之就是代表共叔段，就是替共叔段請制。制是一個大地方，很險要的地方，請莊公把制這個地方封給共叔段，叫共叔段到那個地方，據守在那裏。制這個地方，根據古人的注解，叫作虎牢關，虎牢關古時候是一個關卡、關塞的一個地方，非常險要，背後是高山，北邊面臨黃河，背山面河，形勢非常險要。武姜替共叔段請求莊公，把這個地方給共叔

段，讓共叔段好好在這個地方，安穩穩的在這個地方發展，這是她的用意。但是，「公曰」，公曰是莊公，制是「巖邑也」，制這個地方是巖邑，巖這個字就是險要。「虢叔死焉」，虢叔就是指的東虢國君，在這以前，東虢國君的虢叔就在這裏，他倚仗這個地方險要，他自己不脩道德，就倚仗這個地方險要，他在那裏作得不好，然後被鄭國把它消滅掉了，叫作虢叔死焉，死在這裏。這是莊公跟武姜講，這個地方不好，當初虢叔就為這個地方，他就死在這裏，這裏不適合。「他邑唯命」，邑就是現在講一個城市、一個縣，叫作邑，古時算是一個大的地方，相當於後來一個縣。其他的地方唯命，唯命就是莊公對武姜講，你只要提到那裏，你的命令，你說那裏都照辦，說那裏就給那裏。這時候武姜就「請京」，請這個京。京這個地方是在河南的熒陽縣，熒陽這個地方，後來叫作河南省的一個京縣，這個地方也是個大地方。請京，「使居之」，使共叔段在這裏居下來。「謂之京城大叔」，稱呼共叔段，稱呼他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我們先看這一小段。祭仲，這個祭字當姓名、當姓來講讀債，祭仲，他是姓祭的，他是鄭國的大夫。這個時候，他跟鄭莊公講「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城，一個國家一國之內，不是國君的話，其他的大夫，或者是國君他的家族的人，他們所享有的都城，應該有一個制度，不能超過這個制度，超過這個制度，這講都城過、超過了一百雉，是這個國的一個禍害。「先王之制」，先王指的是天子，按照先王、天子的制度，「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大的都不能超過國家三分之一，這講面積，不能超過三分之一。「中五之一」，中都不能超過這個國家五分之一，小是九分之一，不能超過。「今京不度」，現在這個京城大叔所住在這個京城裏面，不度，不合乎這個制度。「非制也」，非，不是先王所規定的那個制度。「君將不堪」，君就是指的鄭莊公，你作鄭國的君主，你將來是不堪，你將來受不了他來帶給你的禍患，你受不了，不堪。

百雉，古時候一個算法，就拿一個城牆來講，先說這個堵，三堵就是一雉，三

堵叫作一雉，一雉這個牆有三丈長一丈高。侯伯，侯伯就是古時候國君的爵位。爵就是天子封諸侯那個爵位，諸侯是國君，國君是他的職位，國君的職位另外有爵位。爵位分成五等，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級的一個爵位，第一等的位子、爵位，次一等就是侯，再第三等就是伯，第四是子，第五是男，五等爵。五等爵，按照侯伯這個國君，國君是侯的這個爵位，或是伯的這個爵位，他這個城五里，五里的面積，直徑有三百雉，這個算法。這樣比例算起來，這個國內的大都，不能超國一百雉，其餘的就是照這個推了，所以大都不過百雉，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這裏雖然古人注解三堵曰雉，一雉之牆有三丈長一丈高，侯伯的城，方圓有五里，直徑有三百雉。雖是這個講法，古時候這個尺跟我們現在不同，我們現在這個尺，有公尺，有市上的市尺，算法不相同。古時跟我們現在也不相同，這個都不必詳細考它，詳細考察也不是重要的意思，我們知道有這個比例就可以了。所以講到京這個地方，超過了先王所定的制度，非制也。你現在讓他在這樣大的面積之內，讓他安安穩穩的在那裏發展，將來對你不利，所以說是君將不堪，你將來受不了。這一小段。下面就是祭仲講這一段話，就看莊公怎麼反應。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這是一小段，莊公說，姜氏欲之，焉辟害，焉當何字講，何能避免後來的害，將來的災害，何能避免。為什麼不能避免呢？姜氏欲之，注意，這個姜字。武姜是他的親生母親，而這裏，他稱親生母親稱姜氏，這是什麼話？這可見得這個莊公不把他這個親生母親看作是自己母親，所以講姜氏。這有原因的，不能只怪一方面。武姜一向那樣偏愛共叔段，從莊公寤生之後，她一直憎惡莊公，所以母子之間，這種感情的破裂，這種惡化，已經不是一天，長久以來就是這種狀況。這種狀況，兩者都不好。武姜妳不能因為莊公難產，妳就一直來憎惡他。就莊公來講，雖然母親那樣偏心愛共叔段，憎惡他、憎惡這個莊公，但是究竟是母子至親，母子至親不是普通的，你莊公要了解你的身體那來的？你身體就是你母親給的。你在這裏講姜氏欲之，不把母親當作母親看待，兩者都不好。所以，姜氏欲之，姜氏這字，這就是《春秋》之筆，沒有說那個好，那個不好，實際上兩者都不好，就用個姜氏這個稱呼，意思就含在裏面。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祭仲又講了。祭仲聽到莊公說「姜氏欲之，焉辟害」，祭仲又「對曰」，你說姜氏欲之，要了解，「姜氏何厭之有」，厭是滿足，你給他現在的京城這個大地方，你以為她就滿足了嗎？何厭之有，這是倒裝句法，那就是說，姜氏那有滿足的地方，何厭之有，何有滿足這個地方，沒有的，她一直是不滿足。你現在給她這個京城，她就是繼續的、她還要求得的更多，她的欲望無厭。這樣說起來，「不如早為之所」，不如趁早為之所，所這個字，好懂的話，趕快處理，趕快把這問題早一點處理它。說得更明顯的話，姜氏她就是欲望無窮，沒有厭足的時候，沒有滿足的時候，你現在趕快把她無窮的欲望，趕快把她了斷了，不讓她再繼續，應該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這個蔓讀萬，不要使她滋蔓。滋蔓，根據前面講的，早為之所，就像農人耕地一樣的，你先把地上那些野草剷除掉，就是治理地，先把耕種這個土地治好，治好就是把那個野草、藤蔓這些東西，把它除掉。無使滋蔓，滋就是滋長，不要讓

那些蔓草，不讓它繼續再滋長了。蔓，再解釋，「蔓難圖也」，滋蔓，一滋長，長得很多，難圖了，你再想除它就難了。這個蔓是草，「蔓草猶不可除」，這個草尚且不可除，這個草滋蔓多了，它就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何況是你國君的寵弟，你所寵愛的這個共叔段是你弟弟，你讓他在京城那邊逐漸勢力坐大了，就像那個草滋長得一片都是，所見的，都是這個草把那個地都蓋起來，草都難除，何況你這個弟弟在京城，將來勢力坐大了，你怎麼除他？況君之寵弟乎。它又是這個一小段，下面你看這個莊公怎麼說。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多行不義」，不義的事情就是講，如果他的弟弟——共叔段所行的、所作的，不義的事情，就是對於莊公不義。莊公現在是君主，他要對國君是危害的話，就是不義。將來讓他作得愈多，也就是說，他勢力大起來以後，對於國君危害得愈多，就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必然的，不用別人來處理，他自然的就斃了，自己敗了，斃是當敗字講。「子姑待之」，子就是指的祭仲，姑是姑且，你姑且待之，你待到後

來，你看看吧。這些話說得非常冷酷，這也不是一個哥哥說弟弟的話，比如說，你是個哥哥，你預見到你的弟弟將來對於你，愈到後來愈不利，作那些傷害你這個哥哥的事情，你作哥哥的現在不管他，還跟別人講：你看看吧，看我弟弟將來有什麼下場，你好好待著吧。這話說起來，那裏像是一個哥哥講的話，子姑待之，這一句話莊公失了作哥哥的身分，叫人聽起來寒心。這是一段。下面這就講共叔段發展的事情了。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這又是一小段。你看看左丘明的文筆，前面祭仲講的那一番道理，講出來，莊公一步一步的給他答復，答復到最後，「子姑待之」，這個時候就不能叫祭仲再講，這話講完了，下面換一個。換的是公子呂，公子呂之前，先把事實說出來。「既而」，既而就是在莊公說子姑待之以後，說這句話以後。大叔——共叔段，「大叔命西鄙」，他就自作主張，就下命令，西鄙，在鄭國的西邊，西邊的邊疆，西鄙，還有「北鄙」，

西、北這兩個地方，「貳於己」。貳於己就是說，因為這兩個地方本來就是鄭國的，就是鄭莊公完整的一個國土，現在共叔段下命令，這兩個地方你除了聽莊公——國君，聽從他的話以外，還要聽我的，貳於己，這就是對於莊公有傷害。貳於己，要知道，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方、一個土地，既然是歸於這個國家完整的領土，他怎麼又聽別人的命令呢？就等於我們在近代的時候，那些國家在中國大陸之內，叫作租界，租界就是把一地方畫歸給他們——外國，完全主權交給外國來行使，名義上，這個土地是中國的，但是租界一租給外國的話，一切都是聽從外國的命令，那時候租界很多。這個貳於己，一方面聽莊公，一方面要聽命於共叔段。他沒有得到莊公的許可，他就是自動的、自主的要把這兩個地方歸屬於他，貳於己。「公子呂曰」，看到這種情況，公子呂，也是鄭國的一個大夫，他說「國不堪貳」，一個國家怎麼能夠忍受到貳呢？貳就是叫這兩個地方，又聽從國君的命令，又聽從共叔段的命令，你這國君能夠忍受嗎？不堪貳，不能忍受這種貳分。「君將若之何」，公子呂就對莊公講，你將若之何，你怎麼辦？看到這個情況，你怎麼處理。下面就說假設的話，「欲與大叔」，莊公你這個君主，你要想把這個國家整個將來交給大叔。「臣請

事之」，我們作臣子的，我們現在就來奉他為君，我們就事奉他。「若弗與」，弗當不字講，若君主你不把這國家交給他，交給他，當然你不願意，你那裏願意把一個國家就給他？就不與，「則請除之」，就請趕快把你這個弟弟這種作為、這個禍患，趕快除，請除之。「無生民心」，生民心是什麼呢？你現在這樣貳於己，叫民眾生出貳心出來，你不及早除的時候，叫民眾無所適從。無所適從，民眾的心，民心就渙散了，究竟忠於你國君，還是忠於共叔段呢？這個民心就渙散了，一渙散就難收拾。你現在及早除之，無生民心，不要民眾心裏這樣渙散。

「公曰，無庸」，莊公說，無庸，你不要著急。庸，庸當用字講，你不用這樣顧慮，無庸。就是對公子呂講，你顧慮這些事情，不必。為什麼不必呢？「將自及」，後來的後患、災難，將自及，共叔段他將自受的，災難不會由我來受，他自作自受，將自及，自己將來自受，自受禍難、禍患。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你看，大叔又把這個貳收為己邑，原來是貳，一方面聽國君的命令，一方面要求他聽共叔段，現在進一步的，就把這兩個地方完全收歸為自己的，這兩個地方都收歸於自己所有，收為己邑。「至于廩延」，除了這個之後，還到廩延，廩延這地方距離京城（共叔段的）還有一段距離，又向廩延那個地方擴充。「子封曰」，子封就是公子呂，他這稱呼又變一變。子封就說「可矣」，要除，現在可以除了。「厚將得眾」，再等到將來，厚，所謂厚是什麼？他這個面積愈後來愈擴充，擴充得愈多。愈多，他得的眾、得的民眾愈多，所以現在這個時候不除，什麼時候除？所以說可矣。莊公又說「不義不暱，厚將崩」，你看這什麼話，莊公說，不義不暱，不義是什麼呢？這是指對國君講的，不暱是指弟弟對哥哥講的，像共叔段這樣，他這樣擴充他的土地，一心想危害國家，他對於國君是不義的，要準備叛國。不暱，共叔段是我的弟弟，暱是當親，他這樣對待我，沒有拿我當哥哥看待，他不親暱於我，我們兄弟之情、兄弟之間這個情分沒有了。這是歸於他，他對於我這個作哥哥的國君，他是不義，對我這個哥哥他也不親暱，這種你講厚將得眾，這個厚沒用處，厚怎麼呢？「厚將崩」，這就照應前面那個比喻的話，都城過百雉，那個牆那麼高，面積那麼多，

但是這個牆愈高，下面這個基礎不穩固，城牆作得再高，再廣大的時候，下面，城下面城牆的這個基礎、這個基地，根基不固的話，愈高，它崩得愈快，厚將崩。前面拿厚將得眾，現在拿這個牆比喻那個眾，你雖然得了眾人，面積也擴充多了，民眾也多了，但是得的民眾不會服從你。為什麼不服從呢？你不親不義，不義不暱，一般的老百姓怎麼會擁護你，一般老百姓不擁護你，不附和你，就等於那個牆下面——牆的基是空虛的，那會崩，那高牆一倒下來，就崩下來，厚將崩。

莊公這個人，他是有才能的人，眼光也看得遠，他把他弟弟這種作為看得清清楚楚，完全把他弟弟這種一步一步的來侵害他，他就捏在手掌心裏面，他掌握得非常穩定，他不在乎，所以最後講，他再厚，倒得愈快，厚將崩。這個結果他看得出來，這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我們一般人，就拿敵人來講，看見敵人發展起來，我們心裏就著急了，他的勢力愈大，對於我這方面，將來愈難制伏他，那怎麼辦呢？但是在莊公，完全掌握他的弟弟，讓他一步一步的來作那些不義不暱的事情。在這個時候，他看到時機還沒成熟，時機一成熟，那就崩了。這一點，你可以看出來，

莊公把共叔段現在一步一步的這種行為，到後來的結果，那就是料敵如神，他看得清楚。所以前面祭仲講的話，第二大段是公子呂講的話，他把他們兩個人講的話，他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得清清楚楚。就是這樣分析清清楚楚，講歷史的人、研究《春秋》的人，就把莊公的這種居心完全顯露出來。《春秋》之筆是誅，誅是誅他的心，誅他的居心。他的心放在那裏，別人不知道，左丘明根據《春秋》這個筆法誅心，就是誅鄭莊公他的存心。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大叔」就是指的共叔段，「完聚」，所謂完聚就是把他的城，古時候有城有郭、城郭，整理得很完善，聚，就是聚集他城裏的民眾，完聚。城牆也脩好了，民眾也把他召集好了，聚就是召集。「繕甲兵」，繕是脩繕。為什麼脩繕呢？他原來就有甲兵，甲兵是武器，古時候作戰的時候，自己要戴著這個甲，兵是攻擊對方的武器，

叫甲兵。到後來，這個兵就是指的人，拿武器作戰，這叫作兵，叫當兵，兵本來是個武器。繕甲兵，就把他的武器裝備、脩繕。「具卒乘」，卒是兵，乘是車輛，車輛就是古時候作戰有戰車，卒乘，也把它準備好了，具是準備好了，具備了。「將襲鄭」，襲，這個字本來是入聲字，我們現在的國語，讀襲，讀平聲。襲鄭就是來攻擊莊公，來進攻。古時候作戰就是趁對方沒有準備的時候，出兵來攻擊他，這叫襲，這裏是襲鄭。這個共叔段在他那裏準備，「夫人將啓之」，夫人就是姜氏，她準備作內應，鄭國莊公的這個城，姜氏要來開這個城門，夫人將啓之，這就是裏應外合。說到這裏，要研究。大叔那樣在外面的準備，距離莊公這個城還很遠，古時候交通不像我們現在這樣發達，他在那裏那樣準備，你怎麼知道？你平常不派人在那裏打聽他的行動的話，你怎麼知道。可見得莊公雖然在前面講子姑待之、無庸、將自及、厚將崩，講歸這樣講，實際上，他如果不派人來監聽、監視共叔段，他怎麼知道。還有，姜氏在城裏，你怎麼知道她要不要開這個城門。研究《左傳》，這些地方都要了解。

「公聞其期」，而且他也知道什麼日期，共叔段會來攻打鄭國。「曰」，這個時候「可矣」，這時候莊公說，可以了。可以怎麼呢？趕快就「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他說了「可矣」，接著他就採取行動了。「命子封」，叫子封率領戰車二百乘來伐京城。這一出動，二百乘這個戰車伐京的時候，「京叛大叔段」，京這個地方那裏的民眾就叛了，不但是民眾，重要的是那個卒，他的軍隊與民眾都叛了，叛了大叔段。「段入於鄆」，到了鄆這個地方。到了鄆這個地方，這還不算，「公伐諸鄆」，莊公又伐諸鄆，這個諸不是數目字，是把兩個字的音合起來，簡化為一個字，這個字叫作合音字，把兩個字音合併起來，讀成一個字。諸是什麼呢？這個合音字有兩種用法，用在一句當中的話，就代表一個之字，一個於字。公伐諸鄆，念慢一點就是公伐之於鄆，伐之什麼呢？就是伐這個共叔段，這個之就是代表共叔段。伐共叔段在那裏呢？於鄆，在鄆那個地方來伐。這是諸用在一句之中。如果在一句之末呢？那就代表之乎這兩個字，乎是代表問句、問話的意思。這是在一句中，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在辛丑這一天，「大叔出奔共」，大叔從鄆這個地方逃出來了，逃出來奔到那裏？奔到共

這個地方，這是指另外一個地方。

上面這幾大段，就把武姜生莊公，一直到後來，一步一步的，共叔段這樣危害莊公，到最後共叔段奔到，叫出奔，奔到共這個地方。下面就解釋「鄭伯克段于鄆」這一句經文。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書曰」，就是孔子寫了《春秋》，寫這一句話：「鄭伯克段于鄆」，這一句話的意思在那裏？就解釋《春秋》這一句話的含意。一般講《春秋》之筆，《春秋》之筆是誅，用筆誅，誅心，誅人心，就從這一句經文裏面來看。莊公什麼用心？共叔段用心是如何？武姜用什麼心？就憑下面解釋了，莊公跟共叔段是兄弟的這種關係，在這一句話裏面，鄭伯克段，沒有說鄭伯克弟弟，是弟弟，沒有說弟弟，不言弟。「故不言弟」，這個弟字兩種讀法，一個是讀悌，不言弟，弟是什麼呢？作弟弟的人要盡到怎麼樣尊重兄長，怎麼樣尊重哥哥，要行悌道。但是不讀悌也可以，讀

弟也行，在《經典釋文》裏面先注解，言弟，又一種讀法叫悌，這兩種音都可以。所以一般說是孝弟，也讀孝悌，都可以。這裏講段他沒有盡到弟道，沒有盡到尊敬哥哥的這個弟道，故不言弟，沒有把弟的這個名分寫出來。這是責備共叔段這一方面。「如二君，故曰克」，就像二君，就解釋這克字，鄭伯克段于鄆用這克字，克是兩個國家發生戰爭，這個國家把那個國家打敗了，是克敵，克服了敵人，叫克。所以在這裏講鄭伯克段，就把鄭伯跟共叔段比作兩個國家、兩個國君，二君，雙方都不對，鄭伯也不對，共叔段當然也是不對，責備雙方。曰克，用這個克字，把鄭伯、把共叔段都責備了。「稱鄭伯」，這是責備莊公的，稱他是鄭伯，公、侯、伯、子、男，鄭莊公這個時候他是伯的這個爵位，稱他的爵位，不稱呼他是共叔段的哥哥，沒有這樣提出，稱鄭伯。「譏失教也」，譏刺鄭伯，自己是國君，是伯，伯爵在國君爵位上，自以國君來自居。國君自居，沒有照顧弟弟，對於弟弟要教養，教養弟弟是哥哥，國君他要忙於國家的事情，他不必來教，不必親自來教弟弟，所以在這裏稱他鄭伯，就從這個稱呼看出，鄭伯沒有教他的弟弟，失了教。

「謂之鄭志，不言出奔」，前面講「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出奔，明明左丘明《左傳》裏面講，事實上是出奔，鄭伯克段于鄆，這一句經文沒有講出奔。不言出奔是什麼呢？是含有鄭莊公的志，志是什麼呢？在心謂之志，發言叫作詩，存在心裏面，沒有說出來，這是鄭志，鄭的志、莊公心裏的話，在那裏，就是要來伐，伐這個共叔段。伐還不算，《左傳》也有人注解，《公羊傳》、《穀梁傳》都說，莊公的心裏就是要殺他的弟弟，志，就是指的莊公要殺他的弟弟，不言出奔，表示他的心裏要殺他的弟弟，「難之也」，難以說出來出奔，不說出奔就是表示他的心裏要殺這個弟弟。《左傳》有這個講法，也有人反對，不是這個講法。鄭這個志，到後來，莊公雖然叫子封率領戰車去伐共叔段，他沒有存心要殺他的意思。原來所講的，厚將崩、子姑待之、多行不義必自斃，這都不能說他一定要殺害弟弟，那是因為姜氏那樣偏愛共叔段，莊公對於母親這種意思也不敢違抗，所以前面講那個意思都是不能違背母親的意思，這也是人情之常，所以有這種講法。在這裏，一個講鄭志是莊公要殺害共叔段，一種講法不是這樣，就是把他趕跑就算了，以前是礙於他的母親那樣偏愛共叔段，母親的命令也不能違抗，也有這種講法。所以難之也，難以把他

心裏的話表達出來，難說。

到這裏為止，這就把「鄭伯克段于鄆」經文解釋完了。從這一句經文裏面，加上《左傳》給它解釋，就知道孔子作的《春秋》，褒貶，有褒有貶。甚至於憑一個字，一個字可以褒，一個字可以貶，就從這經文裏面來研究研究它的含意，看出《春秋》之筆它怎麼樣褒貶。《春秋》之筆比這《詩》，那要明顯多了，《詩》比這個更含蓄。我們在今日之下，別說《詩》，就是《春秋》這個意思，我們都很難懂，要
不看《左傳》，不看《公羊傳》，不看《穀梁傳》，我們不懂。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這又是一大段。「遂寘姜氏于城穎」，莊公就把武姜——姜氏，寘，這個寘字就是放置在那裏，跟那置是一個字。就把這個姜氏寘在城穎那個地方。說到姜氏，這裏再補充的說一說。這個姜氏，上回我講的時候，姜氏是出於伯夷的後人，伯夷這兩個字，就是跟古時候那個伯夷、叔齊兄弟兩人哥哥那個伯夷同名字，但是這個伯夷不是孤竹君的兒子，不是那個伯夷。這個伯夷是什麼呢？是在舜帝朝廷裏面的一個

臣子，這個伯夷姓姜。他姓姜，跟呂尚——就是姜太公，同一個姓，所以這個姜，武姜跟姜太公的齊姜，是同一個姓，所以這裏叫武姜。莊公把武姜——姜氏放到城穎那邊去，而且「誓之曰」，誓就是發誓，發什麼誓呢？「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黃泉是什麼呢？地下。把地下挖得很深的時候，見到那地下的水是黃色的，所以古時候講人死了，埋葬埋得很深，就是到黃泉。不及黃泉，意思就是說不到死，死到黃泉、到地下，不到那個時候，無相見也，莊公發誓，他跟母親不再見面了，就是在有生之年從此不再見面了。那就把他母親永遠放在城穎這個地方，不願意跟她再見面，發了這個誓言。這個誓言說完了以後，「既而」，既就是把這個事說完了以後，馬上「悔之」，就感覺懊悔。莊公雖然不好，他還知道言詞說出來以後，收不回來，他知道懊悔。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遂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遂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穎考叔」，就是另外一個人出現。穎考叔他是「穎谷封人」，穎谷這個地方，他是封人。封，是一個邊疆，有疆界的。古時候在邊界堆起一個土堆子出來，叫這是一個疆界，《論語》裏面「夷封人」，封人，就是因為那一個地方，管理那一個地方一個官員。穎考叔他是穎谷這個地方的一個典，典就是管理，管理這個邊疆的事務，或是治安，就是邊防的意思，他是這一個官員。「聞之」，就聽到了鄭莊公跟他的弟弟、跟他的母親，上面所講這些複雜的事情，到最後發了誓詞，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他聞之，就是聞到、聽到這些複雜的事情。聞之以後，他就要想辦法幫助莊公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不是說，我來勸告勸告他，沒那麼簡單。莊公是個國君，穎考叔他是在國家邊境這個地方，作一個官員而已。因此他想辦法，這辦法什麼呢？「有獻於公」，送些禮物來獻給、呈獻給莊公。這是作臣子的拿這個禮物，呈獻國君，這是可以的，獻於公。國君對於臣子有獻禮物來的時候，要招待

他，普通招待的話，就是招待他吃一餐飯，就是「公賜之食」，賜就是招待他，因為君主待臣子叫賜，賜給他吃一餐飯。「食舍肉」，在吃飯之中，穎考叔舍，這個讀上聲，跟捨棄的捨是一個字，我們現在讀捨棄的捨，左邊搭一個挑手邊，經典裏面就是這個字。食舍肉，在吃飯的時候，有肉，他放著不吃。為什麼不吃呢。「公問之」，莊公就問了，你為什麼這個肉不吃？「對曰」，穎考叔就對莊公說，「小人有母」，小人，穎考叔稱呼自己，他說我家裏有母親。母親怎麼呢？「皆嘗小人之食矣」，嘗就是吃的意思，嘗過。這個嘗字，說到這裏，我要補充說一下。現在一般人，這個嘗左邊加一個口字，那是畫蛇添足，嘗就是這個嘗字，旁邊不要加一個口字。嘗就是吃過小人奉給母親吃的東西，「未嘗君之羹」，還沒有吃過國君、君主這個羹，羹就是指的這個肉。比如說，一般說羊羹，羊肉來作成羹，其他肉類也可以作成羹，未嘗君之羹。古人注解說君主拿這個羹來招待臣子，是貴，君為貴，臣子比君主要賤、要低，高階的招待低階的人，就用這個羹，有這個講法。儘管古人有這個注解，不必這個講法。前面明明講是肉，這個羹是變化的，就是穎考叔自己來講，未嘗君之羹，這羹指的就是肉。「請以遺之」，遺之古音就是讀遺，後來才讀遺，

遺這個字、這個音比較更細密一點，古人就讀慰，遺之就是祈請君主准許把這個肉帶回去賜給母親，遺一般講就是贈送，贈送對於君主來講就是賜予，賜予他的母親，請以遺之。「公曰」，莊公一聽就說了，「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爾就是你，指的穎考叔，你有母親來接受你贈送，送給她這個肉，緊我獨無，緊是個語助詞，雖是語助詞，在這裏也可以當唯有的意思，只有我獨獨的沒有母親。這就感覺他，原來是既而悔之，古人不發誓辭則已，這個話說出去，尤其是誓辭說出去，不能改。不像現代人，現代人講話不算數，古人講話說出去就不能反悔，雖然悔，悔是不錯，那誓辭不能改變，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說不能見就是不能見。所以在這裏講，緊我獨無，你很好，你有母親，還拿這個肉來奉養母親，而我呢，獨無，在這個世間只有我沒有母親，沒有母親來奉養，奉養母親，沒有了，說這話就是很傷感。

這個時候穎考叔就說了，「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說話要講究技巧，再問，故意問一下，敢問，問莊公，你說緊我獨無，這是什麼意思？怎麼你沒有母親呢？

何謂也。「公語之故」，《左傳》的文章太好了，公語之故這一句話，就把前面這些事情都說出來了，語是讀去聲，語是告訴他，故，以前的那些事故完全說出來。「且告之悔」，說出來，莊公很感覺得遺憾、後悔，不知如何是好。「對曰」，下面你看，穎考叔就說了，向他建議解決辦法了，也就是獻策了，貢獻他的方法了。「對曰，君何患焉」，君就是指莊公，何必憂患呢？不必憂患。不必憂患，不必等莊公問，穎考叔就說了，辦法就說出來。「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而相見，挖一個隧道，從地面挖得很深，這隧道在臺灣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挖成隧道，就是你跟你的母親在隧道裏相見，挖到隧道，隧道挖得很深的話，就有水，黃泉，那就見到黃泉，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在隧道裏有了黃泉，那就相見。「其誰曰不然」，誰說這不對？挖出隧道來，那就是到了黃泉，到了黃泉跟母親相見，合情合理。這是穎考叔貢獻這個方法。

「公從之」，你看這個文筆多麼簡潔，莊公就採取他這個辦法，從之，就順從他這個意見。從之，接著就怎麼呢？不必說怎麼樣挖這隧道，要多少人力，挖了之

後，再派人跟他母親約好什麼時候見面，那個都是多餘的，不必講。從之以後，接著就講，「公入而賦」，莊公入了隧道，賦，賦就是賦詩，就是作詩。賦詩什麼呢？「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進入這個大隧，在這大隧之中，見到母親這個樂，這個樂是融融的，其樂也融融。融融就是和樂的意思，心裏又和平，樂就是快樂。原來說誓辭的時候，以及心裏有懊悔的時候，心裏不和平，心裏就是一團的煩惱在那裏，有不平之氣在那裏。這個是和樂，氣平下來了，和平而且快樂，有和平之氣，才真正的快樂，所以注解裏面講，融融就是和樂。莊公作的詩就是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這兩句是詩，就把莊公這個時候的心裏那個志表達出來。原來對母親發的誓辭，後來懊悔，懊悔也來不及了，這個煩惱是難以解開的，一個人這種煩惱解不開，他是終身遺憾，這個時候解開了，他就和樂了，這是再樂的也比不上，這是天倫之樂。「姜出而賦」，他的母親，母子見了面以後，走出大隧到外面來了，她說，「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本來這個字讀泄字，其樂也洩洩，在這個外，押的韻，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這是母子兩人賦的詩。洩洩就是舒散的意思，舒散什麼，原來被莊公放置在那一個地方，這樣一想，這一生從此見不到她的兒子，現在，好

了，隧而相見，從隧裏、從隧道裏出來，這個樂，這種洩洩的時候，其樂也洩洩，就是舒散，舒是舒服，散就是，散什麼呢？把原來那種悶在心裏面散掉了，舒散。舒散在這講洩洩。「遂為母子如初」，這樣的話，母、子，姜氏是莊公的母親，是他的親生母親，母子如初，這個初就是講究天倫，這個初是在莊公寤生，驚姜氏，還在那個以前的，一般女子懷了孕，她在懷孕這個小孩子、嬰兒，她就愛護他，母性愛護兒女，從那時就愛護，母子如初。再進一步的講，母子是天性，這個如初是她這個天性裏面恢復了，後來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那都是後來的事情，講最初的時候，母子是天性，為母子如初，真正得了天倫之樂，這一大段講完了。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君子曰」，就是拿第三者——一個君子，來評論穎考叔。如同《史記》司馬遷寫列傳的傳記之後，最後講太史公曰，就是那個意思，太史公就是司馬遷自己，評論這個傳記裏面的人。這裏是君子曰，左丘明就假借一個君子說了，「穎考叔，純

孝也」，穎考叔這個人是純孝，純孝按照杜預注解，《左傳》是杜預注解，解得很好。他說，純當篤字講，「純猶篤也」，篤就是厚的意思，篤厚。孔穎達再解釋杜預這個注，他說《爾雅》裏面解釋這個純字，把純字解釋當大字講，大小的大。純孝，按照《爾雅》來講就是大孝，純孝就是孝子、叫大孝子。這個大孝子在這裏講，他是純厚，既純厚又是大孝。什麼是大孝？什麼是純厚呢？「愛其母，施及莊公」，他愛護他自己的母親，施及莊公，又把這個推己及人，也要把這個孝道來施給莊公，推己及人，這是大孝，也是純孝。

「詩曰」，這舉《詩經》裏面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經》裏這兩句話。現在我們研學的《詩經》，又叫作《毛詩》。《毛詩》是毛公注解的《詩經》，這是《大雅》裏面的，有一篇詩叫《既醉》，那一篇詩裏面有這兩句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匱，匱當竭字講，竭就是東西用完了，這叫竭，盡了，用盡了叫竭。不匱是用不完，孝子不匱，孝子對父母所盡的孝道，永久用不完，自己這個孝道永遠是沒有完的時候。而且下面講永錫爾類，永遠的，錫就是賜，賜給爾類，爾就是

當你字講，賜給你這個同類的。同類怎麼講法？你是人，也賜給別人，這個講太淺了。永錫爾類，你是個孝子，你對於父母盡的孝道，這個孝道永遠盡不完，你的孝道無窮無盡的，然後永久的來賜給他人，他人就是爾類，是你同一類的。同一類，這個類，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把他講在同類的，世間也有不孝的。真正不孝的兒女，你怎麼樣教他，也教化不過來，那不算爾類，這裏是爾類，經過你這個孝子給他一啓發，容易啓發出來。所以能夠容易啓發出來，他本人天生的就有孝道，你這個孝子有孝心，你去勸他的時候，他也有孝心，他本有孝心，經過你這樣，用這個方法來啓發他，他就把他的孝心能夠啓發出來了，這就是爾類。

莊公原來對他母親算是不孝，談不上是孝，所以才對母親發出那個誓言。後來經過潁考叔這樣一啓發，他馬上就從之，進了大隧，然後又作詩，把他的心志能夠表達出來，這就是他本來就有孝心，這個孝心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所以才爾類。「其是之謂乎」，把詩裏面兩句詩引出來以後，後面加這一句話，其是之謂乎，潁考叔這樣真正是大孝子，也把這孝道能夠啓發莊公。莊公所以能夠啓發，證明莊

公他本有孝心，這個意思，你想一想。

詩裏面有另外一個講法，用在這裏就是讚美穎考叔，同時對於莊公來講，毀譽參半。就爾類來講，莊公本有孝心，他才能夠由穎考叔啓發出來，這是讚美莊公好的一面。另外一面，你這個孝心如果沒有穎考叔來啓發，你孝心雖有，用不出來，你對於你的母親遺憾是終身遺憾。構成這終身遺憾，你就是對你母親不孝。現在有這孝心，還是穎考叔來啓發你，沒有穎考叔來啓發你，你這個孝道，你沒有，你稱不上，你想盡孝，對於你母親盡孝，沒有這個因緣，你盡不到這個孝，你能夠盡到孝道還是穎考叔施給你的。所以對於莊公來講，毀譽各一半。重在這裏，讚美穎考叔。穎考叔那是在邊疆的一個官員，他要來教化莊公，怎麼教化法子？他能用這個方法把莊公的心改過來，而且提供這個方法也非常善巧。這種善巧，不是真正的孝子想不出來。

所以我們研究儒家這個經典要知道，講孝道，必須自己對於父母實實在在的盡到孝道，然後教別人，你才有辦法教給別人。自己沒有實在對父母盡到孝道，想不

出這個辦法出來。就是想出這個辦法出來，對於別人來講，人家也沒有感動，也不能夠感化他人。能夠有這個解決辦法，又能感動別人，就憑自己實實在在對父母能夠盡到孝道。這一點，我們不但研究《左傳》，研究儒家那一部經典，我們都要這樣來學習。就是研究佛經也是這樣，你把佛經，自己知道，你拿這個佛經來勸化別人，假如自己沒有老老實實在這裏脩行的時候，講出去，人家沒有感，受不到感動，講出來，只是一種學問，這一點很重要。說出來，就叫人家能夠很感動，就能接受你這個教化，要憑自己的工夫。自己工夫，有一分工夫就有一分效果。無論是學佛、學儒，都必須注意這一點。

這一篇說完了，我們老師過去在講的時候，對於這幾個主要的人物加以評語，評語什麼呢？首先，武姜——姜氏，她就因為莊公寤生，就一直對他憎惡，這是過於偏。到後來，要想把共叔段立為太子，這就破壞制度，幸虧武公沒有答應。若是武公答應的話，不按這個制度，不把這個國君的位子交給莊公，把這個國君位子由共叔段來接受，制度一破壞，那個後果會很不好。後來又為共叔段請制、請京，以至

於共叔段到後來倚仗母親這樣偏愛，他一步一步的來侵犯莊公，這是武姜的不好，武姜的過在此。那麼共叔段，共叔段這是不好，無兄無君，在共叔段眼裏沒有兄，也沒有君，這是共叔段的一種過失。莊公也有過失，莊公前面講那些話，固然姜氏是他母親，他不能夠違背母親的意思，請制沒有答應，後來請京還是答應了。但是，居在京，這個京城大叔，他一步一步的來傷害莊公的時候，莊公你這個時候可以教化他。你既是一國之君，母親的命令雖然不能違背，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是個孝子的話，不能違，你可以諫，你要勸，你要找出時機出來，要諫勸，對母親又沒有盡到諫勸的責任，讓弟弟一步一步的這樣，發展到最後不義不暱。所以經文裏面講「譏失教也」，失教，是莊公的一個大的過失。按照當時，你對於母親可以諫勸，對於弟弟可以教化，你沒有作到，這是莊公的過失。

從雪廬老人對這幾位的評論，我們研究這一篇《春秋》經文，以及《左傳》講的這些事故，我們來學習這一篇經文、這個傳記，可以把握到重點。根據老師這樣的評論，我們看其他的各種注解，我們可以不會被那些注解左右，注解得對，我們

可以相信，注解也有不對的地方，我們拿老師這種評語的話，可以很正確的來看《春秋》這個筆法，看看左氏這個解釋、這個傳。我們在這裏，雖然只研究這一篇，由這一篇把握這個原理、原則，然後再研究其餘的各篇，要領就能夠把握住了。

儒經選讀講記(三) 【左傳選講】

孝經選講

前言

我們今天開始跟各位一同研究《孝經》。中國文化根本在五經，到後來增加好幾部，一共有十三種，叫十三經，《孝經》就是十三經之中的一部經。這部經文字不多，一共有九卷十八章。但這部經所講的，就我們中國文化來講，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因為它專門講孝道的。這部經在十三經裏面有注疏本子，經文沒有注解，我們看不懂的。注解之後另外有人講解，再用文字解釋注的，叫做疏。這部經在十三經裏的注疏本，是唐朝的一位皇帝，叫唐玄宗。講玄宗，一般比較陌生，提到另外一個名稱，大家就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唐明皇。這部經注是唐明皇用文字的解釋，是他的注。注比較簡單，到宋朝邢昺，他把唐明皇簡單的注解，再詳細的用文字解釋，那叫做疏。我們現在跟大家一起研究，就照這個注疏本子，唐明皇的注，宋朝邢昺的疏，我們來解釋。這部經一共有十八章，第一章叫做開宗明義。所謂開宗明義，就是這部經的開頭，講孝道的宗旨、意義，把它說明。這部經開宗明義是第一

章，十八章經裏面，開頭一個重要的意義。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開宗明義第一章經文，根據注疏解釋，宋朝邢昺的疏，所謂開宗明義，開是張開、開張的意思。宗當本字講，這部經講究根本的意義。明是說明、明顯，把經裏面所講的意義，開始就把它說明，說得很清楚。把這一部經的宗旨根本說清楚，以上是這一章的題目說明。

經文開始說了，「仲尼居，曾子侍。」因為這部經是孔子跟曾子兩人談話專門

說孝道的一部經。「仲尼居」，仲尼就是孔夫子的字。居是閒居的意思。孔子沒有事情，閒居在那裏。「曾子」是孔子學生之中一位大弟子。名字叫做曾參，這裏稱呼他曾子。「侍」這個字當站著講，站在那裏。但是在一般經文裏面講，侍雖是站著，但實際上就是陪孔子坐在那裏。侍坐，因為是學生陪老師，照禮來講，老師坐在那裏，學生站在那裏。實際上是陪著坐在一邊，這是侍，也是侍坐在那裏。這部經開始，一是孔子，一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兩人坐在那裏，這是記載經開頭的兩句話。

「子曰」，這是孔夫子說的，下面這些話都是孔夫子說的。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王」就是孔子所講的，那是從周朝一直追溯到周朝以前歷代的聖人，在位的那些王者。中國歷史有三皇五帝，五帝就到堯、舜為止。後來堯、舜以後，舜帝把天下讓給夏朝禹王。夏禹王開始以後，他的天下沒有禪讓了，就把天下讓給他的一個兒子，由他的兒子繼承。從夏朝開始，夏朝以後商朝，商朝以後周朝，這叫三代。三代的都叫做王，三王。一般講王是從

夏、商、周三代講的，但是在這裏講先王，就是講先代的，當然包括周家在內，周家以上追溯到夏朝，甚至堯、舜時代，歷代的君主。這個歷代君主指的是，就君主本人的修養來講，他有聖人的道德，又在天子、王者這個位置上，所以他「有至德要道」。至德要道就是指這個孝道來講。講究孝道這個孝字，就道德方面來講，他是德。一個人你說他的道德從那裏看呢。從他是不是對父母，以及父母以上的祖母，以至於歷代他的祖宗，是不是都盡到孝道了。這個孝道盡到最高境界，就是他的德，他的品德高到極處了。這個德高得沒有再高了，這叫至德。

這個「要道」呢，道也是指孝來講。孝也是道德最重要的修道的一個根本。因此講先王，就是先代有聖人之德的人君、君主，以孝在道德上來講最重要，而且至高無上的道德根本，叫做孝。以孝道來「順天下」，順什麼呢。把天下人都能教化得很順，順什麼，順乎天下人的心。怎麼先王有至德要道，也就是有孝道，能夠順天下人心呢。孝道，我們研究，這是從人本有的天性裏面起的作用。一個孝子，你問他為什麼對父母這麼孝順呢，他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是他從天性裏面發出來的作

用，他自自然然的，對父母盡到孝道。孝道就是一切要順乎父母親。父母對於兒女呢，講仁慈。父母對於兒女的仁慈，也是出於天性，講道理也講不出來，可是他本性就是對兒女愛護得無微不至。父母對於兒女那樣愛護，既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那麼兒女對於父母的孝順，也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先王他既然是聖人，就把自己的本性完全開發出來，所以他有這個至德要道，就有這個孝道。他治理天下，講政治，當然要做的事情很多，制定的政策也很多。但是講到根本，就在孝這個字，孝道。為什麼呢，孝既是從本性上發出來，先王他的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以後，他就以這個孝道，一方面對父母盡到孝道，另外呢，他就拿這個孝道來辦理天下事情。在政治方面，種種的事情很多，可是以這個孝道做辦一切事情的基礎，一切事情都會辦得非常好。絕對沒有什麼錯誤的，更不會像後代，有些暴虐無道，或殘害民眾，絕對沒有這些事情。他既是人君了，就是為天下人來辦事情，就把天下人當做自己子弟，一樣的愛護，這是政治的事務。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務就是教育，他拿孝道來對天下人實施教育。教育的事情當然也很多，比如說，學校裏面教學生學很多，現在的學校裏面，有學科學，有學哲學、藝術，那多了。古時候教育，雖然沒有現

在教育學這麼多。但是講到教育的根本，道德教育是最重要。道德教育的根本，就是講孝道。所以先王有這個至德要道，一方面他對於自己的父母要盡孝，再就拿這個孝道來辦政治，拿孝道來辦教育。因為這樣，用政治或教育來使天下人都能夠順。順就是從孝道裏面發出來，一切心理都是那麼孝順。由孝順裏面可以推想，天下人做一切事情，跟他人相處，都是從本性裏面起作用。本性是什麼呢，本性是對於一切人、一切物，都是關心、愛護，絕對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不會損人利己。而且隨著這個孝道，自己修養，愈修養到後來，愈是能夠捨己為人，捨棄自己的利益，而利益他人。

先王用孝道來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學習孝道。學習孝道，他的心理，都是那種順——孝順，以孝順心來對待他人，以孝順心來辦一切事情。就個人自己來講，一個有孝順心的人，就拿現在的醫學常識來講。一個人心理，那樣時時刻刻的，有種孝順心在那裏起作用，他沒有對人有什麼怨恨的心理，沒有對任何人有什麼惡意，都是用善意對待人。時時刻刻拿善意對待人，就他自己的生理、心理，也是受

了最大的好處。對於身體的好處是什麼呢，這樣與一切人，都是有善意而沒有惡意，心理帶動了自己身體的細胞健康。

就中國的學問來講，我們身體，在物質方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組成的，這個物質組成的身體，一種孝順的心理，帶動五行在那裏正常的在運轉，而沒有停滯。或是，就像街上交通一樣，車輛在那裏塞車，行不通，沒有這個現象。就是身體裏金木水火土五行在那裏正常運轉，不發生任何的阻礙，這個人的身體沒有什麼疾病的，一定是很健康。身體健康，心理孝順，這個人他一定是健康長壽。這是對他個人來講，這還是比較淺顯的，一種可以見得到的好處。講到深處，一個人他就從孝道這一方面，在家庭裏面孝順父母，父母有這樣孝順的兒女，那父母的身心也是健康長壽。家庭裏的兄弟姊妹，也由於他在家庭裏面帶動一家人，都是起了孝道，這一家人非常和諧。非常和諧，心理生理一定是健康長壽，沒有什麼苦惱。

再進一步，中國文化在經書裏面所講的宗旨，這部《孝經》的開宗明義這一章，講宗旨，孝道的宗旨是什麼呢。就是教我們人學這個孝道，目的在那裏，固然我們

個人的身心都好，也使我們家庭裏面所有的人都好，這還是世間的。講到最高的境界，就從學孝道，學到最高境界，就能把我們本性開發出來。本性開發出來，前面講，開始學的時候，自己身心健康長壽，家庭裏也是健康長壽，進一步超越世間。我們普通人得到健康長壽是不錯，你的壽命再長，就我們人間來講，就算活上一百歲吧，活上一百二十歲，還是有死亡的時候。死亡是我們人生最苦的一樁事情，也是一般人最恐怖的一樁事情。這種事情，就人世間來講，無論你家裏的財富再多，你的政治地位就是再高，如果你不是聖人的話，普通人你就是官位再高，財富再多，死亡免不了。但是呢，你修這個孝道，修到從世間的利益，由健康長壽，到了超越世間的境界，就把自己本有的性德——本性開發出來，那就超越世間。世間任何人都免不了一死，超越世間，就把死亡的問題解決了，沒有生死問題。

所以中國文化講道德修養，修養的這個道，就等於道路一樣，這個道路有很多，但是孝道這一種最主要，也最重要。你修養這個孝道，孝道超越世間，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那生死問題就解決了。換句話說，本性我們人人都有，本性上沒什麼生

死，生死是我們世俗的人，不瞭解自己有本性，只認識這個由金木水火土構成的自己，這麼一個假的身體。身體為什麼假呢，身體有生死、有生滅這是假的，真的就不會有生死。這個本性是真我，真正是我，本性上沒有生死，沒有生滅。因此講孝道，到了超越世間，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這就是解決生死問題了。解決生死問題，再把孝道修到最圓滿的時候，聖人就成功了，成就聖人了。在歷史上，歷代的三皇五帝，到三王那些開國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聖人。他們的生死，在我們凡夫看來，我們看不明白，實際上他們生死早就解決了。

我們就拿五帝之中舜帝來講，舜帝他就是從孝道修成聖人。中國有一部《孝經》，《孝經》以外古人編了一部《二十四孝》，把歷代的孝子，那些事跡編在一部書裏。孝子太多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文化，培養、啓發的孝子很多。《二十四孝》裏面，只是舉幾個很明顯的代表而已。這些代表之中就有舜帝，是一個大孝子。舜帝在他的家庭裏面，父親、後母、以及後母的兒子——舜帝同父異母的弟弟，這個家裏其餘的三個人，對舜帝都非常不好，不好的程度超乎尋常，若是一般人，

簡直受不了。可是舜帝就在那樣的家庭，不問他的父親、後母、後母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弟弟，對他怎麼樣的不好，怎麼樣的惡意對待他。他不問他人，但求自己，盡其在我，盡到自己對於父母的孝順之道，盡到自己對於自己的弟弟友愛之道。講到中國五倫教育，五倫的教育就是近代佛家淨土宗的十三代祖師——印光祖師講的「敦倫盡分」。印光祖師在出家之前，把五經都讀通了，雖然他後來成為佛家的淨土宗的祖師。他還是講儒家這個道理，最重要就是他講的一句話，敦倫盡分：敦厚倫常，盡到自己本分。舜帝就是敦倫盡分，但求盡到自己應盡的本分。就這孝道來講，父母是仁慈，固然要盡孝道，父母不仁慈，就像舜帝家庭裏面，他的父親、後母，不能算是仁慈。雖然不仁慈，他還是要自己盡到孝道，盡到為人子的一種本分。這種敦倫盡分，從世間相對的來學習，學習到絕對的境界，就像舜帝那樣，他成就聖人了，那就把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自己本性開發出來，本性上沒有生死這種現象，那生死問題就解決了。所以這一句，孔子講以順天下先王有這個至德要道，也就是孝道，能夠順天下人民。使天下民心，都懂得孝道，而培養孝順之心。

「民用和睦」，天下人民都用孝道來彼此和睦相處。「上下無怨」，從先王到他朝廷的臣子，到一般天下的民眾，從上到下，上下沒有怨，毫無怨恨，一團和睦。孔子就問曾子：「汝知之乎」。這種至德要道，它所發揮的作用，這是民用和睦，一般民眾學到了之後，就拿這個，用來彼此相處和睦，上下最重要的一個現象，就是沒有怨恨，汝知之乎。開頭孔子就問曾子，先王有那樣好的孝道，拿孝道來辦政治，教育天下人，天下人學孝道之後，就能夠人人和睦相處，對上對下都沒有任何怨，這個怨在我們人世間，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家庭裏也好，社會上也好，各種團體裏面，沒有怨恨，這個很難。但是你要從教孝道這一方面來講，發揮了作用，能夠使得上下無怨，這是最好的一個效果。孔子就問曾子：「汝知之乎」。汝就是你，這個道理你知道不知道呢。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曾子避席」，孔子那個時候坐，不是我們現在坐在一個椅子上，它是鋪一個席子，就坐在席子上面，席地而坐。避席呢，就是從席子上面起來，起來之後。「曰」：按照禮上面講，長輩要問晚輩的時候，晚

輩原來坐在那裏，古時候席地而坐固然如此。我們現在就是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沙發上面，長輩要問我們時，我們也要從椅子上站起來，這叫避席。站起來表示自己，不要很安穩的坐在那裏不動，這是對於長者不恭敬，站起來之後，答覆長者的問，這才是應盡的禮貌。曾子在這裏，就從他坐的席子上面站起來，古時候說站起來，並不一定是兩跟腳站起來，而是長跪。什麼是長跪呢，原來是坐在席子上面，避席就是說，上半身直起來，把身體重力置在兩個膝蓋上面，兩個膝蓋還是跪在席子上面，這叫長跪，這就算避席了。曾子避席，就是答覆孔子的問答，汝知之乎？他一避席就說「參不敏」，參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按照禮來講，晚輩對於長輩，談話之中，提到自己不能說我，稱呼長者稱呼你，這個就是不合乎禮的。按照禮上面講，對於長者稱呼自己的名字。稱呼長者呢，比如說孔子是他的老師，稱夫子。這裏他稱呼自己的名字參。他說參不敏，不敏是不聰明，也就是理解的能力很低。既是如此，「何足以知之」，夫子講的先王有那樣好的孝道，像參這樣不聰明，不足以知道這個至德要道。這是曾子對孔子所講的，他自己不足以知道，這是實在的話。因為孝道既是那樣深，那樣重要，曾子雖然是大賢人，他也知道得不究竟，所以不

足以知之，知道一部分，不完全知道。我們還要瞭解一樁事情，《孝經》一開頭就講「仲尼居，曾子侍。」在孔門之中，弟子們很多，為什麼就提曾子，孔子跟曾子兩人藉著對話來講這個孝道呢。因為曾子本人就是個大孝子，所以他當然懂得孝道。前面我講過了，孝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既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不管你知道孝道的道理，或者不知道這個道理。它從本性上自然的表現出來，這個孝子，也許在道理方面知道的不夠多。雖然知道這個道理不多，可是他這個人，從本性表現出來的孝道，稱得上是孝子。就這個意義來講，所以《孝經》是孔子對曾子講，曾子在這裏對孔子講何足以知之。何足以就是不足，意思就是說知道一點點，但是知道的不夠多，如果要是完全知道，那好了，孔子就不必講了。要是完全不知道，那也不行，完全不知道，孔子就講，他還是不知道，所以有知道，而知道得不夠多，因此就引起孔子講下面的道理了。

「子曰」，就是孔夫子說，「夫孝」，夫這個字，是一個語助辭。孔子說，孝是「德之本也」。根據唐明皇的注解，「夫孝，德之本也」，他說「人之行，莫大於孝，

故為德本。」唐明皇，他注的很好，他說，行是修品德、品性。人的品性多麼高、多麼大，拿別的比，誰也比不上這個孝。從孝道培養的品德，就是孝行。沒有任何的品德跟孝的品德相比，莫大於孝。所謂孝，是德的根本，這個解釋有它根據。《論語》裏面就記載，有子就講，「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弟之道，就是仁義道德，仁的根本。在這裏講，就是仁德，就是道德的根本。孔子就告訴曾子說，孝，你說不足以知之，現在你要知道，孝就是孝道，就是道德的根本。

「教之所由生也」，教就是教化，先王前面講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先王就拿孝道來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學習這個孝順。所以這裏講教就是教育，一切的教育都由孝道生出來。換句話說，這個孝就是教育的根本，一切教育就是由孝道生出來的。教在過去講有五種，就是講五常，五常就是學做人，學這個道德。這五種是一個常，常是什麼呢，就是無論在什麼時代，都要講究這五種，這就是教之所由生的五種教，《書經·虞書》，《虞書》就是唐堯、虞舜的虞，《虞書》裏面就是舜帝對他的臣子講，他臣子管教育的，管教化的，他說你啊，辦教育最重要的要

把這個五教，五種教育來教天下人。五種教指的是什麼呢，根據《左傳》裏面講，五教就是比如說你是人君要教天下人，教天下人教什麼，五方面，對於做父親的，你教他講義，正義，做事情也好，待人接物也好，一切都講求正義。正義就是處處合乎道理，對父親要講這個。對母親講慈，慈就是仁慈，父義母慈。家裏的兄弟，兄是做哥哥的人，他比弟弟年長，兄對待弟弟，要友愛弟弟。兄友，做哥哥的對待弟弟，處處要幫助弟弟，這就是友愛弟弟，這是兄友。弟恭呢，恭是恭敬，弟弟對於哥哥要恭敬。再講到子女，子女就是兒女，就拿子來做代表，子就是孝，這叫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個五教各有對象。那時候舜帝教管理教育的臣子，就拿五教來教育天下人，五教注意什麼呢，對父親講義，對母親講慈，對兒女講孝，不能反過來講。反過來怎麼，對兒女來講，要求你的父母，對你要慈。對父母來講，要求你的兒女，要對你盡孝，不能夠這個教法。這個教法就引起家庭裏面互爭了。兒女要求父母拿慈愛對待他們，父母拿這個孝道來要求兒女。兒女不盡孝，父母就向國家法院來告狀，這是現代的狀況。古時候的五教，是遇父母，對父母講要盡到義，盡到慈。遇到兒女，對兒女講要盡到孝道。五教都是各盡其分，

必須要瞭解這個道理。各盡其分，五教都是從孝道根本裏面發出來的，所以教之所由生也。

講了這兩句話，孔子又叫曾子說：「復坐」，曾子原來是避席，就長跪在那裏，或者是站在那裏。大概站不會站那麼久，可能原來坐在那裏，上半身起來，把重心置在雙膝上面，長跪在那裏。這時叫他復坐，就是坐下來，坐在膝蓋下面兩腿的腿上，古時候的坐法是如此，孔子說你坐下來。「吾語汝」，吾是孔子，孔子對學生講可以稱我。語就是告訴你，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叫復坐，前面講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這兩句話還要詳細的解釋，這個含意還很多。曾子還不完全瞭解，如果不坐就必須一直長跪在那裏，孔子很愛護他的學生，你坐下來，孔子就慢慢跟他講解。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先王拿這個至德要道，也就是孝道來教化人。一切的教育，把它簡化起來就是五教，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個五常之教，都是從孝道裏面生出來的。既是從孝道生出來

的，我們要學孝道，是不是一開始學，就把孝道完全學到家了，這也辦不到。萬事總有開始的時候，在中間有些過程，到最後終結。開始學這個孝道，要知道，「身體髮膚」，對於一個孝子來講，你一學孝道，要瞭解你這個身體從那來的。這個重要了，就是頭上的頭髮，身體外面的皮膚。身體這部分有重要的、有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我們身體裏面的五臟、頭上的頭腦，還有身體的骨頭，這是重要部分。再呢，身體外面的皮膚、頭髮，這在身體當中不算是很重要。

就連同身體來講，自己身體的皮膚、頭髮，從那來？「受之父母」，是父母給我們這個身體。假如這個身體好，健康的身體，皮膚也好。一般人，尤其是女子，希望皮膚長得又白又好，頭髮也很美，皮膚連同頭髮都好。好從那裏來？都是從父母來的，父母給你的。反過來說，假如頭髮不好，皮膚也不好，不好也是父母給的，都是受之父母。沒有父母的話，想到人間來也來不了，這是受之父母。

既是受之父母，你的身體髮膚就是父母給你的，「不敢毀傷」，要愛護身體髮膚不敢毀損。不敢對自己身體髮膚有所損、有所傷害。為什麼呢，對於自己身體髮膚

都要保護得很好，不敢有所毀傷，這是對於父母身體髮膚的愛護。這還是單從生理這方面來講，要講孝道，必須要瞭解父母的心理。父母的心理是什麼呢，兒女的身體受到一絲一毫傷害的話，父母的心就掛念得不得了。兒女的身體髮膚受到傷害，比父母自己的身體髮膚傷害，關心得更多。基於這樣的瞭解，所以要愛惜自己的身體髮膚，也就是不要讓父母為兒女來操心，不要讓父母為兒女在身體髮膚受到傷害而憂心，這是講孝道的開始，這是最起碼的盡孝之道。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立身」，立身講修身，我們在世間成為一個人，人有人的身分，並不是說我們站起來叫立了。我們的人格，人的品性，有一定的風格，那個格，要到達一個標準，才稱得上是個人。立身就是在人格上面能夠站得住。這還不算，要「行道」。行道行什麼道呢，唐明皇的注解，就說行此孝道，學孝道學了之後，馬上就照這個孝道來做。比如說家裏父母在孩子小時候，要教兒女孝道。到了學校，老師就要教學生怎樣行孝道。回家對父母，要聽父母的話，不能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父母在，父母所講都是對兒女有好處，

這個老師要教學生，知道天下父母沒有不愛護自己的兒女，因此做兒女的人，必須要孝順父母。所以這裏行道，就是從家庭裏，父母教他年幼的兒女。兒女長大入學的時候，學校的老師也要教他行孝道。這裏立身行道就講，一個人他從年紀小到入了學，讀書的時候，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都要行道，自己要盡到孝道，自己盡到孝道就是修道。前面講，中國文化講學聖人，要開發自己的本性，要解決自己生死問題，從孝道這上面來學，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學了立住人格，然後行道，終身都要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拿這個做榜樣，來教化家裏的人、社會上一般人。尤其是在學校裏當老師的人，你就拿孝道來教學生。當然你在學校當老師，就現在這個時代來講，你當老師不是專門講孝的，你按照學校規定教那一科，你就教那一科的學問。但是你要知道，雖然教那一科的學問，你再利用教學的機會，把握教學的機會，你試試機會教育，講到適當的地方，你必須要指導學生，要孝順父母，教他學習孝道，你要把孝道的好處講出來。就教育，教學的心理來講，你要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讓他瞭解，做一個孝子有那些好處。好到極處，他就把世間一切的問題，都能解決，這樣他自然就學得好，在這裏就是說，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自己人格成立了，終身不管你做那一個行業，教書當然更好，做其他各種行業，孝道是你終身所要修行的，終身都要對人講這個教育。這樣揚名於後世，知道你是一個大孝子，拿孝道來教育他人。人人都知道你是個大孝子，揚名於後世，後世人人都知道，比如說曾子，我們現在都知道曾子。歷代那些做大皇帝的、朝廷做大宰相的人有多少，國外我們不講他，就講中國三皇五帝一直到漢、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現在，那些人君、那些大臣，你翻開歷史看看，就感覺很厭煩，那麼多記都記不得，可想而知，那個沒用。行孝道像曾子，《二十四孝》裏面那些孝子，現在人人都知道，還有老萊子，老萊子年紀很老了，他還是妝扮像嬰兒那樣，來讓他的父母歡喜，這個人人知道，一提到就知道，這叫揚名於後世。這些都可以講給你們的學生聽，這樣可「以顯父母」。怎麼顯父母，一提到曾子，就知道曾子的母親，曾子的父親。一提到老萊子、在《二十四孝》裏面的孝子，大家都知道，把父母都能夠顯出來，揚名於後世，這是「孝之終也」。揚名於後世對於父母，有什麼好處，把父母的名揚名之後，就代表顯示自己父母的德，這是講孝最重的一個意義。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開始的時候，在家裏事奉父母親，中呢，到後來，在國家做事情，事君要盡忠，事君盡忠就是對於父母盡孝。「終於立身」，講到最終就是立身行道，開始、中間到最終，人人都是如此。

講完了以後，孔夫子就用詩裏面講，「大雅云」：〈大雅〉就是《詩經》裏面〈大雅〉篇，〈大雅〉有篇〈文王〉，讚美周文王那一篇詩的兩句話，「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這個字就是念，中國文法造字，常常有這些習慣，無念就是念，紀念常常想念，常常念到「爾祖」，爾當你字講，你的祖先。「聿脩厥德」，聿是什麼，聿是敘述的述，脩就是立身行道的意思，以立身行道來敘述厥德，其德，指的是祖先之德，包括自己的修德。拿《詩經》裏面這兩句話，孔子拿這兩句話來證明前面所講的道理，我們修這個德，修這個孝順，孝道這個德，就是念念不忘，就是為了報答自己的祖先。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這兩句詩是《詩經》裏面的。「無念爾祖」，按照那個時候的文法，無念就是念的意思，或者再稍微分析的話，無念是無不念，

時時在那裏念。念的什麼呢，爾祖，爾當你字講，想到你的祖宗。「聿脩厥德」，聿當述字講，敘述一件事情的述字。脩呢就是修行的意思，厥指的就是其，德就是道德。這兩句意思，要時時想念你的祖先，就是古人講的先祖，那你就應該敘述、修行他的道德。這個道德，《詩經》〈文王〉篇指的就是文王。那就是要把他的道德來修。意思就是說你要修德。就照著你先祖的那種道德來好好修，是這個意思。

這是開宗明義這一章，講完了以後，就引用《詩經》這兩句話，作一個印證。印證什麼呢，孔夫子雖然是聖人，聖人講的話，可以說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真理。雖然如此，孔夫子自己講的話，還要拿詩裏面的話，做為他的話的一種根據。我們後代的人，要學就要學孔夫子這樣的謙虛。比如說，我們講任何的事情，總是要有根據。

儒經選讀講記(三) 【孝經選講】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下面是天子章，是第二章。古時候天子是講治理天下的一個君主，天子是他的職位，能夠在這個職位上很稱職，把治理天下這種大責任負擔得起來，這不是普通人能辦得到，必須是聖人，聖人是有道德有辦事的能力。因此作一個天子，他所具備的條件很多。孔子在這裏講天子這一章，也要講孝道的。因為你天子治理天下，治理天下事情很多，治理天下的根本在那裏呢，就是要講孝道。孝道要從那裏開始做起呢，從本身，從天子自己就要做一個大孝子，然後以自己做一個示範，拿孝道來教化天下人，下面一章重要的意思是這樣的。

「子曰」，就是孔夫子說。「愛親者」，天子要治理天下，你自己要做一個孝子。

做孝子怎麼做法呢，天子也是由父母生的，天子是聖人，聖人也有父母。親就是指父母，對自己的父母，一定要愛護。這個愛字，對父母來講，就是含有關心父母的衣食住行，父母的心理種種，都包含在這個愛字之中。天子治理天下，要把天下治得好，這才是對得起自己的父母。把天下治理得天下太平，這就算是天子對父母孝順的表現。反過來講，把天下治得不好，甚至於治得天下大亂，對父母來講，這個天子就是大逆不道。所謂愛親者這個愛自己的父母，包含的意思很廣。天子本人，「不敢惡於人」，不敢惡於人就是愛護自己的父母親，也要把這個道理，這個孝道來教化天下人。不敢惡於人就是什麼呢？也是使天下人，都能夠學著天子這樣的孝順父母。惡是對於父母親不好，注解裏面說，天子把自己孝順父母的這種孝道，教化別人，使天下人也不敢對他們的父母不好，也必須像天子這樣愛護自己的父母，這是不敢惡於人的意思。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講究孝道除了愛以外，還要敬字。對父母要敬，要恭敬。所謂恭敬是什麼呢，父母要天子做的事情，天子就要恭恭敬敬的接受，照父母

之命替父母辦事，這就是一個敬字。敬是注重父母的心理，比如說，父母希望自己的兒女成為好人。做天子的人，他的父母希望天子做得很好，愛護天下人，這是父母的心理。他也把父母這個心理，推廣到天下人。他自己這樣尊敬父母，也把自己尊敬父母的這種孝道，來教化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夠尊敬自己的父母。與尊敬相反的，就是傲慢。教天下人都尊敬自己父母，而不敢傲慢他的父母，不但不敢傲慢自己父母，同時對於任何人，也不敢傲慢。推廣來講，一個是不敢惡於人，一個是不敢慢於人。把愛敬這兩個字，由天子本身來推廣，教育他的朝廷裏的臣子，然後推廣到天下。由天下每個人都能夠敬愛自己父母，也由尊敬自己父母來推廣到他人，天子應該如此學這個孝道。

「愛敬盡於事親」，愛敬這兩種，一個是愛護父母，一個是尊敬父母，這兩種同時都要做得到。做到什麼程度呢，一個敬字。愛敬到了究竟的那種程度，就是普通人講愛敬到無以復加，到了最究竟了。這是對於事親，拿愛敬這兩個字來事奉自己的父母親。

「而德教加於百姓」，德教，就是這個孝道，孝道就是道德教育的一個根本，就拿孝道這個教育加於百姓。百姓這一個百，這個數目字代表完全的意思。在《書經》裏面講平章百姓，由百姓往外再推，那推得多了。就是天子就把這個德教加於百姓，加於是加給，就是教育的意思。拿德教來給百姓，給是教化他們。

「刑于四海」，刑當法字講，讓四海都能效法，刑于四海就是使四海，百姓是天子治理的天下。四海呢，就是在天子以外的，東西南北四方那些四夷之人。由那些四海之人，在當時來講，都還沒有受過中國文化的，那些四海的外族。雖然如此，天子既然是治理天下，不僅限於自己治理之下的百姓，百姓實際上也是全中國，除了治理之下的百姓之外，四海包括是往外推廣，那就無窮無盡，就很多了。天子就要把你的孝道，推廣到往四海，都往外去教化，讓他們都學習你這種德教，學習這個孝道。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孝道，就修養成爲聖人，都要從這個孝開始學，孝含有報答根本的意思。我們人的身體從那來的，從父母來的，父母的身體從祖母來的，祖父母又有父母，一直追、追到人類的始祖。這樣的一直報答父母，以至

於報答到人類的始祖。有這種報答根本，明瞭這個道理的話，他就是在修養聖人方面，一個最基本的、而且最重要的修行道路，這叫做孝道。天子本人要這樣孝順父母，也必須把這個德教，這個根本的教育，推廣到自己治理之下的百姓，以及讓四海之人，都能夠效法，都能行孝道。

注重前面兩句話，「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凡是懂得孝道的人，除了要愛敬自己的父母，同時也要愛敬天下的父母。我們想想看，果然把這個孝道推廣開來，天下，人與人之間，都不敢惡於人，也不敢慢於人，因為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這才是對於自己父母的孝順。一提到惡、一提到慢人，對人傲慢，對人有厭惡的話，好了，這就是不孝自己的父母。要知道惡這個字、慢這個字，一個人存著對人有種好惡的心理，一種傲慢心待人，這個人的惡習氣太深，自私自利的心太深，人人是這樣的話，要想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那是辦不到。不但人與人之間不能和平相處；家庭裏面，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婦之間，出了問題，就是一個好惡的惡字，一個傲慢的慢字。所以修養孝道，必得從愛敬自己的父母，以至

於對任何人都不敢厭惡，不敢傲慢。果然在這兩個字上面用工夫，對自己父母，以至於對一切人都不厭惡，都不傲慢的話，這一個人就是有道之人。有什麼道，有孝道。這樣有孝道，自己一步一步這樣修養，修到最究竟的境界，聖人成就了，就學成聖人了。就在修學的過程，他在家庭裏面、在社會上，處處受人家歡迎，而自己也是非常愉快跟人家相處。這個人可以說一生之中，一方面學做聖人，一方面跟人家相處，歡歡喜喜的，沒有一點什麼仇恨，想想這個人生多麼美滿。不但如此，由這個孝道，把厭惡人的心理，傲慢人的這個習氣，全部把它破除乾淨，就儒家來講，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性，那叫天性。天性我們人人雖有，就是由於這個惡於人、慢於人，被這種不好的習氣掩蓋住了，掩蓋自己本性，所以我們現在，一切的想法，一切的行為，都是損人利己。我們想辦點事情，處處都是障礙。這些障礙從那來的，我們學了這章經就知道，就是因為我們惡於人、慢於人，才招來的。

瞭解這個道理之後，我們一步一步的把這兩個字取消了，取消得乾乾淨淨，我們本性就出現了。本性出現，就一步一步成為聖人了。做一個聖人，就是把別人看

做自己一樣的，同等的看一切人。講到極處，我們人生最苦惱的，就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孔子的學生子路，就拿這個問題請問孔子。在《論語》裏面都記載的。所以孔子的學生，都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們一般人，都不知道這個問題嚴重，認為一個人有生有死，死的時候自己苦了，家庭裏的眷屬也苦，也不知道如何解除這種痛苦。我們學中國文化，學了孝道，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這問題就解決了。本性上沒有生死這種假相。在這一章，我們瞭解這個。所以要學孝道，就從愛敬這兩個字上面，破除惡於人、慢於人，惡、慢這兩個字要不得的。一般人不知道怎麼去這兩個字，甚至於認為，我們該惡的就惡，該傲慢要傲慢。尤其今日之下，自己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值得驕傲，值得驕傲就是慢於人。現代人對於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瞭解不多，我們學到這裏就特別注意了。天子就要拿這一個德教，來教化天下人。

孔子把這一章經講了，把這意思講出來以後，再引用經書裏面的兩句話，來做一個根據。也就是孔子講這個話，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思，古人在經典裏面有這個意

思，就證明孔子說的話是有根據的。「甫刑云」，甫刑是《書經》裏面，《書經》裏面有一篇，在那一篇不叫《甫刑》，是叫《呂刑》。在孔子那個時候，那篇叫做《甫刑》，後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尚書》那一篇，名字叫做《呂刑》，裏面內容是一樣，題目有點不同。

孔子就舉了《甫刑》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書經》《甫刑》那一篇裏面，有這兩句話。一個人有慶，慶是當善字講，他是個善人，善人是對一切人都善意，沒有絲毫的惡意，這個指的「一人」，指的就是天子。天子這個人，他對天下人，都是善意。善這個字，就中國文化來講，善是最好的一个字，曾子所做的《大學》，《大學》裏面開宗明義就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善就善到極處了。所以這個善字，就中國文化、就儒學來講，是最好的一个字。一人「有慶」就是天子這個人，他有善性，有慶就是有善性；兆民是賴，兆民在古時候講，十億叫做兆，用十進位來算，個十百千萬然後數到億，十個億叫做兆，就很多了。「兆民」有時講萬民，這都是拿數目字，代表天下一切人。「賴之」

是什麼呢，天下那些人賴之，就賴天子這個人，他的善性，善性就是在這裏講，既是孔子拿《書經》裏面這兩句話，來做印證，做為根據，這一個根據，賴之就是賴天子，以這個孝道來教天下人。天下人就依賴這個孝道，都能得到他的教化，自己成為孝子，互相教化，使得人人都成為孝子。成為孝子好處在那裏，前面講，真正做一個孝子，在家庭、在社會，處處受人家歡迎，而自己又非常的愉快。最重要的好處，是自己能夠解決生死問題。「兆民賴之」，賴當依靠、依賴講，依賴天子把這個孝道，推行到天下，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都成為大孝子。這是講天子這一章。為什麼開始講這個，前面開宗明義，接著就是天子呢，天子一方面自己有聖人之德，一方面有天子的位置，有聖人的道德，又有推行教化的天子的位置，所以把孝道教育天下，一定有成效的，一定有效果。

就今日之下來講，你要實行一個教育、好的教育，私人當然可以來推廣，比如說，我們現在研究這《孝經》，除了自己來學孝道以外，我們把這孝道也要推廣出去，勸告我們的親戚朋友；我們在社會上做事情，也把這孝道來勸告我們的同業、

同行。當教師的人，那更好，把這個孝道教化自己的學生，這都好。但你總比不上用國家的力量，國家它有公權力，以公權這個力量，制定一個教育政策，推行下去，那效果就很大。比我們私人來推廣，效果很懸殊的。這不是說我們在學了《孝經》之後，只管自己，也不要勸化別人，我們還是要勸化。但是比較起來，我們最希望以公權的力量，以國家的力量，制定好的、勸人學孝道的這個教育政策，這就把握了教育的根本，那效果大得很。

所以在古時候，孔子那時候，非常瞭解這個道理。孔子是聖人，他那個時候沒有位置，不在其位，可是他推廣教育。雖然聖人自己在推廣這個孝道，也希望當時、以及後來的天子，都能夠把這個孝道教育天下人，孔子有這個意思。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下面是第三章，第三章是諸侯章。天子之下的就是諸侯。周家那時候，天子封給各國國君爵的位置，階級有五等，公、侯、伯、子、男，侯是五等爵之中的一種。在這裏講諸侯，就拿這個侯字指稱的是國君，侯在這裏就是國君。國君加一個諸字，不只一個國家，在周家那個天下，由周天子封的各國諸侯，各國的君主很多，加個諸叫諸侯，也稱為列國，列就是春秋列國的那個列字，他就次於天子了，所以叫諸侯章。諸侯章也很重要。他也是治理一個國家的君主，所以下面就諸侯章。在《孝經》裏面這是第三章，前面是開宗明義章，接著是天子章，現在這裏就是諸侯章。

孔子在這裏對各國的君主講，你做一個國家的君主，這是在上位，在國家之中，

你是在一國最高的位置，就是在上，居在上位。要知道，凡是居在上位的人，要看他的品德好不好。品德好，在上位，他自己不驕傲。如果品德不好的話，位置愈高，對人愈驕傲，覺得人家都比不上他，他比任何人都要高。所以在這裏，孔子就說，「在上不驕」，你是一個國家的君主，你在全國所有人之上，你要注意不能驕傲。不驕傲的時候，「高而不危」，高指上來講的，位置愈在上，就是愈高。凡是在高處，都很危險的。比如說，我們住的房屋，要爬到這個房屋的屋頂上，那很高啊，那就沒有平地那麼平安，在那上面，不小心就跌下來了。所以在高處有危險的。要在高處使他不危，就是沒有危險，那就不驕傲。我們在任何一個物體上面，那麼高，那是危險，要小心。在人，在人羣，你在人羣的上位，在高處，你做為國的國君，明瞭道理的人，這是在高處，你在人羣裏的高處，要不危險的話，就不要驕傲。所以「在上不驕，高而不危」，雖然是高，但是你不驕傲，很謙虛，那麼你就不會有危險。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這個「制節」，制節就是教我們節制，這指的是什

麼呢，國君對於國家的財政，怎麼樣運用呢，你這個國家的財政，都是由全國的民眾向國家繳納賦稅，這個賦稅都來自民間，由民間繳到國庫裏面。國庫由民眾繳來這個賦稅，全國的納稅人很多，繳到你國庫裏面就很富足了。雖然富足，你用的時候，就要有所節制。該用的就用，不該用的就不能用，不要浪費，這是節，就是節。「謹度」的謹是謹慎，度是法度。國家的財政，你怎麼樣開支，怎麼樣的向民間徵這個賦稅，都必須有一個制度。制度在今日來講，要有法律作它的依據，一切合乎法。在古時就講禮，孔夫子講的注重禮，禮比法要深入。謹度，就是要謹慎一切的事情，包括財政、經濟，所辦的一切事情都要合乎禮法，合乎禮。禮是規矩，合乎了規矩，有一定度數的。有一定度數，就維持那個度數，做得正好到那種程度。「滿而不溢」。溢是什麼，溢就像那個水，那水把它用一個桶，或者一個注水的水器，裝水的一個瓶子、一個水桶，把它裝滿了。裝滿你不能再多，滿了以後再裝，那就溢了。溢這個字，就是你看左邊有三點水，就溢出來了。所以滿而不溢，就是要做到節制謹度，做到恰到好處，不要溢，溢就是氾濫，冒出來了。對於國家的財政費用，要控制預算，有一定的預算，要控制好。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在高的位置上，你能夠不驕傲，對人對一切事情都是謙虛。對人謙虛，就是處處尊敬他人，不要以為我什麼都知道，你們都是我治理之下的一般國民，你們知道的太少了，你要問我，我不必問你們。這就是驕傲。國君要處處虛心，自己也有些不知道的東西，那可以問任何人。你能夠如此不驕傲，雖然在人羣之中，你是高，「高而不危」，人人都來幫助你。反過來講，你要是驕傲，人家對你，不敢恭維了。遇到你有什麼困難，人家不願意來輔助你。能夠做到在上不驕，就是高而不危。高而不危險，所以你能「長守貴也」，長是永久的，永久保守住你的這個貴，貴就是貴為諸侯，貴為人君，你這個國君的位置，可以保持下來，不必害怕人家來把你這個政權奪去了，不要害怕。後代有一些君主，一方面自己傲慢對待一切人，一方面又怕人家來陷害他，使他的位置不能保守。唯一的問題就出在他太傲慢了。自己做了國君，權力很高，愈有權力愈是傲慢。這是後代、後世的國君都有這種不良的心理。孔子在這裏講得很清楚，高而不危，所以能夠長守貴。

你不怕人家把你這個權力奪去，你自己實實在在的對待一切人不驕傲。所謂不

驕傲，不但虛心，你要尊重任何人，全國的民眾，人家的權利，人家的意見，你都要尊重，這才是不驕。不是表面說，見了人表示一鞠躬，或是隨著時代行什麼禮，你對人家禮貌很周到，那個是表面的、形式的。漢朝的王莽，大家讀歷史誰不知道王莽呢。王莽原來在朝廷裏面，他對於任何人，都非常尊敬，比他職位高的，他固然尊敬，比他職位低的，他也尊敬，到處跟人家行禮，求教。結果怎麼呢，漢朝皇帝的位，他都篡奪過來了。所以漢朝有西漢有東漢，西漢皇帝這個位置就被王莽篡過來。到後來，東漢皇帝再恢復了漢朝。王莽在開始的時候，誰都看不出他是一個篡位的人，他那時候表現出來不驕傲，但是到後來，篡位的事情出現了，這個人他不驕傲是假的，假裝的。孔子在這裏講，諸侯章講，在上不驕，是教人從心理徹底的不驕傲，對於任何人都不驕傲。這個才是能夠長守貴。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是指制節謹度，制節國家國庫的收支，管財政的怎麼向老百姓徵收賦稅，辦事情的怎麼開支，怎麼制定預算，都要很謹慎，有一個法度。要它不要溢，溢就是形容水冒出來，一冒出來就像河流裏面

水氾濫了，一氾濫就成災了。國家的財政一氾濫，整個國家都成為災難了。這裏指的是什麼呢，國君要做到滿而不溢，要做到制節謹度，這還是公款公用。至於說，你做國君拿來私人的享受，那更不可以。國君絕對不能拿老百姓繳來的賦稅，拿來自己一個人，以至於你國君家族的人，在那裏享受，而不把這個錢財，拿來辦理與國民有利益的，有福利的事情。這個孔子是絕對不許可。孔子在這裏講的，制節謹度，是滿而不溢，是完全就公家事情的開支來講。雖是公家做事情，開支方面也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內，不要浪費。所以這樣，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

「長守富」，富是對於國君講的。國君你怎麼富呢，富啊，你只要把財富用在國家，使國家事情做出來，都對於全國民眾有利益，讓他們受到好處，那你就是等於自己有了財富。《大學》裏面講：「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你國君把國庫的財物散開來，辦理的事情都是對於民眾有利益的事情。民聚，民眾的心理就聚集起來，都擁護你。你就是到需用錢財的時候，民眾自動送過來。等於你把財富儲存在全國民眾之中，儲藏在民間。反過來講，你把民間的民脂民膏都蒐集來，放在自己

國庫裏面，不替民眾辦事，自己在那享受，這就財聚了。財富聚集到你這個國庫裏面來了，那民散了，民心渙散了。一旦國家有事情，民眾不來幫助你。所以在這裏講，滿而不溢，你對於財政運用得好，把這個財富儲存在民間，所以能夠長守富。民間的富有，就是你國君自己富有，要懂得這個道理。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富貴指的是什麼呢，富是指國家的財政，國家國庫所儲存的財富，這是富。貴呢，就是國君的這個位置。不離其身，照上面那樣做，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你就能夠長守貴，長守富，這就是「富貴不離其身」，不會離開你。然後你「能保其社稷」，社稷是什麼呢，社是指土地的神，稷呢，在五穀之中，是一個總的名稱，叫做稷，所以是五穀之長。但是在這裏，兩個字合起來用，社稷，社是土地的神明，這個稷呢，兩個字用在一起，也是土地的神明。拿土地的神明，代表一個國家，國君有社稷，就有這個國家。所以你能夠富貴不離其身，就能保其社稷。換句話說，就能保障你自己的這個國家，在那裏存在。

「而其民人」，不但保你國家，也就是保你自己君主的政權，而且使你國內這些民人，就是民眾，就是人民。和是什麼呢，你能夠這樣的，從前面，是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得的「富貴不離其身」，保有你社稷，就使得全國人民，也一樣的和平相處。社稷，古時候君主為什麼叫社稷呢，君主有兩種重要的祭祀，一個是宗廟，就是祭祀自己的祖先；一個就是社稷，你這國君有一個國土，國土有國土的神明來保佑的，你做國君，對於社稷這個神明要祭祀。祭祀神明，以國君來做主祭人。就拿這個意義，能保其社稷，就是你能夠保持自己這個君主，而不會被人家奪取過去，也不會受人家的陷害。不但自己能夠保持社稷，就是保持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權，而且能夠和其民人。和其民人就使全國之內的所有人，大家和諧的相處，國君使全國都和平。

「蓋諸侯之孝也」，這個諸侯之孝。什麼叫諸侯之孝呢，保其社稷，對於這個土地神明，能夠保持，一直能夠按時的祭祀。另外雖然沒有講，社稷存在，宗廟就存在，也就是能夠祭祀宗廟。祭祀宗廟就是孝道。不但自己的父母，父母一直追溯，

追溯到始祖。就拿周家來講，周家這個周天子，只講天子，一直追究到周家的始祖叫后稷，由周天子封的各國的諸侯，國君他要有自己的宗廟，他也要一直祭祀他這個宗廟的祖先。所以就國君來講，保其社稷就是保持宗廟，這就盡到國君應盡的孝道了，所以叫蓋諸侯之孝也。

下面還是舉《詩經》的幾句話，做為前面所講的道理的一種根據。「詩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詩經》〈小雅〉裏面有一篇詩，這裏有這四句話。「戰戰兢兢」，戰戰是恐懼的意思，兢兢是自己警戒自己，戒就是戒慎恐懼的意思，兢兢就是戒慎，慎就是慎重，自己心裏警戒自己還要慎重，戰戰又恐懼。為什麼要戒慎恐懼呢，遇到什麼狀況才是這樣戰戰兢兢呢，拿兩樁事情來比喻。比如什麼呢，就像走到一個深淵，深淵是什麼，淵下面很深的那個水，走那個水岸的邊，臨水邊很高的那個岸。比如說，就拿海來講，台灣東部東海岸，你跑到東海岸岸上站，往下看海那個深淵。這個時候就有戰戰兢兢的這樣感受，深怕一不小心，就掉到海裏去。臨就是面臨，面臨那個大海。深淵就指那個水很深，深怕掉下去。

還有一種，如履薄冰。在冬天結了冰，這冰結在那裏呢，在內地有黃河。黃河到冬天天氣冷的時候，那個水會結冰的。冷到很厲害的時候，河裏的冰結得很厚，人可以從冰上面走過。但是到了天氣暖和的時候，冰慢慢的就融化了。快要融化的時候，有的地方還是很厚，有的地方就薄了。這個時候，走在結了冰的黃河上面，履就是走在冰上面，走在薄冰上面，深怕這一腳踩下去，把薄冰踩破了，整個身體掉到冰下面去。那個不得了，那還不是普通水，普通水整個水沒有結冰的話，掉到水裏，會游泳的還可以爬上來，可以游泳上來。從薄冰這地方掉下去，旁邊還有厚的冰，你想爬上來那就不容易了，那很厚的冰蓋在上面，想上來就不那麼容易。

拿這兩句來形容，一個是深淵，一個是薄冰。戰戰兢兢的這種戒慎恐懼的心理，就如同面臨深淵的那種環境，又如同走在薄冰上那種狀況，這就是戰戰兢兢了。一個國君懂得道理，要想使得國君君主這個位置，長時間保持，不會被人家把你這個政權推翻的話，你就要學孝道。學孝道怎麼學法子，學謙虛，不要驕傲。特別對於國家的財政，要有節制，不能浪費。每一分的錢財，都要用在老百姓的身上，不能

拿來自己享受。你這樣的話，身為國君是貴，高貴的位置。你國家的財富，一方面國庫裏面不會空乏，一方面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替老百姓辦事情，贏得老百姓的心。你等於把這財富儲存在民間，你這個富貴就不離其身。你在學著這樣做的時候，那個人，都有一些自私自利、貪圖享受，得了權力的時候，自然傲慢就心起來，有了財富，就想任意的揮霍，一般人都有這種不好的習氣。你做國君，明瞭這個道理，要免除這個危險，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戰戰兢兢的。你在國君這個位置上，千萬不可以想我是一國之君，一人之下，全國人都在我的位置之下，這樣想不得了。你必須戰戰兢兢，深怕自己表現一點驕傲出來，深怕自己的貪圖享受來冒犯了，這種驕傲這種浪費，自己還不知道。所以必須像《詩經》所講，如同臨了深淵，如履薄冰。國君的位置要保守下來，保持守祭祀宗廟，能夠盡到孝道，就要戰戰兢兢這麼做。這是學孝道，國君學孝道，必須這樣子學法。

儒經選讀講記(三) 【孝經選講】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儒經選讀講記（三）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儒經選讀講記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2012.04

冊 ; 公分

ISBN 978-986-87936-5-1 (全套: 平裝) .--

ISBN 978-986-87936-6-8 (第1冊: 平裝) .--

ISBN 978-986-87936-7-5 (第2冊: 平裝) .--

ISBN 978-986-87936-8-2 (第3冊: 平裝) .--

1. 經學

091.8

101004257